

黃書

石牘

三

黃書

石牘

三

## 黃石齋先生書牘叙

昔固始。蔣子瀟先生著游藝錄。論古今學術。有五大儒。而以漳浦黃石齋先生。繼康成鄭氏之後。謂其學足以開物成務。彰往察來。爲國朝黃南雷戴東原兩大派之所從出。其於先生之文。尤竭力崇拜。謂史遷而後。僅有明之王弇州。國朝之陳恭甫。與先生鼎足三人。然王才高而學不足以副之。陳學淹而才不足以運之。才學兩造其極。聲色臭味。無一不左國秦漢者。先生一人而已。識者謂之知言。不佞得蔣氏之說。乃求先生之全集而讀之。始信蔣氏之說。爲不誣也。古今以儒生治兵。丁陽九百六之會。慨然以隻手挽虞淵之沈。卒不克伸其志以死者。在宋有文文山。而明室末造尤盛。如史道隣。盧忠烈。何中江。瞿稼軒諸公。及先生。皆其選也。世之論者。恆以不知兵少之。豈其然哉。嗚乎。中國之不競。有由然矣。自宋藝祖。疾武臣擅命之敝。始分文武爲兩途。不使武人讀書。明祖因之。及其亡也。將帥皆獷悍愚鄙之夫。嘗然於君國之大義。擁兵自衛。縱敵鬻國。以干政亂朝。則有餘而勤王敵愾。則漠然未有聞焉。宋明之亡。皆是物也。始之。

竭。力。以。防。之。者。適。竭。力。以。自。仆。而。已。南。都。既。覆。唐。王。崎。嶇。奔。走。於。嶺。海。之。間。識。者。已。知。其。無。能。爲。矣。而。兵。權。猶。操。之。鄭。氏。之。手。先。生。雖。有。經。天。緯。地。之。略。而。手。無。斧。柯。餉。絀。兵。單。以。烏。合。之。義。民。而。當。新。朝。方。興。之。氣。雖。管。葛。復。生。曾。何。能。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鞠。躬。盡。瘁。以。竭。吾。力。畢。吾。志。而。已。成。敗。利。鈍。豈。以。先。生。之。明。而。昧。之。後。之。人。不。察。其。故。而。第。就。勝。負。之。迹。以。尙。論。古。人。豈。有。當。哉。先。生。文。集。同。治。時。刻。於。福。州。而。櫛。印。稀。少。得。之。不。易。香。山。何。子。澄。一。方。有。古。今。名。賢。書。牘。之。輯。於。是。取。先。生。書。牘。一。種。鉛。印。貽。世。而。囑。不。佞。爲。之。敘。不。佞。受。而。讀。之。集。中。多。論。學。論。治。之。作。而。其。旨。要。於。開。物。成。務。彰。往。察。來。至。於。文。辭。聲。色。臭。味。之。間。淵。雅。淳。懿。無。意。爲。文。自。然。入。古。嗚。乎。此。真。非。韓。歐。以。後。以。閒。架。馳。騁。爲。文。者。之。所。可。同。日。語。矣。爰。取。所。聞。於。蔣。氏。者。書。而。質。諸。澄。一。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咸陽李岳瑞

# 明史本傳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攝之。未幾內艱歸。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降調。龍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遭疾求去。瀕行。上疏曰。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止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字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諛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

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飢。吹毛數髓。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園。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衆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榮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帝不憚。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適年諸臣所日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遣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即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鱸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參士。則所參者必嗜利之臣。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驚駭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

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任籍者。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帝益不釋。斥爲民。九年用薦召復故官。明年閏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者中外齋宿。爲百姓請命。而五日內繫兩尙書。未聞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戡亂除凶贊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民展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寬仁弘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于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鏗鑿。則下樂囓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訐。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譏。修睚眦之隙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搆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已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高峻。卓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璣。湛深大慮。遠見深計。不如魏呈潤。犯言敢諫。

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尙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學。至園土壘係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汝璣。傅朝佑。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鄴。方被杖母大詬。帝得疏駭異。責以顛倒是非。道周疏辯。語復營護。鄴帝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鄴語爲口實。其冬擇東宮講官。體仁罷。張至發當國。擯道周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道周。至發言鄴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道周遂移疾乞休。不許。十一年二月。帝御經筵。刑部尙書鄭三俊。方下吏。講官黃勗。昉救之。帝未許。而帝適追論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漕儲全折以爲非。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輔臣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詰。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顧言不已。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遼撫方一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破狗。

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宣大督臣。虞象昇。以父殯在途。搥心飲血。請就近推補。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聞喪者可不去。聞喪者可不去。則爲子者可不父。爲臣者可不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彘。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張網溢地之談。欺市樂天之說。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縉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而冒喪數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爲不可也。其論新甲。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天下即甚無才。未宜假借及此。古有忠臣孝子。無濟於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扉屨。今雖踰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華。出管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被不祥以玷王化。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縉紳勃谿。語欲爲鄭鄮脫罪。下吏部行譴。嗣昌上言。鄭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飾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

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者。皆爲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旣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況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問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乃不如鄭鄮。帝曰。然。朕正擬問之。乃問道周曰。古人心無所爲。今則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且爾言不如鄭鄮何也。對曰。匡章見棄邇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鄭。帝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鄭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帝曰。陳新甲何以走邪徑。託捷足。且爾言軟美容悅叩首折枝者。

誰耶。道周不能對。但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即凶。人豈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祥。故軍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又詰問久之。帝曰。少正卯當時亦稱閹人。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毫私。帝怒。有間。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讒諂面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淆矣。何以致治。帝曰。固也。非朕漫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顧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此。其能無正乎。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劉同

飛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道周譴顧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己者將無已時也。亟購人劾道周者。有刑部主事張若麟。謀改兵部。遂阿嗣昌意。上疏曰。臣聞人主之尊。尊無二上。人臣無將。將而必誅。今黃道周及其徒黨。造作語言。虧損聖德。舉古今未有之好語。盡出道周。無不可歸過於君父。不頒示前日召對始末。背公死黨之徒。敲煽以惑四方。私記以疑後世。揜聖天子正人心息邪說至意。大不便。帝即傳諭廷臣。毋爲道周劫持相朋黨。凡數百言。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麟果得兵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世下所司。帝亦不覆閱。而大學士魏爾乘。惡道周甚。則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杖八十。究黨與。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戶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救之。亦繫獄。尙書李覺斯讞輕。嚴旨切責。再擬謫成烟瘴。帝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司掠治。乃還刑部獄。逾年。尙書劉澤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陛下

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祇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覩所謂黨。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道周。萬一聖意轉圜。而臣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永成廣西。十五年八月。道周成已經年。一日帝召五輔臣入文華後殿。手一編。從容問曰。張溥。張采何如人也。皆對曰。讀書好學人也。帝曰。張溥已死。張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稱之。對曰。其胸中自有書。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帝曰。亦不免偏。時延儒自以嗣昌既已前死矣。而已方再入相。欲參用公議。爲道周地也。卽對曰。張溥黃道周皆未免偏。徒以其善學。故人人惜之。帝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戍。上恩寬大。獨其家貧子幼。其實可憫。帝微笑。演曰。其事親亦極孝。牲曰。道周學無不通。且極清苦。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傳旨復故官。道周在途。疏謝稱學。龍廷秀賢。既還。帝召見道周。道周見帝而泣。臣不自意。今復得見陛下。臣故有犬馬之疾。請假。許之。居久之。福王監國。用道周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乃不得已趨朝。陳進取九策。拜禮部尙書。協理詹事府事。而朝政日非。大臣相去國。識者知其將亡矣。明年三月。遣祭告禹陵。瀕行。陳進取策。時不能用。甯竣事。南都

亡。見唐王季綬於衢州。奉表勸進。王以道周爲武英殿大學士。道周學行高。王敬禮之。特甚。賜宴。鄭芝龍爵通侯。位周上。衆議抑芝龍。文武由是不和。一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當是時國勢衰。政歸鄭氏。大帥恃恩觀望。不肯一出關募兵。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啓行。所至遠近響應。得義旅九千餘人。由廣信出衢州。十二月。進至婺源。遇大清兵。戰敗。被執至江寧。幽別室中。囚服著書。臨刑。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中書。賴雍。蔡紹謹。兵部主事趙士超等皆死。道周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臥其中。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精天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及太函經。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歿後家人得其小冊。自謂終於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也。

# 黃石齋書牘目錄

思文皇帝與聖安皇太后代

思文皇帝與益王代

思文皇帝與潞王代

思文皇帝與淮王代

思文皇帝與桂王世子代

監國與鄭三俊代

監國與劉宗周代

與金正希

與艾千子

與錢某

與鄭元岳先生

黃石齋書牘 目錄

答陳臥子

與陳臥子

與陳臥子

答楊伯祥太史

與楊伯祥

與蔣八公

答張汰沃

答張汰沃惠集

與張紹和

與張紹和

與張紹和

與張紹和

與張紹和

答張凱甫

與楊機部

與葉潤山

與夏彝仲明府

與夏瑗公

與姚霞淑

與倪某

與何元子

與何元子

與何元子

與何元子

與何元子

與何元子

與張元之  
與張元之  
與姜燕及  
與姜燕及  
答曾叔祁  
與錢中冷先生  
與傅木庵  
與傅木庵  
與萬吉人  
與尹去文  
與戴伯闇  
與戴伯闇  
答李太虛

與劉晉卿

與揭緝止

與李君翰

答朱平仲

與楊文驄

與吳梅谷

與馬騰翁

答韓寅仲

與方仁植

與祝一之

答戶兵二部會議

與鄭將軍

與鄭將軍

黃石齋書牘 目錄

與黃東崖

與張鯤淵中丞

答郭叔子文宗

答周仲馭儀部

與杜郡伯

與馮秉清

與張孟侯

與方書田

與徐竹孫

答林淡生

獄中與張涇叔

羈庫中寄魏秉德

與張玉筍

答林子篤

與子庸兄

與劉魚公

與劉魚公

與陳無涯無技

與吳廣眞

與吳廣眞

與金將軍

與金將軍

與金將軍

招征

與劉魚公

與黃東崖相國

黃石齋書牘 目錄

與黃東崖相國

與黃東崖相國

與黃東崖相國

與黃東崖相國

寄家

寄家

在徽州寄家

與內

與內

家書

與倪文正公

與倪文正公

答倪文正公

與蔣八公

與盧牧州

答蔣若柳

答劉念臺

答劉念臺

答王忠端公

答趙景之

獄中答盧雲際

與張紹和

與張紹和

與張紹和

與張紹和

與張紹和

黃石齋書牘 目錄

與張紹和

與張汰沃

與張汰沃

寄家

答葉文忠公

答鄭元岳

答錢機山相公

答陳明卿

與張湛虛

與魏中嚴

與魏中嚴

與朱節菴

與朱節菴

答何元子

與何元子

答夏彝仲

答陳相公

答陳太史

答賴太史

答朱王孫

答陳御史

杖後與甘御史

答吳源長少參

與吳少參

與張湛虛中丞

答蕭中丞

黃石齋書牘

目錄

與沈令

答張恭錫

與沈令

答張御史

與張御史

答鄭牧仲

答曾叔祁

與王伯雲

與張公亮

答陳臥子

答陳臥子

獄中答張昂之

答陳獻可

答洪尊光

與洪尊光編問業修業

與洪尊光編修業問業

與洪尊光編修業問業

與洪尊光

與洪尊光

答洪尊光山居

又

又

又

答紀石青

與紀石青

與紀石青

黃石齋書牘 目錄

與紀石青  
與唐伯玉  
答魏秉德  
答姚有僕  
答曹遠思  
答曹遠思  
答曹遠思  
答李元仲  
答孟長民  
答堵牧游  
答尹民興  
與柯司李  
與徐孝廉

答徐孝廉

勤王

京師與兄

京師與兄

京師與兄

京師與兄

京師與兄

京師與兄

獄中與兄

與兄

與內

與內

與內

黃石齋書牘 目錄

與內

杖後示兒

京師與女

京師與婿

京師與婿

京師與婿

京師答婿

京師與姪

京師與姪

京師與姪

赴逮與兄

京師與族姪

杖後詔獄

與外氏

與外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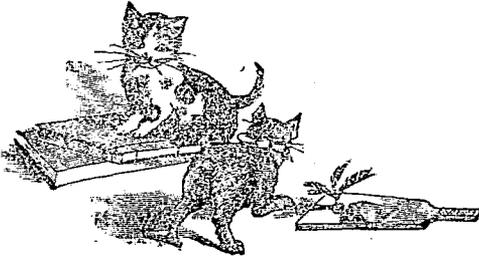
與親串

與倪鴻寶論書法

簡寄大滌與羲兆木上

與倪三蘭年兄

黃石齋書牘 目錄



# 黃石齋書牘

漳浦黃道周著

思文皇帝與聖安皇太后代

皇帝書奉聖安皇太后。天步多艱。神京再圯。屬權奸之揚。竈致海宇之瞻。烏方此六月。樓棲之時。正當震來虩虩之候。宏光皇帝已蒙塵於姑孰。太后懿駕亦傳警於臨安。而馬士英阮大鍼諸臣。猶云靖南奏捷。聖駕萬安。使天下臣民無所繫屬。九廟社稷無所憑依。直至敵迫塘西。馬腥湖水。乃謬附景泰監國之謀。遠襲宋朝隆祐之事。欲以欺罔羣心。陰圖異志。方斯時也。祖宗神靈憂憤於上。江左黔黎騰沸於下。朕以區區仰蒼呼籲。誠冀高皇一綫得保。血食雖身。爲布衣還耕南陽。固所願也。而閩粵將士。趕趕桓桓。咸援春陵奮蹟之文。瓊瑯渡江之典。以爲時不可失。天不敢違。大小勸進。至三百餘箋。朕亦思神器難虛。氣未殄。必欲掃除。醜肅清廟社。續太祖高皇之緒。酬宏光主上之恩。非勉順輿情。亦無以克襄大業。所以納馬武之說於平陵。追耿純之規於鄗上也。

秋風已勁。六師屆期。朕將親覲孝陵。收拾二京。問坂磯所以不復。謫駕所以南征。已先於登極之日。遙尊宏光陛下爲聖安皇帝。卽尊皇太后爲聖安皇太后。已告海內。慰其懽呼。皇太后能御慈輿。使朕脩其晨昏。亦所以報聖安皇帝於萬一也。臨風北望。曷罄瞻依。

思文皇帝與益王代

皇帝致書益王殿下。興居千福。甲申而後。星漢初回。留都不競。復驚我孝陵。移我鐘簾。自晉宋以來。禍變爲烈。我殿下聞之。爲輟餐廢寢。頓足思奮也。朕自龍江出渡錢塘。爲閩浙藩鎮。諸大臣之所維挽。不能造膝商興復之務。顧念江南。蘊義。忠。能。光。我。帝。室。者。獨有殿下耳。鬪氣雖騰。天命未改。我兄弟既輯。陸無長沙。東海之歿。諸宗。靡亦無復。聖公。益子之事。此太祖神靈。累朝。惠澤。沁於人心。不可誣也。願以朕區區。悉率二鄴。閩粵之師。精銳可戰者。尙未滿六七萬。誠欲約撫昌之卒。下於罌子。章贛勁士。萃於鄱陽。不知誰當與謀者。虔臺李永茂。吾之故人。亦頗相聞乎。廣信吾之北門。未有能操其鎖鑰者。行當於此會大江左右之士。無衣之賦。可朝發而夕遠也。嗚呼。吾家宗社。豈可

殄於■。太祖聲靈。幸猶存於謠覲。何以教我。毋靳惠風。行人不具。冀悉鄙懷。

思文皇帝與潞王代

皇帝書達潞王。自六月舟楫錢塘。躬睹監國相翊相推之意。亦既揭焜遠近矣。蓋私心籲天。謂宗社有主。兆民胥賴。冀得引領漑鬻。以就藩服。雖忝叔姪之序。所不計也。而風雲乍變。圖馬腥穢。已至臨安。權奸遺種。壅塞上下。朕無昆陽之甲。銅馬之師。即欲取日。虞淵支天。西極何可得乎。朕行過胥江。閩粵諸將士。堅引蕭王之義於天下。而敵勢日播。嘉問未通。迨至三江。士民勸進者。十日之內。可至三百餘箋。朕引泣推誠。無以避之。雖諸熊羆龍驤。自圖其主。亦皇天高祖。默誘厥衷也。朕披輿圖。未當半壁。欲申討伐。尙乏同仇。雖敷天存左袒之心。而六馬有朽索之意。推賢則衆志難移。持久則匱祀足慮。已勉徇黎獻。以慰同人。嗚呼。祖功宗德。在乎人心。遺大投艱。亦關天意。古不云乎。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書曰。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朕持此兩端。以告諸宗。天地日月。或聞斯言。惟賢王幸惠炤焉。微禮出自臆懷。非止以例相瀾。途艱多不易致。故引沼沚之義。以致孚神捷握。惟王亮之。

思文帝與淮王代

四

皇帝書與淮王。鄱陽天下之與區。黎獻無事。擊壤以誦王風。二百餘年矣。比來兩都繼陷。無復吳芮、英布之倫。荷戈以紓敵愾者。朕爲兩浙閩粵之所推戴。長此亟憂。將率六師以復二京。灑掃孝陵。以覲列侯之寢廟。晨夕惕厲。不遑寧處。語曰。江湖之民多盜。鄱陽彭蠡。今獨不然。則亦資賢王訓討之力也。王尙撫綏斯民。湛洽於德禮。以贊我無疆之休。敦睦首義。朕其敢不自勉。情文不備。聊達鄙懷。朕於高皇帝爲九世孫。王序似猶稍後乎。慈愛殄重。亦尊長之天性也。握手神切。惟王亮之。

思文皇帝與桂王世子代

皇帝書與桂王世子。自板蕩以來。念我宗藩。未嘗不臨食廢箸也。太祖以大功大德廓清天下。休戚未半。皇天睠顧。蠢爾何知。每以此義正告我大小友邦。未有應者。而閩粵豪傑雲起景從。是亦天所以祐我高祖。重關日月也。已有詔諭。宗姓不能自立者。各赴行在。相度授爵。蒼梧嶺外。輿區嵐烟消釋。或亦可遂安枕。不煩懸慮乎。黍離麥秀。古人所悲。帶礪山河。於今未替。世子勉之行。將責爾介圭。以繹神宗之澤焉。

倪彭  
潘灌  
佐夫

監國與鄭三俊代

監國傳諭元嶽鄭先生。孤想望風采。二十年於此矣。巖廟將興。必有隆棟。時雨欲降。山川出雲。追維往歲。先生于飛之日。亦卽孤垂翼之時也。介狄不懲。元夫是忌。曾幾何時。兩都忽焉。凡我耆舊。哀痛如何。孤藉太祖高皇帝之靈。爲閩粵士民之所推戴。此中倪髦思慕先生如師父母。孤念閩粵僻深。必欲克復神京。實資上游之力。實池北揭安慶南挹昌康。建瓴東下。力少功多。先生能與袁臨侯商。其利鈍乎。信州以西。衢嚴以東。豪傑不少。亦藉先生發其先聲耳。孤與閩粵士民臥嘗薪膽。不敢以潘灌之老。役於佐夫。儻以高皇之靈。惠然來教。孤將擁篲拂席。以慰此中士民之意。唯先生幸垂意焉。

監國與劉宗周代

會稽劉念臺先生。孤側聞高風久矣。天未厭亂。奸宄蔽燭。使五朝遺臣。退老邱壑。先生還駕。而國事日非。曾未數月。鍾山復震。是孤中夜拊心而泣血也。孤爲孝陵九世之孫。少嬰多難。壯值艱貞。蓋先生肥遯之時。亦卽孤垂翼之日。今乾坤板蕩。四海無主。先生潔身獨行。將復安之。閩中士民粗安。忠良不乏。先生不忘先澤。能以隆中餘謨。拯此忠

壯固所願也。卽復徘徊與江東父老鼓舞子弟共獎帝室高皇在天之靈所憑藉多矣。臨風跂想不悉願言。

與金正希此隆武時作

板蕩疾威一遂至此。誰非臣子。獨令正希先生與不肖號籲於窮崖之下。是高皇在天所爲悲慟也。卜麻未衰。明當復繼。今上英武足熒高光。而文采精博。亦復過之。浙東諸郡早已輸誠。父老攜杖以聽詔書。殺<sub>圖</sub>使奪印而歸者。指不勝屈。咸云子駿與機部倡之。大江東西。雖未能相及。要其精氣達於風雲矣。令諸戴棊臣來見。主上欣然相遇。不減馬援出隴西時。不知見我正希。當作何魚水也。日前諸詔勅。想都已達。王伯齊一決明主。不待丹陛之下耳。句容朱潤生與茅山何成吾何敏吾兄弟。決應肘腋。亦識時之傑也。朱序何無忌。不足以方之。詞臣張家玉系之皆與之蚤盟。指日廓清。得李孝原出於虔州。楊機部出於臨吉。更二三豪傑起於臨安。則孝陵鐘鼓。顧盼和鳴。兄弟老矣。羞談管晏。今日爲披髮左衽。破卻閉戶。纓冠正爲海上牽船。放舵不得。不知遇巢許道。上作何掩面也。武人開口說推兵足餉。吾輩開口道不以兵車兩路合成。卻有眞宰提衡。

於上安得與。兄翁先生抵掌頓足揮涕而笑也。主上決意出師。弟欲諸兄弟團爨成算。不以敵遺君父把臂一呼。便如無節之竹耳。古今難易各不同。瑯琊安坐光武馳驅。酌於其間。一日克復。非吾黨誰復任之者。裴臣兄已授職方。監旬容軍。晤時必悉此中動靜。臨風翹跂。不悉願言。

與艾千子此亦隆武時作當在金聲桓反正前

千子兄望兄書至久矣。麻談燦在目中。決不異人意。閏月散兵亦缺事。想爾時恍惚。不得不爾。茅崗之禍。兄與寄老同一批離。聞之酸切。永定羅川均之不濟。僕再書與光寰將軍。勸其歸命。而遲疑不果。今益藩已至。後夫之凶。應獨受之。但中朝寬仁。以敦睦爲大。不復追其往者耳。羅總入蓮子洞。如飽虎。已當復來。英鬪已疑金賊。使孫之獬來。領豫章。金賊前受僕招。稍有瑕釁。萬吉人顯然宣其已撫。遂復不果。儻永勝與吉人能撫金賊。僕亦竊受其庇。食無言之福耳。孫毅叟與僕同門。相知最深。此來不爲無意。朱序中流。當使毅叟建之不疑。惜僕兵少。未能成淝水之烈耳。有裨將夏孚先。趙之璧。陳學鵬者。三人皆可用。率千二百人。已至東鄉。不知兄晤之未。東鄉與進賢比肩。揭萬年曾

子家皆僕肺腑。堂堂江右，乃無一人如田疇、太史、子義者，可歎也。戴初士頭髮雖除，心孔尚在，決不賣龍沙之路。兄可遣人致不肖之意。孫毅叟戴初士在豫章，而使豫章陷沒，則吾黨陷豫章，非敵陷豫章也。又建昌有廣兵一道，可十餘萬，新出盱江，此陣頗知有僕。幸作速遣人邀云閣部致意。林孝廉無恙，彼必自歸也。朝廷喜負人，此輩必不負人者。歲事云迫，六飛未動，再有隱慝，世事必不可收。老兄今在職方，不得泛泛復作尋常舉義、僕物、望輕、微貴人所輕，但爲蠻貊魚所信。若在貴人前，逗漏一語，則吾事去矣。明主宵旰殷憂，此事度非諸貴人之所能辦。如有定議，不過鄱陽數百漁舟足當十韓、九岳，何必莫布、番君乎？夏孚先兵先至東鄉，老兄有便，可使人調度，不至落節。趙陳二股必與俱來。東進之間，賢豪不絕，即如永勝來，亦以偏師待之，分其形弓，了無所吝也。便附去孫毅叟書一通。前有三書與金聲桓，想已見之。范老子焚西夏書爲當時所怪，今定不然。唯老兄調度爲高皇明德報恩罔極，自是性分不關勳名上事。子家并附一書去。謝謝難罄。

與錢某

錢某牧齋也。此書在甲申北都淪陷之後，南都擁立之前，知先生於東宮一案不以王之明之說爲然。

蟄處天末。無殊聾聵。五月廿七日。乃聞神京陸沉。鼎湖戰血。此自臣子奸回。陷我君父。剖肝瀉髓。奚贖其辜。老先生與望所歸。經心素熟。又當尺五之地。居高易呼。劉桓溫陶之業。誠不足以貢。左右至於管樂。桓文猶或可爲也。張孟卓書生耳。登壇一揮。天下投袂。先生誠得三吳俊傑。數旅之卒。濯足江淮。義旗所指。先討劉賊。次及李張。山東遺黎。必共響應。雖云破壞之餘。振槁不復。而曾霖震黃又生。猶堪芻秣。資扶轂之用。寧當膠目噤口。需天下之清乎。張季鷹云。名在四海者。以自藏固爲難。今東宮猶未出坎。而留都倡爲當璧之說。郡縣俯首。勸進從風。天下事非史氏家事。天陰乍涼。諸君子遂化爲蜉蝣乎。此中迷聽。聞信不真。倘宣平復起。江南推戴。無踰老先生者。某雖槁朽。亦當頂戴箋啓。從舊史之後。顧瞻頂頓。迸淚如波。霞城稼軒。并寄於邑。不盡。

與鄭元岳先生隆武時作

元師函丈。世事遂至此。包胥之哭。欲向何門。方新安未陷時。皆仰師雲霓。不日入關。卽六真書亦深以紫氣爲望。至朱盛濃過。乃知河漢。古建德山水。雄深其間。必有偉人。若韓岳李郭之倫。寧當以此歸之。吳次尾。今亦安在。謝車騎用寡。亦須八千。但可一試耳。

若持久。恢復非三萬人不可。虞雍公劉信叔。手段猶之劍首。一映而已。某空手召募。三月僅四千人。一粒一錐。皆自呼籲。朝廷真以寒冰置之。牛羊不字。老師能爲覆其大翼乎。古人作事。全爲國家。今人爲自家。髮衽安可不力。如謂此道殊於顏回者。則閉戶可耳。數日將復新安。四顧將呼。誰爲助者。東崖今幸已出。老師幸趣裝。三十年寤夢。發於今日。勿使餘生。獨自呱呱也。族中子弟。幸致意努力。爲某助具桴鼓。如朝夕還山。亦藉吾師授以安枕也。

答陳臥子此書當在崇禎癸未年

別時屬言或有要聞。以急足相示。旣而悔其不倫。世寧有五千里外。徵魚催鳥者乎。臘前見梅使。果然千里踐諾。不爲不快矣。此間天未。如甕底不聞雷聲。卽云警。畿輔落驚。亦殷殷然在寤夢間。見來書乃悉顛末。小疏旣不得達。家僮又未歸。煩悶不可言。沓渚。島後之謀。澶淵城下之策。當事必有身執之者。狐兔猥然。見人輒伏。又何知焉。旣歷通涿。抵河間。授師虛聲。未能遙集。又踰曹濮。出漳衛。從紫荆抵扶風。則與背馳。實不相當。誰從景滄挫其銳者。王鐵山劉鶴州能以充濟之旅。橫厲其衝。則川南楚筭。皆

不可不致也。敝鄉水師。想已蚤濟。衆無知者。爲此趣。究不得力。曾霖寰登萊之任。欲究此局。涸鮒呼河。河如鮒何。用兵數持重。如松杏之圍。二百日始決。先年深入。皆巢孔用奸民。導諸台吉跳蕩。能以一駟委之。洞其要害。諸叛將之首。可囊探而得也。惜僕老矣。病困且疲。卽作陳子公。復輿造請。不能屈指。決眉睫。聞事安能制勝千里之外乎。私憂過計。止爲河干猾子。未必安心託漕於寇。委郡於野。不待清。堅無半壁。宵旰痛心。以爲驟醫不效。改藥換方。咎樂天之不終。悼阻欸之失計。使諸君子吞聲忍痛。是足嗟耳。雌黃繇人。窮達由命。放魚逸鳥。不與輕餌。重歸鐵頸。銅筋何必重游。熊羆之館乎。至家已五十日。自昇春鍾。復理松楸。無暇問之籤架。問一顧之。率散佚不可問。便頽然神阻。嚮所云書。亦粗有意。決無從次第之也。天假餘年。得以草野。宅身蠹窟。猶令墜緒。不委斷機。一爲外物所遷。則仰思且起。俱成中道矣。興言及此。雖兩文成。不易數字。又安能詆譏蘧瑗。揚名狼臆乎。廢輿成敗。有道之所不談。然其梗概。蘧在象正。匡濟餘閒。用敷枚青蠟了之。生平簡淺。不於此中復作奧義也。李舒章詩。雅鬯清穩。宛然唐人。其文名已播。所惜未晤。得來教足抵對楊也。仰誦長風。并服溫劑。餐寢懷念。不悉。

願言。

與陳臥子此書當作於隆武初立時

臥子兄在鷺湖草草一別。遂無復夫差句踐之境。薪膽意自恨。又何必岐山之下。此時人才如賀隗顧陸。俱爲猿鶴。寧復知世間有不爲管晏者乎。五六月再下錢塘。策事不就。乃奉唐藩來主七建。非得已也。免於左衽而已。比見殿下英姿天縱。淹貫今古。始覺前人羅網。望於星河。羨里夏臺。辛苦未乏也。七建風俗未漓。負簪拖船者。猶足以奮得江浙左右。爲之羽翼。此足負天而立北極耳。雲間路寧。遂中斷耶。每與張覲老想望霞城諸公。一航一車。如何可越。必使兄丈與諸賢豪練海上之師。與敵鄉相應。朝扶諸而暮礪石。此可坐挾豺虎以飼鯨魚耳。闔門曲阿。遂無練氣拔刀砍案意屬何人。兄與彝仲能遂。聳肩張目乎。菰蘆之下亦難久居。抱石蹈海。亦何可遽。幸吾鄉有主相與決策一年而下錢塘。浹旬而入建業。進無祁山之難。退無瀘水之阻。葛侯之去。顏子想亦僅一間也。前於啓事。欲亟請諸兄與雲升公祖來扶大業。而談者動云迂濶。昔祁原避地以入。遼東馬援。遨遊以出。西蜀此吾兄弟之邦。衣冠文物。結於雲漢。何便遠乎。

暑深北去。諸兄弟幸過此以襄大業。武人大略閉戶自守。非爲謀者。四方集勝。其氣百倍。不肖藉此。以卻萊誅奄之盛。何必人爲水鏡。家號鹿門乎。子唯重念。副此同心。

與陳臥子 此是南京未陷時作案。此書詞意知東宮必非假託。

臥子天下事遂至此。倚葦作柱。棟壓巢。傾寧復。以不肖爲迂乎。比明二百七十五年之麻。丁寧反覆。著於璣象二書。使詩書無徵。則卜洛爲過矣。建武太元。尙二百載。鄧仲華王茂宏。亦猶之中流耳。即使臥子不爲誰爲之者。西塞湖口。皖城之險。北扼王家淮。陽之道。料理六合。京口以待東宮。徐出重兵。北出清河。西出九江。兩路討。持其所危。以貽內安。資新主之靈。鼓方且之氣。從來蕙靡。如落葉更生。去其故蒂矣。四五年先帝欲攫社稷。使元良奮翼留都。今之鍾陵與春陵同音矣。天下喁喁。同仰元良。如昏號旦。而南中諸傑。謬稱壓紐。橫召四方。作勸進表。今東宮朝夕至孝陵。謁神烈山。不知史道鄰伏地。何所施其面目也。天末甕中。迭音不定。如使先帝遺統未詔。監國之號。不動人心。則主社稷者。即吾君也。草莽卑賤。何有異詞。先起爲藉。後穉逢殃。戮力圖之。是在臥子矣。

答楊伯祥太史 此書作于南都未陷時

十四

世道。祇繫。斗柄。風雷。自胎。嶽瀆。而苑。柳詩人。蹈及。上帝。過矣。日來。天遠。海樹。雲稠。隙光。不。漏。朦朧。之。揣。日。籥。跛。鼈。之。跂。岱。巔。不。類。一。絲。何。止。萬。里。涂。德。公。來。得。拜。書。知。道。體。清。豫。并。江。關。動。靜。稍。得。掀。眸。比。得。建。昌。所。惠。書。又。在。涂。前。八。公。所。撰。召。對。恭。紀。想。應。見。之。大。廈。一。木。決。不。相。謀。滄。海。橫。流。聊。以。卒。歲。卽。使。興。元。有。詔。招。七。藩。之。魂。齋。室。能。謀。決。青。燈。之。帳。猶。未。宜。以。折。肱。之。螳。擁。唯。塵。之。轍。也。巴。涿。動。靜。自。不。相。關。蝸。蟻。飛。鳴。何。處。蔑。有。才。者。自。才。道。者。自。道。唯。兄。與。弟。自。信。得。過。耳。朝。家。明。以。重。擔。交。兄。與。鴻。寶。天。下。心。魄。看。兩。家。動。靜。擊。壤。餘。生。無。所。短。長。猶。水。泡。燈。隨。流。滅。明。而。已。燕。翁。可。出。未。鍾。山。英。靈。想。亦。無。恙。左。師。江。上。鵝。鸕。如。何。齋。盜。資。兵。顯。無。歸。著。此。帳。安。可。消。除。不。肖。兩。次。趣。人。出。師。幾。使。募。者。欲。拔。其。舌。世。事。滔。滔。終。當。令。此。輩。擬。稽。及。目。也。賤。體。日。益。虛。撫。案。作。書。輒。鼻。衄。垂。下。如。峯。懸。瀑。倚。筇。遶。山。不。能。百。步。每。風。雨。酸。痛。甚。於。曩。時。以。此。掩。關。益。謝。人。事。不。知。興。化。離。類。又。當。何。如。著。吾。手。脚。也。溫。陵。二。公。百。五。十。日。未。有。家。訊。以。此。不。知。神。京。動。靜。前。疏。單。上。已。平。下。小。僕。亦。未。迴。石。帆。消。息。無。從。問。之。江。表。兩。公。寧。有。使。石。帆。陸。沈。之。理。

近有分別簡便。款中想載之也。糸子似當嘯揚。過此多唱。反屬和稀。李茂翁勤王。蚤晚入都。可慮。念臺二無之撰。猶之以薛抵楮。唯冀天定勝人。戎醜蹶生。屈於長道耳。象正聞武林版已就。未見分張。中與前本異同。亦未能詳定。皆草創也。四詩誦之無斃。外一扇二紗。并致鄙意。謝謝不勝。

與楊伯祥此書作于隆武初立時

秋初接璣兄書。乃知豫章猶未聞閩中動定。前書乃錢塘造次。羣蜂幾自喫腹也。六月。中勸潞藩舉義。迫不可爲。下塘西。勿率西上。乃與今上遇於桐廬。萍水風雲。奇耦適合。碌碌因人。未免爲留鄴所笑。然而今上不飲酒。精吏事。洞達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見也。每見必與談璣兄精心雋識。作大事不得璣兄。猶南陽之無鄧禹。目下蹇寄銓宰。猶驛驢之羈絡也。袁江州既不可收。令人長嘆。左家健兒。尙多能遂化爲沙蟲乎。熊京山父子竟如何。似當資其一臂之用。戴初士劉世兄安能寂寂。前有書招舒魯直。都不見來。山川悠遠。又有戒心。無足多怪。必如上策。鼓舞衆志。番君英布。決此湖水。蕩滌鍾山。豈可量乎。敝鄉阻遠。勞緩。節鄱陽之經旬。建溪之彌月也。能建大事者。不在蚤。

暮。但恐。盱。江。新。破。豫。章。無。力。虔。吉。之。師。不。復。能。相。從。耳。劉。晉。卿。暫。借。司。成。今。亦。安。在。我。數。人。卽。智。不。神。禹。勇。不。彭。祖。何。詎。不。知。管。仲。唯。幾。兄。圖。之。張。兄。家。玉。者。有。志。節。借。試。來。豫。章。專。爲。商。此。大。策。幸。悉。心。教。誨。并。藉。入。筆。血。共。灑。也。

與蔣八公 先生以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出江東登逸雨巖墜崖下此書係十七年正月作

蔣年兄知己閣下。比有人來傳相君意。云須再疏辭謝者。此自肉骨之愛。起死嘯枯。情理當然。義不可廢。然自去歲秋前。尙不知兩疏奉旨何似。至此五六月間。頗有傳誣誤見摘者。恫惑久之。比八月家僮歸。乃知爲惜才溫綸。眉目始開。又讀召對恭紀。鹽梅發香。爲榛莽生色。敝屣疏衣。無復登堂之理。但得俯念荆著。識之千秋。爲榮多矣。八月後遣疏再出門。又以邏緝人嚴。遭迴中反。坐此稽遲。又成隔歲。吾鄉天末。空山疎陋。魚鴈杳然。相君諒之蚤也。漳南自去秋而後。無復淨土。浦安和靖。四邑鄰壤。嘯聚之羣。動至千萬。度其爲患。甚於南安。自江左震鄰而後。呼吸九連。無復靜理。某以松楸。託於荒野。每聞風鶴。則村落遺黎。相守墓下。頰飯甌粟。濡沫難周。決無舍松楸以就小草之事。去臘十三日。爲諸生強一出行。至江東絕壁中。持杯昏眩。隕身墜崖。可三十仞。皆亂石嵌

空。觀者以爲萬無生理。幸藉知己神靈。正墜石灰中。得不齋粉。僅左腕左足。屈伸酸痛而已。廿餘年。通籍金闈。無終年之祿。全席之奉。而干死一生。人理所絕。闕下北司。繼以溝壑。視古人駭舟墜水之事。億倍過之。而天上故人。以爲棄。非刈葵。置不復道。亦後世甲古者之所共歎也。古今奇窮。唯庾袞。墜於懸崖。楊軻沒於非命。爲有道所歎。令某異日。與庾楊同傳。寧不煩八翁爲一潤飾之乎。豫楚秦蜀。比復如何。霖霖在登萊。想可無事。方今人才。江右唯楊伯祥。熊文舉。吾鄉唯何系子。陳平人。而平人又不竟業。可歎。僕得折肱抱膝。與塞翁坐觀傀儡。未甚寥落。恐馮倪二兄。不能以析擔之憂。易曲肱之樂也。相君大抒訐議。使吾輩耕鑿無恙。別當摹勒。誦德無窮。乞休疏似稽遲。然事勢如此。幸函蓋之。千禱萬祝。首揆前有書。不敢不答。并以空函附致。區區孝經大傳。洪範明義。并附正。八書未完。以俟來日。諸愛大家垂念。謝謝。止月穀日道周頓首。

答張汰沃

人日聞凱甫之信。驚悼不可忍。人間可哀。眞爲二籖。縱嶺不還。恰鄰子晉矣。如此人。乃不得二十。使顏回自爲尊宿。衛玠亦據彭年。我輩視之。黃鳥鳴哀。不知汰沃如何辛楚。

文章憎命。命又憎文章。賢達中身多談糸釋。寥消之言過於引淚耳。先生幸自寬。比年來見多少好友。中道相失。以彼異人。終當遠物。既有屬離之緣。不礙變化之路。且使玉樓有人。知我輩艱難無過也。前見涇叔書來。貴祖堂上有殘損。此亦塵海上事。不關閨風。多藝多才。周文所嘆。野夫舉子。蒜芋鉤連。留得我輩。尙存所謂眞府之逸民。諸天之逋客也。少讀莊生。願從散木。晚觀向子。已悟六爻。合當共棄文緣。同消化妬。卽爲知識談情。抽腸縷血。無益耳。從此言風水星命消禳補救。亦爲俗人操柄。落蒼黃子所哂。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唯先生抑情達性。徐賦右招。加餐無恙。

答張汰沃惠集

惠新集又近百卷。如使萬石藁行。當復兼輛矣。病中極目兩日。未能百一。章漢之波。屈注就人。雖曲池澄潭。無復安瀾。闊尺牘。乃使蠅鳴俱齊簫籟。自是交情見收。要非文園所貴也。千里負青。則已過矣。老來益倦。深愧曹袁。前集誦讀尙未半。今安得再二十年。枕藉其中。循脈望之緒。引其絲髮。乃欲使鄭市里人。尙論崑淵織室。浣衣高題。紼。非獨情義不深。亦恐形模未得。徒增割誤耳。九成之臺。旣已益臺。雖有嘶風。無復鎮理。度

天下相知無復。掎。掀。利。病。深。於。斯。途。者。黃。五。嶽。孫。洞。庭。造。次。雖。深。費。類。不。少。胡。元。瑞。虞。德。園。才。儲。皆。雋。擄。鉞。未。兼。先。生。上。包。淵。雲。下。鎔。蕭。庾。去。類。剔。瑕。底。精。務。盡。諒。使。鄒。枚。生。於。梁。代。則。密。緯。交。加。燕。許。締。於。義。熙。則。礪。裁。必。綴。於。左。右。濡。摩。或。有。或。似。庶。於。先。生。褰。衣。步。塵。嚮。見。濟。南。作。賦。疑。其。偏。疏。既。觀。大。復。之。作。幾。爲。失。笑。然。當。代。比。於。鐘。鏞。今。捧。先。生。感。知。述。征。諸。作。及。於。往。者。陶。秋。小。園。諸。篇。陶。鍛。百。家。抽。華。揭。藹。雖。元。美。猶。有。嫩。音。獻。吉。終。同。屬。草。奈。何。輕。夷。王。宋。俯。綴。鍾。袁。凡。五。字。之。才。料。聲。易。選。千。言。之。製。煥。采。多。備。至。其。精。微。鉢。今。命。古。非。致。遠。鉤。深。靜。專。反。約。極。盛。大。之。源。兼。聖。神。之。旨。未。有。不。以。庸。音。儕。於。下。里。者。自。僕。之。見。先。生。未。嘗。刻。輟。編。摩。晷。離。載。籍。又。未。嘗。有。聲。華。勢。利。纖。滓。其。間。溷。客。垢。兒。躡。屣。其。內。是。以。夙。手。杯。舉。不。澆。其。神。中。身。哀。樂。愈。增。其。緻。使。何。穉。孝。綜。括。宋。代。宜。在。子。瞻。之。前。鄭。處。州。綱。紀。唐。年。亦。非。曲。江。可。及。先。生。歸。然。鵬。舉。七。朝。翱。翔。兩。漢。淵。識。茂。藻。掩。映。千。年。不。知。後。世。耘。瑤。琪。何。所。著。手。要。當。繁。如。曲。臺。簡。如。三。百。金。石。動。於。壁。中。祥。耀。發。於。囊。底。非。復。吾。徒。意。見。之。所。能。料。也。周。既。抱。疴。不。樂。觀。書。亦。自。揆。寸。地。無。華。枯。流。易。竭。唯。當。蕭。條。託。於。眞。放。自。獻。臘。以。來。未。有。百。行。文。字。又。篋。中。廢。籍。俱。雜。牛。窩。鎮。

日搬泥。動成揮掃。所欲亟睹。大敍披拂名篇。猶貧兒之想。大嚼衆鳥之慕。鸞鳳雖流。涎竟衣。銜魚十里。未爲暢情願也。嗣當請教。未悉頌言。燈下草率。幸勿存草。

與張紹和

案此書當在崇禎時袁崇煥猶在紹和即汰沃

知繫念久。造次不能自達。世事如此。亦非諸賢之過。而風雲陵谷。大半欲遷。爲之如何。山中事。樂塵海愁深。每一舉眼。唯有雪涕。二月十七。聞關門訛言。徵師再下。乃寄拏毗陵。即解纜北出。廿一日至鎮江。尙未知動定。憶在嚴州寄書與熊撫。云袁督師已重處。蓋爾時邸報未達。誤聞之耳。首賢此著。眞九州鑄錯。後人報著。又覆轍相尋。今大師匱於外。大獄興於內。如貴主人夜夢不寧。自拷僕妾。愈怒愈憊矣。國運方隆。而人事日異。殊可怪。諸唯加餐。自豫萬福。

與張紹和

別後被服尊賜。通體知涼。數候何匪翁。未可遽晤。然知此意。亦爲尼者所止。青藜之老。自當暗火照人。世上隙光何足借乎。周仲先來。與匪翁再商此事。願未之有應也。此事自不足重紹和。眞是諸君自出手眼耳。而疏鈍若此。天下更有敏妙者乎。紹和生平心

熟。某生平話癡。均置灰冷。未爲不可。唯先生清豫萬福。

### 與張紹和

昔人云。張茂先吾所不解。如某者更復何言。但常得一新編。不用番百部耳。十體詩序及三啓。乃使王謝。慚其鑿。畫徐庾。怯其飄。致自此以還。海傾山剖。某自誓不近文章。乃見此殊欲袖其空嵌也。馳還尙瞻後乘。

### 與張紹和

朔日鬻出。哭殊不可。禁尙未能。拜諸長者。直指近見。弔禮甚隆。至鹿豕餘生。不圖亦有芻玉之念。搆一墓廬。爲時師更向。今欲更之。愈補愈長。誤點成牛。今成畫猪。又添翹角。不知何物矣。斗米遂五十錢。日夕鴻鴈不可言。

### 與張紹和

再蒙教音。惶愧殊至。廿年骨肉。未能一酬。卑枝微音。聞者非遠。瑣闥貴人。雖託面知。終日扣門。十扣百拒。先輩之前。趨趨縮舌。強吐半語。目直頤赤。不待今者。乃知書生之賤也。紹和先生。卽閉坐屋子。精神徹天。何須更問。乃事草草一出。卽使帛賁。丘園尺令。汲。

妨寒食。離離寸陰鬱鬱。澗松何須從此度。其光影乎。呈身柔面。今人所尊。談甜下庭。走者入篋。銅雀臺妓。雖佳。乃不如竈下。厮卒婦耳。粧鑿作歡。不禁欲涕。以此遂恐薄於諸賢。然某不忍以半生之名。易一日之養。此間本末。未易輕量。廬江之情。久冀自見。蘭亭卷已拜受。想明歲褻時。當圖言語。白水舂人。飄舟岸閣。舍家不得。拔足未能。觀其懸情。亦良足悲也。太夫人清豫萬福。老母幸藉庇。並謝謝。

答張凱甫此崇禎末先生脩墓時作

寇攘縱橫。寇窳未畢。每及霜露。百草衰威。顧望壘邱。倚鋤灑血。今方經營合兆。胼胝未能。筆研之緣。既非荒頓所安。兼又牢騷不副。仰誦鴻文。循環來翰。字削蜀桐。言鏘泗磬。使錢鏗。二子結其簧。中魏鶯。諸孫繡其魚。網讚則不逮。誦之何爲。所以躑躅。選隙掩啞。避才。嘆截錦之蚤。還傷乘燭之滯。晚者也。兄體清思邈。昕夕神勞。誠宜觀息。牝谷之元。塞卻鷄壇之下。一迸締義。陶然花鳥。文致雖多。經心燿火。揀閱諸務。羸弊愈多。何者。詠作。則慧。繭獨抽。揀閱則明。膏四射。繭獨抽者。尚錦。膏四射者。易竭。所以先罷。追古之轅。次停。馳今之趣。亦尊公之極情。良朋之宏致也。文雖饒興。樂亦殊方。鵠白蟲華。俱有皋。

響。松。青。蕙。秀。咸。屬。芬。科。而。覽。者。狎。蕙。以。私。松。聽。者。遺。蟲。而。探。鵠。亦。欲。原。本。自。然。逍。遙。糸。旨。非。獨。魏。武。憂。其。損。年。楊。雲。嘆。其。滅。性。也。城。阿。阻。遯。形。懷。縈。邈。聊。此。貢。素。不。悉。言。思。

與楊機部 此隆武時作於時徽州尙未失

知路皓月至。深以爲喜。徽事得台丈。控制有人。看彼中漸可收拾。然人心之變。非復曩者。不肖之心血盡矣。看諸蹶張者。中夜提傀儡。不覺心痛。兵家呼百爲千。嚇坐作走。已成痼套。不肖祇爲無套。爲世人所輕。前發千二百往撫州。坐一月無一人應者。今發二千救徽。出門三十里。正與敵值。幸而斬獲。未有信者。兩營錯路走德化。凡十日不與敵遇。而三營當敵。婺源奸民引之抵邑。黃仲霖差人招降。爲小隊所殺。我師亦遂隕將。僅足相當。走開化者尙八百人。無由趨接。可嘆也。不肖以孤掌盪山。得則爲衆。所睨。失則爲衆。所癡。自兵自餉。雖費丘山而衆以毫毛視之。看如此。不百日潰決矣。不日當至彼補其羊牢。天若祚明。當有起而助予者。度天下事。須大力爲之。伊呂失勢。等於溝中。無益也。紙上何足賴。僕自過關來。發書百三十封。猶之敗葉耳。武臣愛財。文臣惜死。爲彼者。虎爲我者。鼠。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台臺倘相念。幸真切教之。

與葉潤山此崇禎末作

二十四

荷蕢耦耕。此最難。却於兩字大意。未嘗夢在。仲弓說得仁。曰無怨。孟子說得集義。曰不餒。先生於是精而收之。譬之舟航。不肖如被風捲過海屋。衝石罨礁。四顧茫然。了不知所以。先生如褰裳濡足。盪槳救傾。立地樹檣。登岸自在。自非仁熟安得義精。因知仁義同輪。無復聖賢豪傑之別也。不肖初放園扉時。諸老連肩過問。不肖云。昔樂正子春下堂傷足。而三月不出。沈麟士剝簾傷手。而泣涕累日。因復收淚泣然。諸老咸不愜。謂此莫逃。不可爲比。不肖至今猶謂百事可放。唯此意真至耳。壻輩亦云。先生初年以親在不共排闥。今乃得共鋤瓜。念此銷魂。真感鳴鳩而頓足也。醫者至。知道體亦遂康和。異日可省啓免之歎。二字大意。到底以是結根。知先生晤時。相視而笑也。千山未喪我。萬里不孤鄰。每想此言。無由與潤翁誦之也。聞翁稍瘳欲行。心軫迸逐。未知何期得割網晤面耳。行晤德水先生。并爲致意。區區稍秫。希乞鑒諒。

與夏彞仲明府此亦崇禎時作

獻聞過錢塘。乃知老邇臺素舫。已度駕水。擬達空函奉慰。而歸箭上弦。蒼頭落落。指日

爲歲。欲藉臥兄處寄數行。未能也。就閣移時。星霜復改。迂慢之罪。覆被難容。抵家五十日。仰視松楸。俯問孥屬。自龍蛇徂歲。岸谷所以不遷。井竈所以無恙者。秋毫皆邇臺賜也。家人每念邇臺鱗羽。旬時不絕。恆爲潛然。內外子姪之荷裁成。白骨起肉。是之謂矣。臘月始聞東警。得臥兄書。乃知鴻寶出山。鴻寶受恩最渥。託寄特重。雖在平時。無安坐理。僕以暮年。毀辱百折。幸遭解網。如獺祭。餘魚無鼓鬣之望。想海內通人。不以辱金責其成。劍也。去秋在江楚。瘡癩數十日。下體痿墜。不復能步。既稍愈。還山。復爲風濕所中。今舉足蹇然。如半駘驢。無論天步艱鉅。非枯藤所負。卽欲覓藍輦。刺筍篙。與二三兄弟。出入菰蘆。上下洲渚。訪坐樂。樂握手道。故何可得乎。鞏運未央。克生方茂。三九之厄。不足勞人。老邇臺六月。蹶息起而匡扶其後。未爲晚也。機翁興居清健。長兄孝履清和。并致候謝。外附漳素二端。以道總帷之末。七箸十行。以佐粥飯。臨楮悵然。不悉所懷。

與夏瑗公 此弘光時作 元良無恙指王之明獄事

瑗公邇臺。經年不拜教音。滄桑遞變。遂有墜天隕雨之事。元良無恙。宣平復興。還方隲。未遂絕於日月也。明厯雖更。天命未改。逸少止桓之談。譙周仇國之論。未宜施於今。

日。鄭如水曾霖翁黃又生馮留仙諸君子。磊磊猶可一奮。沈雲升方孩未。亦後勁之良也。吳越福廣。筋力尙饒。而相聞不動。坐待河清。得無使張超陶謙笑其下劣乎。王室定亦宜。復仇王室不定亦宜。復仇沐浴告公之舉。與鼓楫起之事。上下相宜。豈必魯連高其蹈海。墨胎護其首山耶。思彛文達守道不終。士衡兄弟貽哀聽鶴。世上儘有此緣。當賴哲人先覺。唯邇臺與臥子圖之。某老矣。去臘墜崖。兩臂垂折。今右手雖存。左手未能結襪。自誓悠悠。得免於李業之禍。終與螻蝓同朽耳。唯願二兄與霞老染繪命旗。令雲升孩未得有所繫綴。而颺之也。

與姚霞漱 此未出師以前作

霞漱姚館丈。跂慕久矣。風雲變遷。星霜間之。俯仰悲慨。何可弭忘。晉宋之禍。不及三宗。金元吞噬。未盡南服。以高皇之業。未及夏商。而隕穫如此。以周麻揆之。亦二百七十六而遂東遷。蓋其前候也。此事談之十五年以前。聽者邈邈。恨不與霞漱談道耳。今眞主已出。發表南極。想念孝陵。動輒悲涕。下拜百姓。求言圖治。薪膽餘烈。渺不足稱也。僕最無事。又老且朽。提數千之師。欲與正希會於蕪湖。不知正希手臂能遂相及乎。黃斌卿

水師三萬。蚤晚出定海。直趨江陰。如此。氣似猶可掃。而大家夢夢與。揖讓講鄉飲之禮。可哀也。徽民亦久困。養兵數載。則比戶俱斃矣。淮陰有言。不乘其鋒而用之。久則難動。想正希碧崖諸老。亦慮及此也。館丈深計之。爲社稷蒼生。明其義鼓。禹稷顏子。豈有異人。要是易地。皆然。不謂閉戶高於纓冠。彈琴精於射戟也。干唯鑒亮。不悉區區。

與倪某 此南都陷後作

自留都蕩析而後。不肖栖栖胥江。期不自保。然意明緒未斬。必有起而荷承者。乃晤真主於舟中。決高光於話下。今卽位已一月。義問仁聲。通於江漢。令得吾兄佐之。瑯琊昭烈。不足稱也。弟已垂老。絕意世途。豈復舍彭老而談樂葛之業。所惜者。近在燃眉。不忍以高皇手滌之。世界復還。是以皇皇栖栖。復勉一遇耳。今八公已出。蚤晚望吾兄俯而取日。鄧禹第五倫。何分先後。總爲南陽紹此宏緒。幸勿以道路梗塞爲辭。建昌聞有競風。吾兄從贛州來。十餘日可達。劉晉卿已推祭酒。吾兄來典玉鉉。與八公推輓。未可翩然隴畝之下。干望來旆。錫以丹青也。

與何元子 此書當在甲申之前

間聞緒論。有以時果見收者。此實無當。都啓衆競之端。冀親翁力持以爲不可也。弟去  
 志已決。徒爲幾卷經書。未能遽了。譬小書生自租淨房。避些家事耳。才具時運。德器事  
 機。百無一湊。能得鍵戶二百日。稍稍開目。便可抽身。宇宙大事。撐持回挽。自有親翁及  
 諸君子在。看古人史中。寧有屢逢訶責。得副旁求者。樛櫟當前。不取忌於友朋。卽見薄  
 於主上。一番浮沉。一番汨沒。愈爲時輩所輕耳。自召對抗疏後。光景是親翁所知。外人  
 誰復知者。弟生平自量。從不與世途爭道。矢石當前。持杯不動。正不如風雨過時。再看  
 晴花也。此番掩過。如一生橄欖。未食尙有微香。使咀嚼吐去。便無復味耳。卽不出門接  
 客。未知動靜。說辭說避。都自不信。但不可不使吾輩知其情實。王戎不食苦李。許衡不  
 採荒梨。明之幽獨。布之知己。唯親翁晤一二同調。備道此意。勿以弟爲矯飾。倒用詞頭  
 也。元翁親丈。覽畢焚之。

與何元子 此書當作於甲申春

垂老殘年。得偷餘息。以觀親翁鐘鼎之業。雖寸陰逾於百歲也。時事尙可爲天數。未爲  
 過待人而行。端在親翁矣。某已耳順。百節委頓。天陰晦冥。痛於刀鏃。如此人豈復聞世

上升沉事。強起支床。朗誦唐音。以爲爰居之領鐘鼓。鱗魚之聽鈞天。雖不解頤。聊契以臆也。此道如雲臺匠。結勢旣難。徵才不易。使某爲此。必須十數日。攀索之力。而親翁申其鼓吹。出以咄嗟。以此調集八能。輯和海內。猶之社肉耳。曩繹武陵不死之言。未解所謂。邇見鄴兄辯疏。愕然久之。天下高官。固是解節之藥也。有傳鴻寶與篋谷大用者。不知果否。烏風白雨。莫定晴音。鶴素鸞青。各從本色。室內一絃。堂前四詩。俯仰之間。不覩烽火。其樂無極也。謝謝不聲所言。

與何元子 以下皆北都陪後作

六月初七八。邊長公自三山歸。拜書教。則猶是鼎革前事也。世界顛覆。一遂至此。雖蚤知其有今日。亦寧意決裂。便不可挽乎。姻兄嚮不當軸。又際昌期。乃入南都。忠孝一身。孝陵所護。山川鐘鼓。實式憑之。此間去天萬里。譎言日生。譁張莫測。又自立國後四十餘日。杳無音問。云轉一官。衆猶疑信。實如充耳。而當道杳無催檄討賊。慰諭耆舊。更始宇內之意。前二十條中。猶往年條例耳。施爲注厝。想未經姻翁之手。天際扶傾。幸與當道熟量何如。如劉白左三家之兵。意如節度。則何妨準晚唐故事。徐圖其後乎。神器有。

歸人心貴。一雲霓。日月要有以起。聾瞶而振疲癯。若猶是數年故事。何以復神京而鞏後。造建武。太元亦是好境。未可漫嘗也。逖聽潦草。幸唯以京贊餘閒。詳悉示我。爲慰。

與何元子

聞姻翁之扈。而不張目拂衣者。非人也。欲撤諸部回。未可得。遂栖遲十許日。朝廷已欲勒兵授曾二雲。軍士聞之。懈惰解體。欲使薊丘之植。植於汝箕。固已難矣。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舍叔度而師文滯。豈所樂哉。不得已也。今漸撤兵。從建昌過豫章。若過薇田之嶺。是除夕花朝。促膝之期也。言不領筆。唯有慨然。

與何元子

病中見黃生來。得拜台教。喜滿大宅。此兄豐毛勁翮。愧無培風。負之不力。十餘年仰企姻翁。未緣自進。今假此爲之雲衢矣。擇日執束脯以窺門牆。惟親翁金籥是視。魯鷄鳴卵。昔人所嘆。黃生從此得所依歸也。

與何元子此書亦當在北都未陷時

獻歲拜姻翁書。如矇眇之覩雲日。垂念真至。開示明達。此自喬松廣蔭。起爲蕙蘿微風。

乎。岸谷屢遷。虹霓日化。生在海濱。瞻望天末。雖在郵筒之間。杳如軒燧以上。往年以草莽不敢致書。此時又以病苦久稽報謝。微骨肉誰諒其誠者。大易一部。書祇爲出處語。默四字。弟於此茫無所得。復持何物可報君友乎。萬里孤臣。九載環命。百五十人中。獨某一身。雖銅面紅額。橫草裹革。亦當爲之。然某實病久處墓下。中於風濕。兩膝拘攣。每值陰雨。痛楚難勝。卽欲效虞仲翔持戟緩步。與馬相逐。無絲也矣。半生學問。盡不時宜。一日感知。自疑他徑。如不舍所學。再覩舊顏。浮藻柔翰。厭之蚤矣。姻翁巨掌霹車。已動天下。卒感平格。非自一日。當此。蝸蟾共沸之時。徐進。知人之說。使禮樂征伐。握之黼座。鐸鐘鞀鼓。還之書詩。瞻鳥跂兔。猶或可爲也。弟休矣。半百餘生。日就衰憊。讀書闌人。過目輒不復憶。卽使兩膝不痛。走及麋鹿。猶無當於殿最耳。元正俞旨。至二月杪始知。是時道途相傳多戒。此四月乃知無虞。繆遣一力。自引牖下。姻翁幸爲裁酌得達。并致謝相君。解其疎遲。實出道路。無偃蹇玩藐之意。使松桂蕭然。猿鶴不驚。雖百世九京。拜姻翁之賜也。前縻好爵。謝謝無量。

與張元之 此督師時作

兄翁之心。弟所素諒。獨不肯區區。無以自矢。亦欲終老巖岫。歌詠太平。而四顧陸沈。始生。無地。沙蟲。猿鶴。處處動人。長爲悲歎也。出師以來。凡四請從事。若薦口叔子野孔毅。趙游。張六君子。無一至者。危苦相棄。亦天下常情。恐朝廷有敵。屣之心。則不肯入關之日。不敢以此。洩君子。至於私心。日夕懸結。何敢忘也。自廣信來。如面牆九呼十咽。無一應者。看一二裨將。少少頓挫。以爲快樂。卽欲見吾兄弟。囊其寤夢。豈可得乎。初欲至饒州。直搗徽州之背。已勅諸軍士先取饒州。而饒州已復。既令入入進賢。東取盱江。西取豫章。而盱江已望風歸附。仁人之功。不勞破斧。王心戰寧。是可歌也。不肯蚤晚卽至東鄉。牌已發矣。俟休寧二小隊未歸。日夕至便啓行。無有滯礙。唯搗徽一著。尙須與兄翁熟商之。聞諸軍士異同互訐。深以爲憂。尙賴訓練。匡其不逮也。

與張元之 此隆武初立時作

元翁老先生。別十餘年。桑滄屢變。緬懷綠雪。等於蓬濤。嚮在炳藜之門。晤京山君。一詢動定。今春留都。擁篲相左。徒於典策。景此高山耳。南昌福地。古云從不被兵。而馮馮陵。遂使樟公驚此風雨。綠雪朱欄。亦爲二陵分其惆悵也。宗社至此。非我臣子高談之。

時。幸天未絕。明南陽奮蹟。今上以薪膽之心。蘊風雷之烈。文章性道。卓越於人。那那昭烈。未便扶轂。是亦高皇之貽謀。天作之勝事也。今卽位已逾月。而扶風寶融之書。北地耿況之甲。未有至者。是江南之無夷吾人才之讓。顧賀也。卽使明主欲呼渾濬以下。秣陵掃此。復我鐘簾大資。上游之力。不知先生有以教之乎。張詞林家玉者。膽智之士也。幸授以方略。并順長風而懷好音。

與姜燕及此隆武未立時作

燕翁閣下。板蕩之感。一遂至此。使瞻灌諸老。少憇鍾山。魚龍顛沛。未遽若是。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馬阮旣賣吾君。恐臨安更擁潞藩。妄云靖南奏捷。六飛無恙。至抵塘西。才議監國。使半壁餘生。竟爲猶且餘息。奔逃真豹虎之所。避食也。方今敝鄉議樹唐藩。一再奉晤。聆其言誨。當是春陵瑯琊上下間人。一往形迹。廓然霧消。誠得閣下忠誠。佐其千一。卽建武太元。出其腰胯耳。袁臨侯今何結束。誠囚此時。鼓舞餘左。順流東下。反敗爲功。猶染絳練。以爲旂常。銷辱金而鑄鐘鼓。非獨無跡。倍有聲光。唯閣下重策勳之也。僕與臨老交至深。但未審臨老今日所在。閣下幸竭晝夜之思。爲高皇留無疆之

祚。斯民受賜。是仲尼所傾心於微管也。臨楮悵然。不盡填膺。

三十四

與姜燕及此書作於隆武初立時

燕翁老先生閣下。自老先生行後。星河翻覆。不可復言。僕在留都三十餘日。奉嗣而出。裴徊胥江。黽勉與潞藩語不可了。而人已飲馬於西湖矣。今上起於南陽。與白水共兆。爲二鄭之所推戴。又好吏事。不喜飲酒。動遵節度。每談神京及百姓疾苦。則慷慨涕下。諸詔令批答日數千言。瑯琊宋高。瞠乎後矣。豫章盱江。聞亦失守。微管之嘆。寧爲敵鄉。敵人銳意。必在上流。想上流英賢。必無待盡之理。臨安士民。共殺貝勒。紹寧諸郡。櫻城固守。溫台衢處。蚤已同心。以情形而別。地利建大事者。不愁於仰攻也。老先生爲江漢人倫所宗。決忠定之策。通竇融之書。與機部。晉卿。二三兄弟。投袂應節。此其時矣。袁江洲汎勒。猶可及收。長武以西。人心未定。決王濬之勝算。振當陽之餘烈。牽帆踏車。豈煩顧慮乎。道途阻遠。未審江楚決復何如。必若金止希攄憤於新安。謝培原啓聲於東郡。強弱雖殊。鼓舞則一。必翻彭澤。以蕩龍江。洗其毒。告我孝陵。必在先生耳。毒已深。秋風已迅。鋒定則難動。亦古人之所歎也。徐德公前欲行請於閣下。臨發適已丁艱。

稍遲彌月。時不可失。爲之如何。惟先生垂詢。矜惠布置。慰我淵蛸。謝謝無量。

答曾叔祁 此宏光時作

叔祁兄丈。聞賣郭田。助芻藁。甚足以激獎昏氣。此如眞宰。有疾乞藥於秦人也。抑捧土以塞匏子耳。丙子之役。亦賣一宅。五百金與三十六人俱。及關蕩然。南揖而反。以此耗叔祁矣。而叔祁之心。膽饒著於天下。今南都立國四十日。未有徵募之專檄。議說紛紛。如顛躓夢中。起床無燭。牆頭相值。過此再十日。不知南中江風。波瀾當復何似。王茂宏顧彥先。擅其夷吾矣。于忠肅徐武功。要結人舌。以視時輩。何啻千里。叔祁觀此。能復不喟然興嘆乎。宋自建炎而後。尙有關陝荆楚。晉自隆興而餘。尙有青兗雍州。今茫茫海。岸一葦繫匏。仰諸逆弁。爲劉何韓岳之事。雖武侯張自昭。謂聾啞耳。聞賊得輜重。盡輦入關。焚掠燕都。騰烟累日。跡其所爲。亦黃巢仙芝之流。惜漁陽諸將。無田疇史慈一二輩。跟踉其後。如昨所傳王鐵山恢復之信。謬也。鐵山敗逃久矣。江上豎儒。乘暗取菓餅。懷置袖中。安知人堂構事。恨僕老且憊。又生吾鄉。載馳之詩。所自惱其婦人矣。前明二百七十五年。每每見之詩書。天人參半。十恆四五。後明兩際春秋。賴諸君子起而夾輔。

夷吾子犯何遽絕德乎。洪範歷中。屢說此事。想叔祁洞悉之也。前在羈庫作易象正。先於歷年十二圖。詳明此理。尙冀達人不惡其鑿耳。偶得一部。寄上請正。殘疏似可不刻。去臘游山。墜崖折臂。不獲與執紼之役。惶愧如何。今病稍可。但未能引重。無復匡時之意。統集樂藹。仰奉英風。臨楮慨然。

與錢中冷先生

此當是崇禎三年大清兵圍京師袁崇煥抵罪時作

中冷先生。曩在長安。讀先生書。得承隙照。領話言。於以悟損益。齊得喪。坐進有餘矣。既覩家學之源。瀾庭訓之敦實。上啓帝聰。下砥流靡。卓然振世。於古未之有也。某以微塵。託根灰溺。偶隨腐草。化爲蜎螢。每念宵衣。寤言顛倒。曾幾何時。而岸谷變遷。一至於此。君實策新法之害。見於數十年。龜山討致亂之繇。在於二十載。豈圖眉睫。厝火塗炭。今海內賢豪。蕭條垂盡。揮袂頓足。更有誰人。張德遠父子。差有意向。不足爲先生誦之也。聞南天末。聲息最遲。現今九月。始聞禍。加以魚鷹不親。郵筒告絕。遙指北斗。爲櫂爲槍。雖有遠思。不如其已矣。曩在津門。晤朱未孩時。孔賊未平。登萊方急。未孩曾議以舟師南出。威海不十數日。可奪其巢。心甚韙之。今去瀋陽千二百里。淮陽鹽徒。東江勁。

卒。聯絡可戰者。尙不下數萬。朝出文登。暮抵岔河。以鐘簷之靈。先王之算。坐而卻敵。猶搔麀竈上。但不知卻敵之後。更是如何耳。南直江省兵不可動。二東浙閩入援之卒。不過萬餘。尋常結疊。塑形了事耳。圖其奇創。亦在江東津門。登蹤維陽。合力看十數日間。爲先生延張仲食。此鱸鯉也。澶淵之役。畢仁叟與平仲謀之。已蚤。所以決勝。非藉王超石保吉之師。靖康之難。种師道與伯紀謀之。太生所以決挫。非獨唐恪耿南仲之弱。今事迫壞。羣賢無一還顧者。老先生身在輦轂。手持日月。左圖右方。幸與當世賢豪。亟囊此務。棄斂。騰而獲珠玉。是葛公所爲。致意也。南中兵行匆匆。附此空函。並祝加餐。

與傅木庵

此隆武初奉命督師時作

大地淪胥。魚龍顛沛。兩朝之禍。宇宙所稀。以崇禎宏光諸老所爲。累及君父。與懷懋徽。欽千古同歎。雖云天道亦人事也。吾兄先生出處去就。動與道會。悲憫以慰前朝。痼瘵以軫黎庶。守義不回。見險而止。要與上下分身。無所避之。聖賢易地。亦不過如是而已。弟初無當世之懷。以萍水之會。驟叶風雲。雖欲拔身。不復可得。初請出辭。亦謂閉門自守。終非要論。光武在潁上。不過三日。鄧馮在馬上。亦踰七年。以區區閩中。號召天下。無

復進理。恐諸貴人不寤。乃黽勉。自將。非曰能之。不得已也。今起義師。自兵自餉。經營百餘日。司農無涓埃之助。司馬有側目而視。一挫於婺源。再劔於休寧。損將於瑞洪。滯師於白磔。不肖之精神。心血。枯困俱盡矣。而闕內貴人。無有應者。今雖稍稍聞聲。亦靡旗相過而已。念台翁初起義時。心眸共戰也。艾千子之聚散如何。意欲其再噓前焰。督率不肖三營。敵卒鼓行而前。與謝鄭之師合。卽不能電掃豫章。但得收拾。盱江。捷進。賢東鄉之路。與孫之獬戴。初士遲觀。其變猶十得六七也。弟在廣信。獨當敵衝。敵以五百騎扼婺源。朝夕耽耽。與廣信爲難。弟不乘今日去之。後必不支。徐竹翁長者。坐不窺堂。要。是立品之士。艾千子卽來。與信州諸彥。未必相合。茫茫天下。若泮春冰。誰與安其膠漆者。閩中人。祇知金衢。是要衝。湖西人。祇理虔吉。路自七八月。約機部會盱江。而道路梗塞。凡四五書。無一回復者。在虔州得一書。亦未有實著理上半截未效也。趙秀才兵太少。爲諸部所輕。維夏參將可用。然兵亦新募。別有所屬。今出門過一月。不知其進退復如何。每一盼望。頭鬚立白。時時屬其發書稟報。若呬晷乙。無一諾者。然弟今亦糧盡。不能更過湖東。張玉笥方書田各爲魯藩。趨於虞表之際。熊雨殷。確然守田橫之智。

弟蚤晚欲過衢州。解其聊城。又慮婺源之掇其後。六飛雖動。不過在建溪之間。若欲駐蹕金華。則形勢截然在長江之下矣。南唐末宋復隔一層。吾輩區區何以自括。前有小疏。擬以廣信爲行在。東西南北各五百里。蹙居調度。圖進取以卜遷食。不在建業。必在豫章。若在金紹者。當裹足以入深山耳。顧日視蔭。能得幾何。兒輩寫年歷。安可復問彭澤菊花。聊以自老。來覓鉛山費家園。不知安未。問關山嶺水。搬運爲勞。念之惓切。

與傅木庵

此隆武時作

木庵先生。板蕩以來。敷天同痛。雖在跛眇之中。共懷起視。猶之昏夜。窮冬。幸觀雲日。枯苗望雨。不足以諭之也。今天子蒞極。已四五月。半壁禹甸。業已歸心。而豫章中上。獨爲所躡。彼此疑視。未有折筮而答之者。前屢有書。屬清江吉安諸君子。亦復杳然。未有實著。不肖單露關外。已百餘日矣。肘見踵決。無臂指之助。不肖在先朝。非有鉉鼎之據。墨若之恩。獨以天澤定分。曠雨難逃。淚下新亭。痛深微管。是以間關。蹴躡。呼將伯之助。賦無衣之章。而栖遲百日。歲聿云暮。未洗雲日。未開即云武林。鐘鼓非造次之功。而番君不出。樟公怪人。吾輩於此。俛仰王正。何以自處也。裨將夏孚先。前遣奉候興

居。此見居民喁喁。以先生不出。蒼生無所歸。命不肖行就教誨。唯爲高明開其壁畫。使不肖泉石有所歸老也。

與萬吉人同上

吉人兄。留都不能數晤。念西林月下。耿耿於懷。不圖今日追蹤無路矣。兄前不往粵西。亦自勝著。今日稼翁猶得高視虞山。不知吉人何以報我宏光者。不肖奉祀而後。兄想已出城。今日擇主。仰報兩朝。亦是臣子本色。伯玉之稱。君子管仲之稱人也。曾子括以三語。究曰。大節不奪而已。南昌破壞。聞兄毅然有恢復神京之思。祖劉溫陶。固是常物。知不足以難兄。丈唯鼓舞諸豪傑。及時進。豎過此恐不可動矣。新主在。敝鄉發軔。英略大類高光。乃似於兄有夙知者。此中潢潦。不足以容鯨鯢。能舉江右以清秣陵。舍吉人機部。晉卿諸兄。亦他無所屬。望也。草草據案不盡。張詞林予之者慕久。幸爲略悉。使得入告爲禱。

與尹去文 此隆武初作

瞻鳥逐鹿。所在焚如。而兄獨蕭條世外。了不經意。知所得之深微。旁觀之著勝也。不佞

蚤卜巖岫。而裴徊中道。適逢明主。亦欲拔足遠去。潛踪深山。數月以來。不能自脫。不知昔日何如。而耳順以往。艱苦方新。亦古人所未有也。士君子讀書。上不能比績巢許。下不能方駕騫回。而碌碌終日。與兵士對談。眞劉巴之所竊笑也。武林未復。新安又陷。雖浙東歸。一而湖上。又歧劉接之外。復有梁永。雖太湖漁人不關治亂。而潁川六日亦已云勞矣。不肖蚤晚。亦欲決去。謝此樊籠。昔人嘗云。邛原如雲。中白鶴。非燕網所能羅。今愧之矣。生平不以作官勸人。何況今日。知兄丈諒之審也。金華諸洞。入夢懷人。何處白羊。不逢檻觸。眞無一路。可謝方平。唯有惆悵而已。

與戴伯闇 此當是弘光時作

次公遠至。得讀惠書。父母之懷。朋友之誼。備悉情縷。弟以區區。冒難遠出。上爲高士。所誚。下爲宵人所忌。壯罔互用。不知其可。深夜綢思。眞自誤耳。仰面看鳥。回頭應人。不肖前途。可至臨德之間。又不知過臨德數步。可竟抵關下不耳。藝松課花。正足自樂。而碌碌衝寒。爲可已之役。破數金之產。求叩頭而歸。是可爲也。孰不可爲也。父母政績。被於梁山。戢寧綏柔。雖非吾黨。誰敢異言者。況在一脈。可自無間也。膠漆之懷。決非螻蟹所

敗。遲寬一信相聞耳。單車襪被。不致洪喬。弟行矣。明春事平。便可堅請還山。不然遊觀泰山之上。棲息天目之側。諸非所謀。

與戴伯闇此亦隆武時作

拜教事事真摯。樽俎訐謔。蘊於伏枕。良爲悵然。令得同床聞鷄。相蹴俱起。此必有以仰報明主。山川阻遠。我勞如何。德駸於諸友中。最有興助。然事勢如此。六馬朽索。無著力處。浙東阻於長江。豺虎所趨。難於爭道。江右闕其無人。呼谷不應。杳如號風。不得已從中道趨。新安冀一合力。與池太諸友共持輦。而黃澍作崇。一朝鸞鷗化爲鶴。從此天衢蹈若四壁。三尺竿頭無進步處。爲之奈何。讀書六十年。信道不篤。以爲明主決可中興。而一時人才消竭若此。■■蝦蟆相與爲禪。悔不從兄丈閉戶養疴。抱膝逃雷之穴耳。德駸至。欲再募諸子弟。直泝建谿。爲天子守此北門。不知往還。二月風景。又當何似。念此唯感慨。

答李太虛此崇禎末作

日夕想望年翁。當有書至。伏枕開緘。頓有起色。殊勝廣陵之濤也。悠悠者無足多談。降

辱而外。尚有倫慮一條。卽不能與夷齊方駕。何遽不及惠連乎。秋氣乃宜行旅。今卽屢請不放。雖嘉遜未到。亦自執政之仁也。聖天子前後釋諸累臣。俱在盈庭。意表雲間。以出。解澤霽然。尺五上頭。幾微可問。正恐諸憾無可釋者。當以僕爲狼毒之木耳。明明聖主。極意虞廷。不知何所負於諸臣。而諸臣負之若此。僕蚤歲學道。二十七始就青衿。於萬物無所憎惡。一日捨身。遂叢毒一至於此。人生火鼎烹煎之下。合有此番。年翁一世津梁。飛蠅營營。何及日月。僕之文章。卽不及翁。行誼優劣得失。亦吾寸心。何必與彼曹出口矣。當途伎倆。數種無窮。國家福澤無疆。決非蕭機所度。願年翁爲吾道持滿。道周猿鶴。毛羽甚微。深煩注意。不盡依依。扇上四詩。并祈斧政。

與劉晉卿此隆武初作

晉卿先生。契濶七八載。風雲岸谷。顛沛難言。四顧山河。誰復是者。先年在龍江關。得晤長公。執手道故。猶冀孝陵鐘鼓。照我離悰。今復已矣。擊楫渡江。蕭然無侶。拔刀砍案。誰與晤言。新主幸在儻鄉。英姿天縱。終日批答。常七八千言。昔人以不飲酒勤於吏事。謂邁高光。想或然耳。不肖碌碌。因人成事。自以儻鄉僻阻一隅。非復用武之國。而主上慨

然欲投袂而復神京。指顧廓清。非吾晉翁誰與任者。誠得臨吉之師。七八千人。鼓番君之靈。與胥濤相應。此可暗叱而走羣。不必清嘯吹箎也。不肖老矣。想念林阿。無有坐處。江東父老。又怯懦不足。與圖今亦稍奮。共賦無衣。要其肯綮。終在上流。晉卿念累世之澤。與燕及機部鳴此義鼓。孝陵鐘簾。實深佇望。瞻雲覓者不在敵鄉矣。敵衝門中張元之者。以典試行。實從晉翁商此大業。幸披底裏誨之。不肖亦望垂緒論。以報涓埃也。前書想已達。未悉。正發函聞。已借重司成。幸可惠然慰敵鄉士民之望。并爲海內開此薪樗。臨楮惓然。

與揭緝止隆武初作

緝翁先生。念疇昔之雅。如誦都人士之詩。邈不可即。卽欲坐白雲。想清風。披薺訴荼。豈可得乎。烈皇之逝。茂翁云隕。雖云在天。終焉墜地。今年五月。如何可言。狐鼠蚩蚩。破我神器。徒云天運。如何不哀。幸我今上起於南陽。奮翼閩海。浙東嶺南。已悉歸誠。今唯虔吉江袁。尙隔雲水耳。海內賢豪。想念高祖廓清之業。累世衣冠。收髮結衽。卽在草萊。亦當一奮。而三月駒隙。載馳無聲。許穆夫人。遂成絕物。不知異時。何以對越天上者。此中。

舉。出。師。屢。奉。明。旨。而。建。溪。至。衢。水。動。須。一。月。錢。塘。越。京。口。又。歷。二。旬。必。假。鄱。陽。之。力。  
順。帆。踏。車。直。抵。秣。陵。此。杜。預。所。紉。心。於。王。濬。也。先。生。一。代。崑。崙。登。高。而。招。所。見。萬。里。如。  
弟。某。輩。醜。鷄。耳。直。以。今。上。英。明。附。雲。逐。尾。逾。月。以。來。無。臧。宮。馬。武。之。能。而。發。鄧。禹。耿。純。  
之。論。是。後。代。所。掩。口。而。笑。也。張。詞。林。家。玉。者。秀。美。勁。挺。有。子。房。之。風。人。固。不。可。以。貌。竟。  
也。崑。以。試。事。來。請。評。議。幸。善。圖。之。入。告。我。后。拜。賜。多。矣。

與李君翰 此督師時作

君翰先生。再得書。知垂念之篤。行人迅去。百事蝟集。艸艸失此。以爲卽日握手。而鉛山  
之從。四日不能具一夫。此間全盛。二百八十年。而風鶴之餘。蕭條如此。又安論諸兵革  
控。愒。之。地。乎。歲。聿。云。暮。江。漢。未。清。而。荷。戈。共。事。者。日。走。一。里。不。知。何。日。能。靖。中。原。之。悲。  
嘆。也。此。中。四。千。人。得。一。月。糧。踰。嶺。涉。江。以。西。救。新。安。東。收。吳。會。已。有。豚。蹄。篝。車。之。笑。而  
談。者。已。似。爲。多。卽。欲。定。數。月。灑。掃。孝。陵。當。使。百。毅。千。單。轉。饗。而。爲。之。猶。愁。其。不。給。也。月  
翁。不。知。何。時。可。晤。今。日。人。情。又。似。鬆。於。曩。時。過。此。泄。泄。誰。更。相。念。者。坐。鉛。山。三。四。日。唯  
友。蠹。過。從。深。以。不。給。爲。嘆。周。瑜。捐。宅。糜。竺。指。囷。眞。爲。千。古。曠。事。矣。信。州。徐。自。定。佳。士。也。

見其書令人起立。鄭長公頌復缺然。千惟致意。過小日便過玉山。不敢以行色累諸貴人。唯吾輩圖之也。

答朱平仲 此當是崇禎末脩墓時作

潭中得晤玉山。暉映小時。便使頑石。俱生眉彩。兄從五百里覽輝鄰郡。弟亦三四歲一至長干。尋常往來。遂成奇邁。比以內人抱患。再至丹霞。兄已翩然遠隔雲樹。忽逢梅使。并拜好音。綢繆金錯之。文扶垂玉。薤之字。一誦瑤章。十起言咏。自有此道。以來。伐毛洗髓。使東家吐靈。殘檜噴蔓。頗有名賢。爲孔氏開面。自然與契。向若多聞矣。吾莆靈秀。拓於高深。比年以來。雄文層發。會長修之拔峭。徵奇。顧盼虬姿。管城揮汗。足爲雲雨。吾兄之開明選理。破俗成倫。卓然自名。了非鑽仰。雖仲。豫章。雲夢。集聲。布牙。未能酌其餘瀾。施於浙。漬。又何云承。其流。而揚。其波。乎。弟荷鋤初釋。筆研奮焚。早爲飢計。不獲湛心。比見諸賢。如想鉅鹿。往不可追。聊復已矣。素前文書。名位自天。非復勉力之所能奪。惟欲以頑鈍空無。漸證諸地。高排老佛。下刷吾道。猶遠畏來多。近忘老至而已。嚮與會長脩約作數語。未能。窮年以來。負土披榛。無一寧晷。重逢雅教。如命疥駝。負素王殿。卽云豈

敢猶以爲元矣。

與楊文驄 此隆武時浙皖破後作

別台翁後。岸谷遂如許。蒼蒼難問。所信者高皇功德。決非。之所能傾。新主神明。決非。瑯琊昭烈之所敢望耳。武林壞已半。載竭江東之力。圖之不過盡此天塹。新安既破。南國之肩脊。就頹。若復守其前規。截山指水。不敢出頭。半路恐江漢常武無詠歌之日也。勸征大疏及導魯藩啓。朗朗乎揭日月行之。昨亦有上藩啓。草率責其鄙陋。見大篇乃憶鄒枚之未開達也。南都王氣發於信州。以抵徽歙。今六師若出。必須先在信州。若駐蹕。寶婺又成偏枯矣。僕出師已三月。隻手赤身。自圖兵餉。所到之處。如觸牆壁。不徒不寢。又齟齬之。太史慈。田子春。一生獨立。究成何事。徒爲知己所悲。要人所快而已。蚤晚入新安。補此破釜。如不可賁者。便當休糧。拔身猿獠之路。不敢絮絮。久負王家。唯尊喬梓。努力千福。

與吳梅谷 此南都初破時作

八九日矣。見諸公規規兵饗。觀鼠竄問事。真是悶人。兵饗固是要緊。然兩朝敗覆。何關。

於是祇是朝野無謀。人心坐失。耳今談收人心。則惴惴失馬。阮之心。談羣策。則懇懇欲借朱袁之謀。此數人者。財盡手空。猶之獨夫抱頭逃死耳。借其鋒剗。徒爲羌■拒名祖臺必任此事。祇以聯絡江浙爲要著。江右爲天下腰。膺人心所萃。在燕及臨。侯機部三兄能得其力。併出信州。則彭蠡鄱陽之水。可以盪滌龍江。江左爲天下眼。目人心所萃。在急臺世培。霞淑。臥子。數兄能得其力。并達姑蔑。則嚴陵蘭溪之水。可以下捲錢塘。祇此兩著。如碁有兩眼。鳥有兩翼。去一不得。祖臺任此兩事。其功千百於兵車。此中好作異論。動以門戶破人國家。談念臺辛嶽。舌吐三寸。昔周亞夫得一劇孟。尙如得一敵國。何況天下名賢。且彼必不成。徒爲名耳。如馬阮。進至未孩。坐大則江左。右必無一來者。以宏光之舊局。散中興之新猷。可頓足而嘆也。僕思此事。決之出師。葛侯之志。成於李嚴。周陳之勳。定於許鄴。誠得調度有人。則不肖當鼓胥濤而上。即不然。亦決計歸耳。學顏閔不成。乃就李長源。脚下生活。可悲也。前月與張玉笥約募兵三四千。尙在東陽。玉笥聲勢盛於未孩。得其纏絲。又少唇齒。可作數函。懇其共事。浙江一二門生。多有不憚折骨相應者。然招呼之。又是一番門戶。坐此兀兀。看人闔地。枕子相拋耳。江山知

縣李日煒者。甚得民和。有國士之風。今日江山能得死力。亦可當五千之師。祖臺幸振拔之。此小關第一要緊。甚則信州用鄭兄也。

與馬騰翁 此天啓六年丁母憂時作

騰翁年寔。治行已就。漢室二康。相望非遠。每從鴻寶。遙讚星微。知我同心。蘭體不隔。邈又敝友。亶洲花鄰。慈水石匱。寶林東西相望。而某以鮮民。寄生廬草。北眺千里。羽絕鱗稀。長與松岨。瀉其雪涕。又安敢從天上。嚶鳴道。蛩吟之素乎。去歲出都。先鴻寶歸。故不遑致書。子舍纔十月。而北堂色變。不孝半百。尙爲呱呱。今未抱子。遂失所恃。依依空山。四顧幽閨。誦子路之言。感知己之誼。從今以還。推食解衣。亦何所奉。而需茅藥之致乎。已矣。撐柱一世。須大碩人。鈎陽華容。聲業爛然。同畹美香。佩之肘下。間通金玉。慰此蜚音。諸唯興居。清豫萬福。

答韓寅仲

夫以鐘來齒。已發從容之聲。使風遇簫。即泄琦玕之韻。故流連之作。無迹於孤吟。而要會成篇。邁倫於復部。庾子山之過北。唯攜枯樹。迨其反載。僅讚韓陵。平原之入洛。亦僅

百篇。審等末篠。刪餘十作。信行遠者之刊。轄而觀多者之取。少也亦自目。厭窮奇。願隨所好。陶公之重行舟。而掩寶井。季倫之珍紛。而碎珊瑚。百里青牛。箭端取炙。千年白鹿。方寸成間。豈非其意有所存。故其言之獨雋乎。寅仲先生任雕出質。絀雅爲騷。萬壽之賦。旣虛。五餌之陳。未續。受裁半錦。薄噴全花。康莊狹路之餘。同嗟驥蹏。短檠長枕之外。兼嘆鴻飛。側其林風。長無靜樹。當年執輿。孰能忘乎予心。上閣吹風。又何資於簡末乎。

與方仁植隆武初作

仁翁時事遂至此。高基袖手。寧當冷眼。不開袷耶。新主英明。夔邁千古。起於南陽。爲高皇九世孫。又不飲酒喜讀書。動遵法度。精於吏事。以乙酉建元。四同光武。此可以鎮定人心。遠邁瑯琊昭烈而上矣。仁翁能令密之起而仕乎。已極。徵管。屬誰。拔毛。放頂。大家相視。過此。五六月。著脚。難舉矣。江右諸豪傑。杳無下音。臨侯兀兀。爲左兒所羈。無有動處。燕及二雲機部。皆已過就。閩中可與共圖者。獨金正希耳。方慕庵不知何似。許夫人之詩。難以誦之。男子也。不肖蚤晚下浮梁。直趨蕪采。與正希慕庵共問秣陵之業。

誰當起而桴鼓者。仁翁熟察彼中景略。竟如何。反手拚飛。欲成朱序。而黝闇如彼。爲千古唾笑。狗前承後。何以自存。天水亦賢者。鐘鳴星落。與虞山同夢。不知何法使寤。寧當令僕折箠笞之乎。黃斌卿水師三萬。蚤晚上鎮江。何以聯之。令不讐期。此時念密之握手不可得。老而以狂疾受賞。是古人之深恥也。爲恥有甚於狂疾者。如何如何。

與祝一之隆武初作

一之兄來冊。愈中竅會。知靜。照之淵。微勝於旁。觀之袖。手也。光武六日。而出潁上。大禹三年。不過其門。此皆大神聖事。非凡所窺。天子屢懼出師。而平鹵堅守郭憲之論。拔刀斷朝。以尼乘輿。亦猶之吾徒顧盼躊躇。未有一是耳。上郊社已畢。江漢常武。於是可歌。一之又方在姑蔑。不得過信州。誰與平坐致雲臺之上者。正希不濟。業爲圖所殺。子弟厮從。亦已喪盡。如黃仲霖乃爲鄉人所僂。嘔強更有何益乎。不肖區區。如羣羊。徒勞鞭後。今躑躅已盡。前後深谿。而鞭者不已。竟將安歸耶。浙東諸友。惟倪家諸從。相信最深。餘俱入魯藩之籍。今時事稍定。擇鳥之木。不假裴徊。觀其翔後矣。劉即馳去。恐此法非所以處一之也。尹去文高臥方堅。不肖亦蚤晚請告。得歲暮還山者。眞縱壑游魚。且怡。

然不顧大地之爲燬金也。

答戶兵二部會議

此崇禎時作在孔有德等叛後  
故有衛律死後亦無中行之語

頃以兵餉屢絀。煩經國大慮。用集思兼聽。甚善也。愚不佞。謂天下之患。決不在於兵。餉。卽一意兵。餉亦宜伏樽俎。探其要領。決不宜揭國以兵。餉爲事。愚觀集議以來。旣二年矣。帑發則人共議。兵帑盡則人共議。餉又不得已。則俛兵以就。餉俛餉以就。兵衷損相濟。如此而已。愚觀今日之議。道謀匪邁。自屯田鼓鑄兩者而外。有無所從議者一。有不容議者三。有議之不必重議者五。有議之未可驟議者四。國家之費。出浮於入。常百數十萬。自嘉靖來七十年矣。而至今始晤。晤而方救之。加賦則源已竭。節用則流未止。此無所從議者一也。無所從議而必求之於上。省服御。挹供奉。以先天下。然後以清內侍。汰百官。定中涓之役。約文武之數。使熊羆。貔貅。皆喻上意。而一於節儉。則其道已大。此不容議者三也。不容議而復求之於下。則百姓已困。地力已竭。將重鹽鐵之需。峻贖。緩之。令置武功之爵。擴關梁之稅。廣輸粟之例。則其事已微。前世所棄。議之不必重議者五也。不必重議而復求之。忍眉睫以需事後。則將發禁藥之未。募開中之商。丈隱沒之。

田實戶口之數。慎核攷課。以一之於守令。則其利已紆。未可驟議者四也。故愚以爲今日之議。則皆道謀也。自往歲以來。加派繁興。至於輿阜奪養。士紳編賦。則亦已極矣。而猶且不已。無問叵測。即慧黠中臣。持片楮責諸當事。謀餉無狀。將開莊山。取神宗舊物。諸當事者。亦將何議以應之乎。國家之制。以戶而計兵。不以兵而計戶。邊疆之制。設兵以衛食之窮。不設兵以絕食之竄也。古之治兵者。畜百年之兵。以食一日之餉。其治賦者。畜百年之餉。以供一日之兵。事已闕遠。不足多談。然而搶攘之際。賦不加足。兵無寧載。輿師百萬。動數千里。不至乏絕者。何也。凡用兵之道。必定爲攻守之勢。度其主客之宜。程其歲月之數。慮定而後用之。則其事不囂。而其功易集。中人之家。治十金之屋。成畫在中。遇風雨。苦蓋之不蕩矣。千金之家。治百金之屋。無成畫於中。指囷而役。困盡而役不繼。乃使匠者削其榱桷。陶者小其瓦甍。細大相雜。以自爲便。治者雖更霜露。無復寢處之日。愚觀今日邊計。不汰將卒。無當於治。汰將卒。亦無當於治。不汰將卒。則餉不給。威不立。汰將卒。則餉亦不給。威亦不立。不汰將卒。而餉不給。威不立者。持頤而裹足。急則有鋌。鹿走險之虞。緩則有喪。馬求林之事。汰將卒。而餉不給。威亦不立者。勢結而

不可已。成則有操豚。祝車之誚。敗則有掣肘。工書之慮。故由今之兵。徵今之餉。雖左持。卒。右量金中衡。而均之。猶掬塵土以填廬山之壑也。故兵者。審勢度宜。立數稽功。而後用者也。無一定之勢。雖羿矢所發。失於犖牛。無一適之宜。雖百丈之材。盡於蟻蛭。無歲月之數。雖累世所畜。可一朝而罄也。故兵有三等。餉亦有三等。敵有緩急。因利而制之。卒以一卒。而當三人之用。則以一石。而當十二斛。故有屯守之兵。有攻戰之兵。有游徼之兵。則有聚糧之食。有因糧之食。有輸糧之食。屯守之兵。食於聚糧。屯與糴半。其勢距年。其宜百里。而趨三四百里之內。其數三軍。或六軍。七八萬人。月食二十萬斛。踰年而功可立。任峻羊祜郭元振之徒。皆用之矣。攻戰之兵。食於因糧。已與敵半。其勢距月。其宜千里。而趨於四五十里之內。其數或一軍。或二軍。一二萬人。月食五萬斛。踰月而功可立。虞詡度尙馬隆之徒。皆用之矣。游徼之兵。食於輸糧。賞與餽半。其勢距日。其宜百里。而趨於數十里之內。其數或一師。或一旅。二三千人。月食萬七八千斛。踰日而功可立。皇甫遇張齊賢之徒。皆用之矣。用此三者。其數不失。故人無春糧之憂。婦無口口之嗟。急召之可赴。緩弛之可散。今聚四方之人。實一面之地。守者無土著之籍。戰者無遠。

鬪之氣。行則無朝暮之程。居則無井伍之繫。棲遲歲月。猶且鼓之如求。亡子雖仲尼爲帥。七十子從之。一年而外。猶將散而吳楚。離而齊鄭。乃使椎埋屠狗者。守俎豆而讓舉。七則不亦難乎。故留處者。聖人所大戒也。留處之寇。食於外食。窮則退。退而剝。在膚髮。留處之師。食於內食。窮則進。進而剝。在於腸胃。古之治兵者。不憂有三年不克之敵。而憂有三年不繼之餉。不憂有三年不繼之餉。而憂有三年不制之兵。充國旣出金城。上田簿議定矣。帝猶問曰。如將軍計。鹵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又曰。期月而望。期月者。謂今冬耶。謂何時耶。永初之中。西羌屢叛。十有四年。用費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給七年。用八十餘萬億。段熲自請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給五十四億。而諸羌悉滅。故古之君相。其於攻守主客歲月之數。則未有不蚤策而詳講之也。攻守主客歲月之數。皆講之。故不復持簿。而號烏有之士。不復畫圖。而摸蚌蠃之食。今以執事之意。度邊上之事。即使不。不死。叛賊未誅。一矢不加。關上之師。能縮十萬。倚盾而臥乎。即使亦死。叛賊亦誅。遺孽狂穉。不揣譟發。關上十萬之師。亦寧復可滅乎。即使元昊歿後。亦無諒祚。衛律死後。亦無中行說。西乘暇。而請廣寧。海上乘急。而請四州。

邊外之邊。塞內之塞。亦寧可暫已乎。又使西關不請廣寧。海上不復四州。島外關門。曠七百里。厲聲號跳。得復相及乎。且使海上欲取四州。關上不出廣寧。關上十萬。不得之廣寧。海上數萬。獨得之四州。僑據一日。得復安枕乎。故風雨者。崇朝之勢也。陂池者。歲暮之利也。堙陂池而仰風雨。長風雨以決陂池。晦昧之事也。然且蘊崇一方。突發則四顧坐廢。故此五者。天下之大疑也。疑而持之。終歲不決。乃以棄而爲取。以牽而爲制。僥倖數年。敵斃則天下無事。此又方今之所無有也。自軒轅以來。則有土宇。有九地。與人尺璧。不與人喉吭之勢。無故而棄六七百里。以與敵人。與則不計。而曰我將欲取之者。此自古所無。而宋人則用之。自三代以來。則有薄伐。有築城。大則有犁庭掃穴。小則有防禦和市。無故而越六七百里。以戲軍士。制則不敢。而曰我且姑牽之者。此自古所無。而今人則用之。故此二者。天下之大祥也。祥疑者。古人之所惡也。禁二祥去五疑。今日之決務也。以天下之大疑。行古今之大祥。棲遲歲月。而莫之敢議。則所謂議者。又將安始乎。故欲治兵。則無爲不可結之兵。欲足餉。則無爲不可繼之餉。欲汰兵。則思有不終汰之兵。欲省餉。則思有不終省之餉。啄鳥不澤。吠犬無威。以愚所見。欲斷諸論說。畫一。

定之計。圖三年之事。方今新餉卽絀。本色至者。猶二百萬。足供十五萬之餉。新兵卽冗。隸兩協者。不過十三萬。祇當百六十萬之食。因而裁之。以爲三等。屯守之兵。取於畿近。狎水土者。授之耕地。半其廩食。倍攻戰之數。使各分里。以里爲制。急則徵其全力。緩則使自爲食。是不過七萬五千人。而止程課於一年之外。攻戰之兵。取於四方。狎湯火者。乘之隘塞。倍其廩食。半屯守之數。使各從黨。以黨爲制。急則易鼓而進。緩則易解而退。是不過三萬七千人。而止程課於彌月之外。游徼之兵。取於主客。挽犀追馬者。逐草慮無。參其廩食。伍屯戰之一。使遞更爲制。屯急則以衛屯。戰急則以衛戰。是不過萬八千人。而止程課旬日之內。是則不出十三萬人。歲食米百萬石。折色半之。覆百萬金一歲之內。而芻藁糧糗當齎器用俱給也。馬服君曰。齊韓相方。無二十萬之衆。不操刃而刺其下。王翦滅荊。非六十萬不可。夫以二十萬六十萬之衆。九月而碎韓。三月而蕩荊。士各負糴。月四五斗者。於今月食十餘萬金耳。烏在其必百金之士。千金之餽乎。且必百金之士。千金之餽。破敵而違霜露。五六十萬之師費。豈止今三年之食哉。以爲時。詘而不可。則不如藏形而舉。贏我怒不先。則夷憤不始。我鷲以靜。則夷口不動。取我之物。

敵莫之敢爭。制敵所不及。敵莫之敢奪。以實而馭。虛因聲而見。實則虛固。而實存。實積而聲不絕。故禁祥而去疑。度勢而審數。此兵餽之至要。不可不察也。及今之時。一掃諸餉議。定爲兵制。俟今冬後稍稍移屯。以就草生之地。不出三年。海上之遠。皆反於河內。不動十萬之衆。收百萬之粟。而當五六十萬之師。因以北撫諸部。南聯四州。因河爲壘。因田爲渠。因遼人。以塞遼塞。雖使中將御之。可掬盆水。以灑遼前之市。失今不制。挑構半年。音盡伎窮。牽復必絕。牽復必絕。則十載不決。以十載之期。頓二十萬之師。雖鑄秦山。以爲金錢。猶冰釋而火鑠也。牛馬之馴。牧夫之力。竦怒偶觸。則瞬息突發。誰謂不及牛馬之力哉。弋獲飛蟲。維執事幸垂察焉。

與鄭將軍

此崇禎時作

聖主英睿卓出千古。諸臣奔命。少得當意。而崇階隆施。懋功懋賞。麾下諸大僚所不敢望。天祐皇家。烽火海驚。旋即撲滅。使麾下以李郭之才。韓岳之忠。滯於漳嶺波濤之下。令得一當。度狼居勒燕然。與匈奴相遇。雖衛霍之能。豈足多乎。程正叔老儒也。思觀垓下之戰。盧懷慎酸生耳。嘗著銅面與突厥角逐。僕今老矣。數年前膽骨未挫。氣志相勳。

尙再疏請纓。一理江東。再圖宣大。而茅葦遇風。不復可振。鷓鴣繫枝。巢卵俱破。至於折脇剝膚。饜鷄槽豕之不若。然終不敢有怨悔。盼視君父。方今寇漸合。鞏轂浚驚。四方援兵。度不能四五萬。皆逡巡西道。思度河北。出紫荊潛詣都下。無敢泝清德從景滄直上者。朝廷思間道之奇。以霖霖翁節制登萊。與大將軍共濟。呼餘皇。出旅順。搗瀋陽。此搏熊取子之智。用之必效。然懸師萬里。遠襲人國。載馬上車。踔泥出岸。豈得如三國時。謀洩香渚之事乎。以僕料敵。用師不過強萬四。持重不敢遠出。其牽制寧遠守遼瀋者。必不盡撤而西。唯諸台吉跳蕩及巢孔二三叛將。知我虛實者。相率鼓舞攘取餌耳。誠得南兵萬餘。與兗濟之師犄角。直出挫其前銳。則真保香阿之策也。缺

與鄭將軍 此弘光末作

適劉舍親有南郡書至。稱南中之望塵下。猶楚人之望葉公也。黎總戎六月南來。述在鎮情形。已大不測。計天下男子。赤心青膽。一意奉朝廷者。獨塵下耳。而又以盛名厚力。讐服一世。俯視左良玉輩。猶腐鼠枯蟬。直以莒帚汎除之。不煩遺鏃也。李大司馬。方今偉人所號召豪傑立應。擬與南郡諸紳。擊牛醢酒。以俟塵下。塵下但呼帳中健兒一二

千人坐鎮京口。遣青雀小艇。飛入馬當。云大將軍督水師朝夕西上。彼輩望風隕角耳。天下事勢。固有力量而功倍者。如樓船出登萊。節長力緩。雖有三千不當五百之用。今得一千渡。彭蠡可當十萬之師。且令塞上斬。取通侯。如登高山。猶煩拾級。若從江中揚航取左師。猶撥之也。且又以是取金印如斗。不煩勞師燕然之外。而使不肖無拉脅折脛之苦。雖削藍鬢爲勁弓。改筆鋒爲銳剡。猶當爲之。况負英傑之名。受朝宇。隆眷爲天下之所利賴者乎。月初聞有三十餘艘。弄兵潢池。藉檣櫓之靈。已朝夕潰散。此沙蟲區區。直以麾下諸當郎制之。不煩神力。至如爲天下救蒼生。護京陵。取叛帥頭作勸杯。非大將軍親行不可。僕亦桑梓也。寧不爲桑梓根本。慮顧神京之患。有急於桑梓者。當舍大圖。細不獨爲副雲雷之望。直取侯封。壓服天下。爲吾鄉盛事而已也。黎總戎以李司馬書。必爲麾下陳情勢。惟麾下悉心圖之。臨楮神注。

與黃東崖隆武初作

出門以來。擬有此事。裴徊江上。凡七十日。而岸谷變遷。碌碌因人。幸逢英主。雖爲宗社。亦桑梓之故也。矮柱支天。不知所底。破垂成之顏閔。溷未就之桓文。念老先生與八公。

眞如楚人之望葉公。今已舌敝唇焦。面齒俱垢矣。履之六三。挫馱甚煩。賴二老委心爲國。殿下六轡在手耳。此時振頓。雖九亮十導。未保全濟。而使衡山老樵擔荷。其間可歎也。已。即日乞休。雖覺太蚤。然大計稍定。兵農周舍。概不相及。去之晚矣。不日過清源。黎鼻白頭。舊面目想猶可辨也。呈復。

與張鯤淵中丞 此亦弘光未作

溝壑餘生。仰沐日月。勉振聾聵。以拜聲輝。雖在顛覆之中。如攀扶搖而上也。長安過荷注存。噓枯吹沫。使白骨復起。今甫下車。而台使儼然。光賁草萊。尊教鄭重。有彼姝曷告之意。非瓜杞所敢望於天章也。時運波頽。撐砥不易。藥方未試。秦越見靡。若續之。邱報無處。開懷莫往。莫來之。飄風但瞻。項領雖有。肅心何以。逮乎維桑海上。比復弄兵。出入天吳。非人所周。陽侯有辟兵之符。馮夷進護身之策。度其事勢。不得不爾。然使頭呼踵。鮒號河積輕之數。爲臯雄所窺。亦非有心者所忍出矣。十載以前。屢伸開洋之說。得數萬金錢。少紆仰屋。而當寧疑其扞禁。縮不出手。今欲指梅作酸。畫壁取藏。誰復應者。即如去歲。收沿河之撫賊。使屯塞下。驅臨清之傑帥。令救錦寧。亦不應。搪沓至於

今日。今無復足。追者。惟是古人。寓兵於漕之法。今尙可行。截漕爲饜之機。宋甚大失。誠能慎挑旗甲。精辨糧艘。則東南六千艘。尙得七萬人之用。何必召募近啓。擄遠爲盜。資乎登萊。天末爲鵝爲鸛。水澤所嬉。王正尙未渡江。誠得一疏。留爲江淮阨塞之用。免至紛飛爲精衛之填木石。曾霖翁心手可資。亦遠鎮登萊。誰當沂長河以開青兗之路者。子瞻有言。聖智。馳。驚。而。不。足。以。今。之。勢。雖。管。樂。馳。驚。猶。太。行。鹽。車。之。屈。駭。耳。也。曩時嘗聞鄭師損賞六萬。得長鬣三千。今以二千覺。損十萬轉輸。何所用之。清源蕃徒。藉藉嘯聚。南安不軌。聞已漸入仙遊。凡此蛇虺。祇得賢守。令銷萌於先。整頓於後。可次第爬梳之耳。一付於劍楯之士。尋藥補瘡。必無完肉。今漳南山中。亦蠢蠢欲起。百十蟻聚。剽掠旁午。兵士所向。得失相當。誠得子產萑苻之意。行以潁川伍長之術。絕其蔓延。可省異日斧浙之效也。自孝廉計偕還。駕以來。射聲聞風。日益猖獗。非得牙纛。信立州縣。刻期會剿之令。以得渠。脇之法。行之。恐過百日。不復可治也。頃晤黎總戎延慶者。云出老祖臺門下。持李茂翁書。云欲藉祖臺力。勸鄭將軍入自疏入援。此不過欲借高敖曹名字嚇小兒耳。威鱗豈敢離淵。以僕度左師奔敗之餘。爲諸闔所輕。必不能遂取安

慶亦不敢揚帆東下。南都名賢所聚。熊壇老諸公。提挈於內。劉良佐諸將。巨囊於外。漕捐資。尙支歲月。吹篴假嘯。或改鴟音。神烈精靈。鼓吹風鶴。豈可令鼻眼異常。睹京華之動靜乎。黎兒欲僕作書。亦已達一函去。徒令人思殷擬劉。掀其皮袴也。自儲軍胥。不過開洋百一。南都百縣。省朝覲之費。可得三十萬。伏龍鳳雛。在在而有。相與揮汗振袂。不減風雨。如必假淚於江神。檄波於海若。恐安期填海之金難成。秦皇驅石之鞭不效也。去臘有勸自疏入援書。已先茂翁獻其媿拙。今茂翁又云爾。乃知措大不異人意。老祖臺精思繞座。洞見垣方。寧別有砭石。發其膏肓者乎。三吳重地。留都關係甚鉅。茂老未到任。想未知諸賢擘畫。又不知鄭玄岳得尙駐脚不。四海螭蟾。密勿淵深。輿言輟餐。唯有隕涕。坐墓下濕氣日深。脚疾大作。出戶倚筇。不能跨立。仰望長風。披函細繹。

答郭叔子文宗

此崇禎末作

臨別晤言。雖展一日。未罄瞻依。恍惚之餘。再披鴻集。包顏吐謝。列錦映渠。復睹芝宇。天下若無文章。誰復挽天河。洗人懷抱者。握筆三十載。無寸楮隻字。可傍韻林。驟入寶山。親沐玉液。自媿相去。直可萬里矣。悠悠世道。不復多談。祇拜三言。愈增遜闕。大音寡和。

雖陽白不異於巴人。元氣能調，即雨霰殊於煥日。想斗柄別有商量，非星辰自爲激射也。獻賊西捲，全楚欲傾。左師東窺，大江如簸。天下之大憂不在馬，又在揭竿擔荷。世務全在明膽，每念勝風，卽噴墨花爲江河。驅文剡爲龍豹，猶或可爲也。國歷綿延，逾周倍漢。魚狐之輩，謬謂割據可成。縱橫復覩，當有格臣出而驅之。弟某頽潰之餘，百節盡見，歸首丘隴。拜賜已多，無繇倚筇，更走虎渡而外。知祖臺恕其迂謬也。武陵英風，未可再紹。綿竹偉伐，不易重伸。都可付之夢定，待彼鷄鳴。但慮兩階更當舞其矛戟，不復睹簫韶耳。家去清源不五百里，垂老未涉。今陳石榻，以當臥游。珠玉盈前，何方置礫，亦當與玄子商之。大集跋言，尙圖少日寄上。今方艸艸，日事舂鏹，爲給事吹簫，并當恕其疎慢也。文宗不貽書紳林，已著故事，每承破格，無任旁皇。

答周仲馭儀部 此弘光初作

仲馭先生。天步至此，無血可泣。誠使燕薊不復，襄郢長淪。雖使奏茂宏之功，紆周顛之勳，豈可得乎。生民有主，社稷有奉。此卽吾君。操異論者，當與衆共討之。然立國旣數十，日未有渙號規模，何以震疊天下。諸公果能脩樂管之業，奏鄧耿之勳，今當與千古共。

推之。悍帥在外。強敵在前。衆論。嗚嗚。訛言。日起。保長。能與。于忠。愍。爭。烈。亦是。重。明。勝。事。也。鄭。立。老。饒。牧。翁。乃。不。見。推。此。亦。塞。翁。之。福。索。靖。銅。駝。長。笑。人。臥。草。耳。江。南。七。省。撫。按。遂。自。安。臥。吳。越。生。心。生。死。如。何。興。元。詔。書。順。昌。旗。幟。兩。者。爲。末。世。之。鳳。麟。不。知。誰。當。鼓。之。者。楊。機。部。金。正。希。要。當。使。人。約。之。建。業。支。持。能。過。百。餘。日。省。諸。牽。纏。尙。可。千。里。也。感。慨。無。極。臨。風。依。然。

### 與杜郡伯

畏友劉魚公者。艸莽之鸞麟。人倫之喬肸。方今郡邑。罕見其儔。昔孝標之稱劉進。爲昆玉秋霜。任昉之問士深。若鼉鍾探寶。擬之履丁。未以爲過。加以性敏多通。志敦維篤。行無越矩。思不滯轍。是能撰結鬼神。糝糠流俗。守其志行。立化爲通。分其才藝。千人足給者也。某生在遠裔。矢志孤特。於世賢豪。寡所識取。晚交履丁。如飢得芻豢。寒被纈纈。自以翼微羽輕。銜負無力。又當末流風潰。鑄金爲顏。閔連錢。作禹稷。泣血相明。無有信者。必使身。在。岸。上。下。引。舟。人。吐。蘆。薄。之。寒。灰。吹。上。谷。之。溫。黍。亦。已。難。矣。而。親。知。渾。與。以。此。相。謙。讓。子。長。之。意。任。安。所。非。季。良。之。風。袁。閔。不。及。謂。之。何。哉。今。運。際。通。明。俊。能。休。暢。藝。

桂燎薪。柯斧維視。以履丁之才。吐氣出穎。雖瘞之重土。裹以十囊。尺寸千里。必能自致。猶將使孤陋之士。賤逖之夫。傾其寶光。料其穎末。恐勞泣血相明之心。泄燧光取火之意也。猶冀當道寬收寸瑾。不罪玉人。破彼末流。鑒茲往意。使履丁之才。得稍自引見。奮發摩厲。必有所報效。雅稱論議。非苟爲吹高俯聽。俛視者。道周方自樂貧賤。濱立溝壑。強爲仁義。以目送人。颺去而已。伏惟當道。小賜垂察。

與馮秉清 此初督師時作

虎豹在山。藜藿不採。洵哉是言也。今日之事。欲使驪龍發夢。於明主。鷄鵠振威。於盛世。決不求之粉署之班。朱墀之下矣。聞門下蘊義生風。苞奇發電。當此中興之朝。豫寫雲臺之表。馮公大樹。豈必壽滄沱之下乎。不肖提一旅以洗江漢。呼掬土以益鍾山。四顧同人。未有豪傑。門下能振袂揮帳。便當倒履以奉牛耳。坐不窺堂。噓枯吹生。亦使夷吾笑。其齊東阿蒙癡其吳下也。高山顯位。待君之來。逸豫無期。跂予望之。亦藉高皇鐘鼓。賁爾旂常。非爲翹翹弓旌。附於舟子也。書至幸束裝。相期黃海之下矣。

與張孟侯 此亦當是弘光時作

孟侯先生。契濶相念。未有以報也。知居廬覃恩。不敢以將伯相惱。每見書爲之惆悵。記漳江握別。及姑蔑拜贈時。隱若隔世。今日月雖出。而塵霾未消。吳會東楚。戎馬相逐。賴孟侯月如兩先生匡襄之力。使鬮篆不污此土。過關以來。瞻跂鵝壘。爲之泣然。而論東晉風流。但如朱陸諸君子得匡坐迂談百六十年。已爲孚望矣。弟之區區。捧土掬流。無裨河岳。以爲纓冠之義。存於同室。不以被髮。啖於微管。故竭蹶眇從之。而高論之士。以爲癡笑。天下壞於雋巧。不壞於癡愚。亦已明矣。孟侯先生。精以質抱。知與月翁憐其區區也。解新思甚好人。欲相料理。先生幸以同澤之義。起而佐之。誠得一月糧。北過胥江。可以共濟。天下擊楫者。何獨祖生乎。至於此中。及省下少醜。固無勞芥念也。卽日晤語。不悉惓惓。

與方許田 此隆武初作

書翁年台。知避地入天台。甚善。嚴陵之距仙都。猶之尺五也。以書翁閣下。標置其間。千仞矣。朝廷敦睦。上癡陶唐。每念高皇。貽厥二枝。上連天漢。當凝鼎之初。有翰城之雅。論叔姪則愛逾所生。定君臣則誼非一日。想年翁納牖之下。聞之甚詳也。弟初遇皇上於

桐廬私擬等倫。當在高光而上。既稽玉牒。光武出於長沙。定王發蹟南陽。爲高皇九世孫。今上世系文祖。定王九世。發於南陽。不須談赤伏之符。誦白水之讖矣。弟初在嚴華間。談此州人物。推轂首及年翁。追念夙懷。卷舒與共。偷得邀福孝陵。追雲臺之業。兄馮弟鄧。以兩乙酉。契於三同。千秋之餘。蔚成盛事。然後解綠圖。爲赤松。借披衣於善卷。儻然物外。以畢餘年。亦可以窠白鐘鼎。相視而笑也。某行年過六十。所慕幾何。偷鏹侘復生。儀秦再出。不能依將軍之樹。佩六國之印。而空以聃老屈於韓非。知年翁圖之熟也。枚叔之譬梁王。鄒陽之悟吳王。彼區區者。猶芬丹漆。况以年翁撥天之手。蹴地成河。呼啓明以附陽羲。命燭龍而消黠竦。不爲遠矣。皇上瞻然。想望表箋。以魯殿下善病。不欲以几杖進。即弟亦不能進芻蕘之言。唯年翁重垂鑒焉。

與徐竹孫 此隆武末作

不親行伍。不知行伍之難也。衆志難調。羣情未化。但以馴習。使其自平。至於天人之際。情法之所不到。雖尼父。總干師聖。援炮岌岌乎難者。若前日在延寧。軍士負病。十常五六。及於過嶺。先後差池。僅如魚齒。對之唯有浩慨。又如韋跗之徒。楚漢異視。或以其酒。

不以其漿。飢馬望蒲。勢常欲逸。如此朽索。亦難爲持也。信州生聚。幾二百年。無徵調之苦。兵燹之罹。而相顧羸然。如創破之後。入其門閭。若無人。間有縉紳。動亦以懸磬爲解。如此宇內。安得郡邑。復如信州者乎。貴溪之變。邑戶折屐。早知其必有如此。而朝廷欲以武人輯綏。天下履之六三。所用爲深戒也。方今東浙水師不出。衢蘭下路皆兵。如使信州不得糧糶。安能與豺虎爭道。而馳便富高詠。清人林中。舍馬與諸將士分袂南去。不知山中荔薜。又付誰裁。剪也。幸寄語諸郡邑。畧與料理。如推車子。如濟風船。豈爲私家作此將助乎。鉛山名邑。蕭條如此。祖臺宜思所以善其後也。

答林淡生

此崇禎十六年作

使來拜書。併承大貺。自揣溝壑。獲附雲嶽。生世何緣。受此隆遇。秦之九二。備有五德。眞老先生之謂矣。早年誓墓。絕意牽絲。入山不深。自嬰奇攬。今雖獲遂首丘。筮魂松下。而體膚未完。聞風作楚。想念古人。惟有悲慨。先生以桑梓餘情。哀其輾轉。遠賜提誨。譬之病馬。折脛責其千里。窮猿斷臂。采其洞聲。亦已過矣。豫楚陸沈。青徐滄驚。舊章旣盡。新禍憑仍。卽如宗藩一事。破非常之格。擷非常之毒。蕩之七章。其今日之謂也。老先生在

西粵。嵐烟不驚。雲笥無恙。六載於此矣。方當勒於鼎鐘。錫及秬鬯。而悠悠之談。以蠅贈壁。卽不相知。誰謂冰蘖熟飴者。某少時不慧。老益迂癡。眼耳旣捐。神明日惡。所朝夕禮斗。惟願世當清平。保有殘年。以終擊壤。而留鄱江右。風鶴疊聞。大海頽瀾。又何抵極。誠得追隨杖屨。下澤款段。優遊里門。雖香山洛社。何遽稱尊乎。三事朗然無涉。輦上備有同心。使人持函。堅以相誘。清翁至。僅附白章。不覺神馳。感格瞻注。

獄中與張煙叔

張汰沃見幾太早。令吾血淚無飛迸處。古人於仁義爛時。自裹血肉。今於血肉爛時。自裹仁義。悠悠命也。誰爲談者。高臺曲池。雄驪廣宇。似指顧間灰塵上事。恨三十餘不追巢許之蹤。捧喬松之足耳。傳者并云。天意已回。而梅眼未放。魚縣獸檻。古今同嗟。獄中四十縉紳。不如煙叔一老布衣遠矣。破涕加餐。千福萬福。

羈庫中寄魏秉德

臨別江渚。四顧黯然。征鳥厲疾。不復縈懷。惟送遠將歸。問關跋涉。增其愁歎耳。行後羣奸情露。三輔坐敗。事可稍申。而入都之時。攻楊者四起。誦經殺蝗。動盧牧州之疏。而葉

潤山又有救章。明廷以把持爲疑。銷金發於典午。穿溜積於平時。木朽蠹生。宜其然也。杖後聖明微有悔端。而綸屏諸臣。反唇猶昔。前此四月。召諸詹翰。垂涕錦州之戎。四十諸賢。無一人發聲。而陳井研以阻人啓口。爲長壽所庇。牽連入閣。從此當宁確然以爲當辜。雖覲雪欲消。而風霆不改矣。九月中有以祿署推侍翁者。已啟事。而當道又爲品級不對。停其起草。不審此後當復如何。前此蔣八公諸公。頗共留心。比以資深詹翰。將散各部堂。及爲開府。遂抱頭依簷。仰面無復饒慮矣。楚事敗壞不可言。賀李兩將。叛爲秦賊。武陵諉罪於秦蜀。閉門誦經。不知究竟何似。明廷赫然爲誅。舊督繫新撫。修關內道。卒無有善其後。遼督又與圖相持。就餉寧遠。而爲錦州諸圖所斷。東西不能相及。畿南齊豫之間。餓賊蠶起。旅道不通。治平威令。獨行於守道縉紳。及犴狴鐵門之內耳。倩翁不知何時發旆。想近時別有啟事。滑縣亦持重。不能直達。計此時禹稷亦與顏老同功。聞鷄擊楫。使人心倦也。前親友歛贈。已屢善力辭。而家人持之不審。又堆積以累行旅。良可畏心。今幸抵都。而吳郁翁困於草場。盡爲請貸。乃知賢者謀慮。萬里不爽。藉此異日可復反璧。知秉德兄能爲親翁綱紀之也。

與張玉筍此隆武時作

七十二

玉筍年翁承教又兩月。寧遂寂寂耶。世事尙可爲。天命已有屬。年翁以方盛之年。膺非常之寄。生多事之邦。處兩疑之地。能乘雲弄鳳。翩然高舉者。則不俟擇木而栖耳。若猶是筍鞭出地。未能果自遐逸也。顧榮謂張翰曰。有當世之望者。以自退固爲難。弟生海隅。又以息陰島外。而兵革所徵。無遠不屆。又近爲輦轂。一丘一壑。無安枕處。是以皇皇若此。約與年翁會於江上。而方盤石未有共事之意。金正希望救甚殷。是以決意西行。今新安已破。事勢愈難。弟獨掌隻身。無一援者。樂毅出單。遂爲古今絕物。荷賞石門。又恐不免披髮。年翁何以教之。弟兵不多。不能分出四路。管仲九合。年翁已得一升。能以精良濟我夜飯乎。履端已屆。元始將新。咫尺之箋。幸早自貢。是吾兄弟惓惓之懷。逾於促膝也。江右諸賢。藉台翁鼓吹。新安諸賢。聲勢必合。倚杖而聽詔書。不獨伯魚開其聾聵也。仰望教誨。渴於苗雲。

荅林子篤此天啟時丁母憂時作

捧書垂念眞至。拜誅章益重風雨鷄鳴之感。日市數升米。何止丙辰之時。今斗米五十

錢家廿餘口。日需百廿錢。雖兩君平。垂簾不能望子雲之腹。何況帶索枯魚。搖木之間乎。憶老母在時。每道羅一峯。客至過午不得飯。又云。莆中陳蓋臣。常兩日斷炊。以此爲戒。不肖常笑以爲戲談。今便當眞也。似此口腹。長以累人。遂使閔仲諫頭。貴于琴瑟。嚮聞兄體稍佳爲慰。今見書知霍然。良可不孝與空乏相宜。絕粒七日。亦偶然耳。不復慮及。倏忽居諸。如以爲毀者。是曾參所致。飢於孔伋也。家表弟日前已至館。想蚤晚間晤慰。來賜甚謝。酒棗是取之縣中者。無所事。已拜米鷄。甚勞伴信。九月朔節哭謝。不悉所懷。

與子庸兄同上

鮮民何足念。誦皋魚之言。繹季路之訓。仰視楮椽。徒自隕淚耳。兄翁愛惠無已。去歲所貽。爲老母目覩。不敢復陳。今奈何從酸楚中接華美之玩乎。昔人含憂。方之吞炭。道周夷然。如噉杵臼耳。桃核棗花。宜未敢開也。廣眞兄晤對日新。西南寶氣。自映斗下。每想名賢可道胸膈者。如兄翁叔姪。相與自是夙緣。寸楮數行。宛然如鏡。恨百餘里。動煩繫思耳。去歲過廣眞丈。見其環堵蕭條。不異吾昔。吾旣以蓼蟲苦習。不慕桂醕。而廣眞直

以桂枝薰於蓼苦。奈何奈何。兄翁比復寧澹。不愧清白。獨令厚弟滋其蘭本。想厚弟饒爲之。鴻鵠相將。不爲稻粱。唯兄翁努力自勵。

## 與劉魚公

生德之章。去耳。猶盈登堂之歡。盟心未遠。而僕忘其白華。自抽宿莽。既乏八韻。以和。卒風。仍缺九拜。以敦誼素。雖一時愧集。驚還叱牛之聲。實千仞罪深。難聞應鶴之節也。侵晨而出。忽適他緣。祇今自籥。不審何故。始信貧賤之腸。難爲仁義。抑將姻婭之好。不及友朋。寤寐抱慙。家人譙讓。昏昏此懷。洵爲難白矣。早致拜。又不晤諸兄弟。何時荆祖。會此良期。

## 與劉魚公

此崇禎時作

長安晨夕。結想閉目。惟省禍過日爲幸。墓艸未齊。丙舍頽圯。吾爲此羈縻。兩腋不生。言念唯有愁歎。擬一疏請歸。倪李二兄爭執不可。不知何時得遂初志。但幸主上聖明。臣言盡用。某一官何論乎。京畿桂玉介石無交。家僮婢女。作古人饗殮。但有慍見之色。四顧無力。悠泛難親。唯兄堅精可冀。尙縹帳稍撤。廟纒就道。或一至都門。微解憂結。吾便

促一歸路。與兄携手徐淮。作浮家泛宅故事。勝如坐籠中莫放也。風雪愁人。尙祈晤言  
伊邇。

與陳無涯無技 隆武時初督師作

無涯無技。念吾良苦。舍現成之顏闕。圖未就之管葛。即使事集。無益秋毫。偶爾蹉跎。則  
所喪丘山。謂之何哉。前月已五疏趣歸。而苦不得便。造船放海。欲坐岸嘯歌。知其難矣。  
我明與周室同歷。非唐季所望。衰軼而後。猶爲戰國春秋。今天子英武聰明。同符高祖。  
又有四同。與南陽相媿。業已從事。無拔身之理。但此寤夢。刻刻在東郭北山。唯兄弟知  
我情苦。七月廿二日。已奉朝餞。克復神州。如此重擔。何時到家。兄弟無可相助。當勸人  
輸誠。速期共濟。亦仲尼所嘆微管。孟子所慨纓冠也。監諒千千不盡。

與吳廣眞

廣眞兄契。三百里過此。乃不信宿。雖有盈門。不如蓬室矣。春計誠殷。然如兄芝田。豈須  
耘鋤乎。前旌發。俱健力都。不及致。草草附上。此數日雨微下。弟方出庸客。使行苦迅。便  
不詳書。鵬搏信近。便此促膝也。

與吳廣真

七十六

山鬼有窮。老僧無盡。從此進之。佛力神通。猶是魔境。吾兄精進忍辱。不孝默地混沌。施之宙合。無復不可也。明晨似當過龍嶺。抑遲之。俟從屐齒後慧乎。

與金將軍金聲桓也

金大將軍麾下。聞麾下駐豫章。號令嚴明。賢良諸家。烽火不及。彼中來者。咸稱麾下未親。明詔欲藉雄勝爲恢復之端。似矣。今天子神武。江楚兩粵。暨於吳會。紳弁歸心。不日親征。誦江漢常武之詩。想亦麾下之所樂聞也。諸老有習麾下者。皆云忠孝出自天性。權變準於時宜。以不佞觀之。天意已還。物極必反。痛穢。刻於人心。明家渥澤。尙留天下。麾下必欲豎旂常之勳。垂鍾鼎之業。則今其時也。永勝伯師下贛州。萬吉人師出杉關。二君雖與麾下相知。然至旗鼓相當。拔旃不武。以不佞之意。欲借健士出九江。操舟東下。掃寧國宣城之。於勢甚便。於朝廷甚忠。於勳業甚大。高皇在天。寶式臨之。唐人云。舍十七葉天子不事。而事。固豪傑所不爲也。唯大將軍留意。渴冀懷音。

與金將軍

金大將軍麾下。自先數年。仰慕芳猷。以爲古臧馬之倫。需時而興者。及先朝蕃錫。加以討逆之命。僕謂曲阿孫郎。復起於今。卽五鎮四藩。不足稱也。比見松滋王稱麾下生平慕義。慷慨激烈。或有感憤。圖一得當爲朝廷之用。決非落落苟且生活者。僕思念欲吐一言久矣。凡三遣使過撫州。爲永寧王所斷。悠悠道路。誰明此心。今天子英武明博。在高光之間。得麾下佐之。直掃廓清海甸。雖古之田疇朱序。何足多乎。人生駒隙。藉竹帛以自老。既有竹帛之榮。又有鍾鼎之實。雖有道仁人。猶或爲之。隗囂公孫述。有何足師。天下垂平。已極。明家之祚。尙二百餘年。僕不憚出山。起而佐之。先生何憚不用反手之力。成千秋之業。耶。僕輩書生。百不足談。所用區區。布其伊鬱者。非獨黎獻。共仰和平。亦執手追歡。出明天子意也。

### 與金將軍

前有再書。懇懇麾下。想見之矣。王常下江。亦是賢者。何必隗述。乃自爲豪。如其翻然。便當褰裳濡足。與麾下共挽江河。而洗石頭之穢。以麾下之才。垂名竹帛。坐勒鐘鼎。運掌耳。乃栖栖出匹禪張軌之下。可歎也。不肖拏舟十數日。將過星子。以濯龍關。麾下能出

三千人相從。雖萬戶侯豈足道哉。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又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唯麾下千萬留意。留意千萬。

招征 初督師時作

月前一再致書。想皆達記室矣。新主以高光之才。合殷宗之學。禮樂征伐。規摹隨手。文章性道。非凡所聞也。台翁起於南陽。仲華山桑。不足爲踰。伯仲伊呂。指揮蕭曹。行於台翁見之。留都握手。遂合風雲。此段精神。亦自不偶。但不知鍾山孝陵。今復何似。晋宋之禍。豈吾輩之所忍聞。挽回無術。匡救無時。緬想昔賢。惟有頓足。生平羞談管晏。今日見侃嶠瓊逖。亦有慙色。每聞秋風。思一奮翼。濯足龍江之上。恨不能促膝招機部晋卿二三兄弟。與台翁左右麾其旗鼓耳。錢塘道阻。日有訛言。秣陵動靜。常如寤夢。王郎子與誠不足驚。而吳越豪傑。未有來者。不知台翁何以教之。緩則失時。急則促節。早晚思仗義聲以收勇實。藉台翁之靈。西出杉關。北出金衢。東聯海道。盱江建昌之間。想不足以膏黃鉞也。乞夫俱未決計。蟠舊俱有攢眉。必得一當。使昆陽無戰。盆子坐消。非弟自走浙西。收合吳會。終是道謀潰成耳。閩處囊中。况俱鈍錐。穎末不見。

溫台上下。雖俱歸誠。未有定著。必令陳夏起於雲間。楊劉發於臨吉。張祁應於金華。錢徐動於繡水。則連鷄難飛。歲月易邁矣。

與劉魚公 此崇禎時作

聞魚公甚轍軻。都是周罪過。想知長安信。行止不定。故不得翩然遂來。今浪浪當如何結局。周最不解世情。大約傷上是道家所怪。吾輩人只須空山看灰燒火。決然持此骨頭。博浪不得也。古韃以來。不復知公家諸事。參疏既非本名。想無害。今無緣見祁公談之。韓魏公不識。王荆老。趙清獻不識。周濂溪。自是動靜頓殊。匪關意緒。迥別。然如宋人端坐。摹索喜。怒哀樂未爲。呆死也。周出山來。雖無豎立於朝家。亦無所負。早晚冀得開籠。永矢空山。無復風旛之意。近乃悟諸丹訣。自希夷以還。未有悟其款曲者。意欲借棲雲一菴。自築丹室。募親友共鑄丹井。不過費二三百金。假三年之力。仰視蒼景。俯接龍鶴。不爲遠。世事悠悠。無一足語。有意之倫。俱攫物網。濕浸燥焚。固其所也。長安飯舍之外。煤米便乏。又諸種書悉寘常浙。爲腹爲目。了無一可。知兄決不能來。卽來此間。亦無游郊鳴珂之樂。徒驢嘆而已。風波細軟。久當自平。不足罣意。十一月九日黃道周頓

首。

與黃東崖相國 崇禎十七年作

聞雒駕吉旋。已踰月矣。百里瞻言。千載勝事。周獨以溝壑輾轉。不得申摧秣之懷。惆悵何極。日前拜曹司李書。乃知姚永言寄信。昨拜台緘。又得劉丁書。非閣下垂念無已。何以得此於朋儕。緬念往時。顛連寢食。唯有揮涕。幸藉月骨。反首丘隴。爲願踰涯。又安敢聞人動靜。去臘隕身百尺之崖。肱膝垂折。今幸稍蘇。神理氣志。亦覺頓盡。睹閣下書。復生蒲柳之色耳。漳南道梗。行李少通。勦撫兩字。迄無定算。周納足箚中。藏頭被裏。但知床几井竈。各自有命。了不動其經營也。正月二十日寇迫漳郡。賤體委頓。自分焦慮。已託野火之下。恐出處未明。已勒小疏哀請。不敢上質知己。卽有不測。亦當以理數自安。世間何處無顛崖。不復據鼎耳。擾其寤夢也。行人歸促。復艸艸附上。卽崑日奉候興居未悉。二月二十四日。道周頓首頓首。

與黃東崖相國 宏光元年作

拜七月三山歸所惠書。令人感歎。今諸舌戰想少憩。然亦無著手處。綿叢之前。合有此

事無足多怪。但括江淮。以奠四帥。雞鳴已盡。飽鷹難飛。前無可進。後無所處。數月以後。將復如何。山陵松楸。在人掌中。異時摻括。復何所極。諸山陵使。能遂了此乎。四帥分江。一左擅湖。我輩無一旅。能舉其事。消萌建威。徒恃一史道。鄰是夫子所歎。才難也。周病甚。素空疎。加以健忘。見張問李。唯坐江邊。看兒童竹弓射鴨爲樂耳。桑梓又多事。諸招撫者日譎言。勾引愚罔。稍稍正之。則騰謗四起。幾不可聞。世運否泰。則亦天也。人奈之何。塵界中著百里。百里中著七尺。稍費經營。愈碎愈細。正復歎氣伸足。詠彼茗華耳。羨燕老想無歸里行。望閣下匡持新命。貽我安席也。

與黃東崖相國隆武時作

得若椰書。乃知台翁入直。甚喜。機絲方棼。賴天孫整之。不獨星序有光。草野餘生。亦藉還耕鑿也。吳會未收。中原無路。新安旣陷。南紀垂絕。雖樂葛處。此不能緩其裘帶。而使弟酸腐。書生理之。命覺搏兔。古人所爲笑談也。收人才。練軍實。是今日要緊。而微破以後。人情太乖。昔日所謂豪傑。皆不可復仗。吾土軍實。盡入滎陽。不肖孤身碎掌。所招踰四千人。殄風吸露。以効忠義。明旨亦云就廣信支餉。而信州士民。盡室入山。府縣催科。

徒有仰屋。捐助二三千。又當與信撫施軍。三股分用。肘踵俱決。爲之奈何。今粵中輸賦。見有二十四萬。吾出勸助。亦十餘萬。分其消瀝。足佐月糈。而委之養威。不卹枵腹。雖有喬松之術。難盡授於熊羆矣。月前見明旨。已以關外重鉞寄曾二老。此駕馭英雄。收拾孤老。第一善著。而旋又反汗何也。仇仇不力。退遂難詳。將使不肖何以自處。將士既知無權。則輕玩以生。讎敵又知無餉。則禍敗立至。此二者在不肖受之不妨。亦奈何。令宗社受之乎。朝無正論。人皆養交。明堂之羹。揚薪愈沸。不知桑梓竟當如何也。軍中監紀趙士超。爲其父請補金吾。此志士也。幸炤察之。小至日道周頓首。

\* 與黃東崖相國同上

東崖先生秉鈞甚善。使弟得有首丘之所。亦爲邊疆早得綢繆。今日事勢比之五月。十倍艱難。五月祇苦無君。今日幾苦無民。不獨無民。且苦無國。弟之區區。豈薄叔度而師文淵者。垂老未死。恐及披髮之事耳。今廣信以北七八十里。即爲異域。弟提數旅。手揮空拳。以控鐵騎。癡童之扼虎。亦各其志也。而徽州狂叫之士。日生異說。奸細出入。半在軍中。今日不去。卽馬革裹尸。亦不可得耳。四千之卒。以四分之。兩在休婺。一在饒撫。今

休婆者挫損幾半。區區軍中。僅千餘人。而騎千數。逼於肩背。不知朝廷何以籌之。弟爲前矛。刎頸之士。屬觀易動。想定虜乘之。可奏奇勳耳。出關已踰月。于愨稍來。常恐吾創之多。賴吾兄持之。得入大安關。卽爲厚幸。不想鳳輝堂也。草草原諒不悉。長至後二日。道周頓首。

與黃東崖相國 同上

前兩書達。台翁想已目及。弟絕口不道功名。獨以初入關時。與朝廷議置行在於信衢二州。時人祇知有衢。以信爲江右。了不著口。爲弟迂闊也。弟竭力明廣信爲全閩肩背。僅有此一重藩籬。比衢有兩倍得力。是以不憚區區。致力於此。至信乃知徽州距此祇隔一嶺。有四路相通。覺前言之未盡耳。吾鄉人慣走金衢。但稱金衢。其實要害全在廣信也。永豐有詹自如兆垣。兪墨華二父母。皆可借重料理本處兵餉。又鄭父母汝說徐進士敬時。皆實心體國者。今朝廷動以臺省獎勞人才。至於要緊所在。全不著意。萬一破壞。悔之晚矣。弟五千之卒。以二千劔於休婆二縣。雖不大潰。已損二三百人。又千二百少挫於瑞洪。亦損七八十人。雖殺傷略相當。而無大破。軍士不大走。獨牛明山四十

級爲對敵所得。而談者又云不眞。一身無據。十口難分。進退趨避。而軍士之情散矣。左右貔貅。日以阻撓爲事。散掠人財。而歸惡於民。高坐不出。而笑罵相喧。前自十月初九。師休葵之。踰四十日。乃有旗鼓相及。雖有熊羆。化爲鼯鼠矣。見二老代理之命。歡感不勝。而今又杳然。不知何日得還清源。與素菴諸兄。再啜勺泉。坐竹偕亭之上也。圖破徽後。諸軍漏言。弟欲出休葵。遂併力於此。前月廿旬。以五百騎守葵。我軍距海口去葵三十餘里。稍爲之防。至冬至會節。寅夜劫營。遂爲所躡。兩營俱散。賴弟所募樂平兵。至乃焚掠而去。今初七八間。又聞召杭騎數百來。度信睦比隣。其所必爭。弟以孤軍。四面牆壁。雖咫尺共事。無相援者。逝不去此。恐有林貞金聲之虞耳。別軍去撫昌者。已收拾安仁。餘干上東鄉。進賢掃金賊。以朱序之業。委之國士。藉鍾簾之靈。看早晚可收。而樂平勁卒。已搗休寧。初九十間。報大有斬獲。然未敢信也。弟孤踪獨手。受兄翁知己之誼。不憚日夕憔悴。不過代諸貴人捍禦耳。初意亦謂貴人不出。弟不敢安居。今貴人已出。弟可以還矣。古云。太白不出。星辰爲客。今弟可爲主未也。三月生一小兒。呱呱未字。家兒七十。懇弟歸山。此情唯兄翁知之。不武不文。不進不退。昔人所謂怪鳥也。非獨怪之。

而又呆甚。兄翁幸念我老。六飛在建寧。弟當入關詣候。唯垂慈不悉。

寄家同上

自還浙以來。無日不思歸家。展墓告祠。以畢餘年。而時事未定。廟社未安。桑梓與天下均未有寧。栖之日。安敢與奔逃偷樂者共著。還鞭爲千古之所唾罵。生平談禹稷不及顏子。今日思遽。瑗賢管仲遠矣。當此渙散之期。無一番收拾。雖吾鄉丘墓亦難安枕。擬以七月廿三日出師。倘有三千之士。可以隨處鼓舞。聯絡大江東西。而日子迫近。錢糧未措。無一千家丁。可先應手者。路上夫價騰沸。親朋不得往來。吾鄉爲鄭家收盡。則後事難圖。衆力未集。雖此處調募得一二千無益也。早晚看黃明輔到。可與共募。能廓清吳會。恢復孝陵。卽長揖還山。未爲晚耳。

寄家 崇禎十六年作

去歲臘月十九日得解網。至今歲正月杪始出都門。想二月半間。家中可知消息。聖意無甚苛求。而諸老苦不放手。此自生命帶來。於人何怨。原稟烟瘴。則在廣西地方。便道望家。而兵部必以酉陽相處。謂酉陽武陵之傍郡。意欲相難耳。然武陵已死。禍敗昭著。

朝廷公論。久必自明。吾至酉陽。亦無終困之理。家人切勿以此窒於懷也。吾從此便道。亦可至家。然一事未了。終是懸懸。非久遠出。反自費心。乃決意溯江西至武昌。繳此衛案。大抵至武昌繳文書。身至酉陽。不數月可借差還山耳。此事如不明白。自關國家事。非獨吾身家之憂也。諸說好話者。皆大家寬慰之談。不必聽之。吾盡吾道。以俟論定。閉戶著書。儘可自老。非必軒冕能解人懷也。墓上諸石。可擇日子平安。一一除去。每夢父母身未康寧。開襟撫枕。唯有悲歎。即欲改葬。亦俟今秋。吾自楚中東還也。覺震鑿子讀書進益何如。恨身不能躡至。觀其哦誦。當時令知伊父勞苦。勿著采色。勿作戲語。勿輕跳與小人交處。時時讀經典。令知道理也。吾最不喜人讀註子。無益於事。反多一倍功夫。切宜省之。如心事稍通。可從叢書中取劉向說苑新序。并韓詩外傳讀之。可知故事。又有文氣。并讀左傳國語。可通於春秋。亦不至腐俗也。

在徽州寄家 隆武末被執後作

三朝顛覆矣。事宏光而宏光蒙塵。奉潞藩而潞藩銜璧。栖遲此身。卽老死牖下。有何顏面。生平恥爲一節之士。從此遂志。亦無所恨。但恐爲會閔所笑耳。爲子當孝。爲臣當忠。

無所愧而已。廿五日至。初三日發婺源。初六日至新安。欲往金陵。當在五六日間。此行洪亨九決不可與相見。即見亦無全理。夷齊巢許之間。吾知所處矣。

與內 此崇禎時未出獄所作

思量住居。只宜以墓下爲便。漳中親戚。難爲周旋。俟吾解網入漳。歡聚未遲耳。歷來未有恩惠及於鄉人。遇諸貧子。可稍稍賑給。云冬下送方先生八兩宣四兩。或明年止用十二兩。請恩宣兄弟。有子所謂因不失其親者也。前屢寄書。欲壁謝諸贈惠。而魏親翁又對客入京。往還傳說。深爲不便。今對八百與吳郁卿納草。尙二百在陳緣繩處。欲盡寄盧丈還。而行旅長途。未免罣慮。能盡數璧還。免使兒輩負仁義之債。是吾所待以食寢也。墓前享堂。未可輕拆。只前後牆基。打除乾淨。北白出門。吾便可歸矣。黃任買瓦。再發二。三金畀之。恐春雨牆傾。又費事也。田尾小橋。並遣人料理。吾病體已愈。諸不盡言。人參二兩。付爺一兩。尹娘并查之。

與內 同上

五爹戊爹及時培植。不及耑書。大約吾病體已瘥。看百日即可行立如常。傳言上一日

問大璫云。黃某外間人人推重。是如何。璫云。它多讀書。亦有操行。是以人重之。上云。前日處他太重了。又云。上問黃某畢竟如何。或云。讀書不曉事耳。上云。此便是朽儒了。大概此後無復重處之意。亦無復重處之理。蹈仁不死。是吾生平之所自信也。前對聖主言。東人必爭寧錦。又言流寇必破夔門。鄭賊必入漢中。今言言皆驗。惜無有爲主上談之者。主上止愛陳司馬。至鄉貢一榜。盡賜進士。可歎。今楚事大壞。非臣子所樂談。然楊司馬踪跡。亦不能終結主知矣。吾在此百事簡省。冬春之間。看右解網。當携子長登華首。峨眉而歸。子淵切不必來。諸親戚並爲謝謝。十月十一日西庫書。

## 家同上

自去臘過北司。今又六個月。備嘗諸苦。念桑梓墳墓。邈如天上。賴天地祖宗之靈。七尺尙存。起居無恙。子淵柴敬扶持朝夕。勉強談笑。以俟解網耳。子長歸。想已到。家人尙未至京。覺子。慶子。慶子。大爺看管讀書識道理。不昧忠孝大義足矣。悠悠世道。仰問彼蒼。五月十六日在北司頓首。

## 與倪文正公崇禎時作

鴻寶年翁閣下。往歲別剡溪時。不知■躡畿南。乃使兄獨賦無衣。然弟亦已病。如蜚蜚  
■虛。決非驂服之具。又空拳握罇無爲也。比讀大疏。所以仁義緯繡爲定命辰告者。甚  
善。當此仰屋浩歎之時。爲百年必世慮。經權互宣。中於賡理。乃知劉東山林待用之賢。  
非其至也。蔣子卿一遇方歎。遂奮驥步。弟恐楮幣不足以當杜蘅也。國僑有言。亦聊云  
救耳。海內人才。沉毅雋傑。唯有楊機部。而縱之高蹈。弟命奇窮。久無意人世。去臘出行  
江東。與諸生鑿一鳥道。徘徊之間。遂至失足。直下懸崖二十餘仞。幸得不死。又與黃門  
北司同功。樂正子春之所悲啼。亦塞上老翁之所發粲也。憶臨行時。曾領辛誨。云枕流  
漱石。不如吃飯着衣。今遂迷誤至此。寧復有洗耳礪齒之樂乎。蔣八翁嘗謂僕以酉運  
破月建。恐不可支。周亦以此決意空山。終尋君平之業。但縣隻眼看鴻兄鐘鼎出於岱  
華之上耳。今旣折肱。終難叱馭。而墓下風鶴日聞。狼烽不絕。若士山阿。能屬固守。已爲  
幸矣。爲此力疾乞一休。致政府書幸轉達之。并道六十老翁。三番不死。亦無終日蹈焦  
原涉呂梁。以爲快樂之事也。病腕不能多作揭。并藉行人致銀臺司爲禱。外附孝經大  
傳。洪範明義二種。請正。正月穀日道周頓首。

與倪文正公同上

鴻寶年翁。見報知始入都。魚水之歡。上慰宵旰。■騎聞聲。以次喙駢。帷幄有人。喜可知也。去冬道病。常恐不得至家。及睹丘隴。想望松楸。始悟生還之恩。隆於蕃錫。草木狐兔。俱監此心。初夏來。遂成怔忡。耳眼昏沉。神明漸廢。又飢戎薦至。婦子啼號。南安之寇。初平。浦西之亂。復作。流賊焚掠。去墓下不一二里。中澤哀鴻。遠依廬次。瓶粟已罄。頰飯難週。康成之里。無名。孫期之鄉。莫恃。誼不敢舍。丘隴以入城市。不知過此將復安之也。世棄之人。呼策草木。無復動理。不知當日田子春。太史子義。何以居成壁壘。行成騎伍。巨靈之手。非復雞跖之所能模也。姚二存後來之彥。氣誼最真。依依於兄。匪朝伊夕。不知兄何以教之。二存使來。適賊稍退。聊簡荒札。情緒不倫。鑄晶章紫。二方附塵左右。并問馮鄴兄起居如何。八月八日道周頓首。

答倪文正公同上

鴻寶年翁。九月初旬。山中得讀大司徒諸疏。諸喔咻者。真婦人耳。天下人材。止有伯祥。次則辛子。今乃使子卿先之。愛騏驎者。引譬於郭隗也。弟抵家。伏枕墓下。蒸濕侵尋。下

部遂痿。不任屈伸。入秋胸臆大作痛。倍於往年。七月以來。盜賊鷓張。哀鴻嗷嗷。幾使孫期不能保其豕圈。鄭元無以安其唐肆。去冬三疏已下。皆不及知。家僮回。以八月十邊始抵廬次。賊雖稍退。而病殊劇。便已絕意世途。銷聲隴首。陳臥子乃兩書嘲讓。曹遠思至以爲僂蹇已園。辭色俱厲。如此穿衣吃飯。再不由人。枕石漱流。亦無著處也。世路卽不以廉恥待人。士君子當以廉恥自與。厭浥之詩。似爲道周發興耳。飢戎之後。茗華鮮飽。遣人入都。亦甚不易。不獲已趣前僮再疏。冀得一當。終老林壑而已。臨楮旁皇。道周頓首。

與蔣八公崇禎十六年作

去冬疏上。已得濫綸。而中外無知者。信天末之遠也。六月始見召對。恭紀。至八月家僮乃回。接閣下書。時儼鄉賊正嘯聚。哀鴻嗷嗷。周坐牀簣中。與逃難餘黎。相對唏噓。真不知世上更有江淮宛豫。乃知身任四海者。憂患更深耳。八月後纔稍平。鷹眼虎躡。不能盡變。終當復來。此時得保松楸。爲耕鑿餘民。秋毫皆閣下賜也。自六月杪。不復出戶。下體益委頓。動轉不得。帝與筮魂。爲望已極。諸悠悠者。謂僂蹇已園。有乖臣誼。以周之意。

老病殘軀。終難報効。但爲朝廷存禮義。養廉恥。使箠下無狗苟之人。以此報効朝廷。於  
 臣誼無所闕者。而談者又謂單薄徑遂。無以結讒謗之舌。自度生平。與物無競。諸匪毗  
 者已見極於明神。伏辜於斧鉞。今諸元老抱鏡當心。總干山立。寧復有得騁其說。禮六  
 十不就戎行。明年是矣。雖下愚無似。亦欲掩關尋周孔之渺慮。繹參軻之遺說。即使闕  
 下哀其貧窮。勉以榮藉。然二人已矣。雖列鐘鼎羅牲牲。無所佐其七箸。古今賢達。掩沒  
 草莽者。何限。何必以無田不祭。動其悲皇也。周自審已定。雋氣靈心。妙才定志。必屬倪  
 鴻寶馮鄴仙二兄。乘此雨隙。脩葺東疆。料理車營。教練鬪士。防東人之再逞。專責巴蜀  
 順勢。以討荆。郎循古者。秦吳破郢之道。陰移沓渚之舟。師以奏長岸之偉略。然後收拾  
 吾輩。束之高閣。示炳文蔚章之不足服也。究竟成敗。不存於寇。禍害不發於邊。疆周  
 蠻蚩蚩。餘年幾何。仰藉帷蓋之不暇。而波瀾贅說。過矣。過矣。諸具疏中。乞得一當。幸鑒  
 念焉。九月六日道周頓首。

與盧牧州隆武時作

聞足下至浙東。喜溢寤寐。不獨聲氣可通。亦形勢相起也。會稽阻於長江。欲取吳會。非

勾踐之志。種蠡之力。不足一騁。要當選其精良。西渡禹航。從吉安。廣德。上撥鐘山。猶或可及耳。弟以空手呼兵。呼餉於無人之野。信州自聞徽破。比屋入山。無復雞犬。索米一月。不得千石。供四五千人之食。此外曠然。量沙談梅。無一是處。足下擬過其倫。又以非堪見薄。近見曾二雲見代之旨。體貌隆重。如鴻易燕。但不見下。忽焉掣回。想此危疆。非人所樂。疥癩馳載鹽車。終無交割之日也。徽陸相連。一重門限。除是天下愚人負輓到此。無由晤足下吐其伊鬱耳。連日出師。在婺源上下。與■角逐。雖破竹未成。而迎刃將解。不知海上長鯨。誰當佐其短長者。武人掉舌。終是捉影捕風。龍涎雖香。要非朝餐所服矣。以上上聖明。羣賢畢力。而獨令天子憂邊。中原與窳。日尋被髮。孔門三尺。安得不道桓文乎。粵中輸餉二十四萬。福京自徵十餘萬。而僕不得仰其涓滴。安望復詣吳門。問白虎之氣。今亦當與吾鄉子弟。撒手懸崖耳。沈有蓀幸託字下。甚佳。後來可與共濟。敝門徒徐柏齡甚承盼矚。業與一銜。俾爲軍前措置些子。儻得支持過歲。亦是朝家之福。不獨吾輩共襄大業也。因風懷想。不悉依依。

答蔣若柳 此當是宏光初立時作

八月家僮歸。乃得稽首讀相君書。何垂念溝壑之深也。自少疎逸。誓尤日積。腰領膚髮。幾不能保。幸藉相君覆蓋之恩。吹其餘灰。假以微息。俾從狐兔。歸首墓下。又讀召對恭紀之文。繆承鸞言。動明主之聽。海內傳者。謂一天雨露。全爲枯芝。此誼不聞。亦數千載矣。道周以孤貧殘生。垂死而得之。雖千鍾九鼎。不爲過也。欲於此外。更盟起立。譬隊葉之望。寶珪朽株之希。匠石不獨想念不生。亦情理俱絕矣。盜賤縱橫。孤居墓下。報人不知惜才改正之意。反以述旨繆誤。見譏。跼蹐餘生。唯有傷歎。近以苟且撫定。稍稍蘇魂。間日邊之信。存中澤之音。欲再乞恩。終老丘壑。方今鷓鴣成羣。驎騏溢圍。欲以病駒。怪鳥。強溷其間。徒足以煩庭氏之朱弓。發圍人之一歎。即欲擢筋洗髓。勉自報效。末由也矣。自去冬歸臥墓下。山氣蒸濕。下體遂瘳。勉強扶筇。不能出戶限。霜蒲震柳。重以斧柯。雖灌以金液。不能責其強立矣。小疏委出至情。幸相君垂惠。俯悉彫殘。萬里離家。動止不便。容其待盡山下。保此遺骸。亦相君賜也。草率空函。謝謝。九月六日道周頓首。

## 答劉念臺崇禎末作

獻歲以來。再拜教晉。百日之間。風雲千變。上載元微。總非草莽之所與知。講幄封疆諸

臣。不得不受其過。唯藉兄及二三偉人。剛柔微彰。克鞏厥後耳。周之薄劣。先生所知。遂初以來。絕意人事。不圖朽草化爲青瑩。三月展誦新詩。諸肝鬲深痛者。未嘗不頓足撫膺。感而欲涕。周四顧無徒。誓形問影。想亦海內之所共諒。然天下事。決非史魚於陵之所能了。吾輩學問。亦不宜以是自著也。長孺元成之風。自當以此還之。言路必爲躍治者開。此不祥。又缺然悔其多過矣。自去歲十月以來。低回二百日。豈有他途。沉吟自訝。雖誦詩豁其心眸。終復喟然長歎。天下事自在偉人持要挈領。讀書知言。又在知人安民而上。如舍周孔詩書而外。別有神方。是亦庸醫之所反走也。吾鄉先輩。經綸夙治。又與兄晨夕上下。魯陽之戈。折箸相成。弟以擊壤餘生。仰慙古人。近愧劉尹。自寢處墓下以來。兩膝重濕。每值風雨。將作。輒大發悶。時復刺痛。不堪步趨。雖荷殊恩。難於自奮。周素不作假。而世人恆以迂誕見督。唯兄知之。如使周輟柔翰。能以強把大戟。與假面抹額周旋。則是可前也。如猶書生者。量已量世。何可不早。弟亦休矣。

又同上

斯道無限。願力易窮。至於暮年。止得怡情山水。誘進來人。留些少清輝。爲現前受用。資

後。生。探。討。耳。伊。川。歸。洛。下。元。晦。還。西。山。其。成。就。與。當。年。亦。自。不。別。晉。人。亦。云。祇。有。動。靜。之。異。原。無。優。劣。之。分。也。先。生。道。貫。高。堅。非。復。前。後。敢。望。然。云。古。來。傑。士。磨。頓。之。後。鮮。有。樹。立。此。田。畫。所。進。陳。瑩。中。者。恐。元。定。晦。翁。聞。之。中。卻。耳。君。親。之。外。唯。有。師。友。斂。鄉。關。在。天。末。模。範。難。追。又。以。老。鈍。蕭。然。自。寬。聞。大。教。迫。於。警。枕。病。驥。扶。鹽。車。不。離。鞭。策。亦。頓。蹄。思。起。也。前。兩。次。寄。扇。頭。凡。七。言。八。章。想。都。見。之。嬰。兒。誠。笑。動。成。黃。葉。以。爲。俎。豆。則。不。可。以。佐。長。者。捧。腹。則。有。餘。也。

答王忠端公甲申墓下乞休時作

尊。五。年。翁。冬。仲。從。何。元。子。處。得。拜。手。教。天。上。貴。人。乃。念。窮。交。一。至。於。此。真。可。以。塞。破。屋。子。也。弟。乖。蹇。自。放。無。一。足。述。而。次。公。親。造。敝。廬。錫。以。言。詠。每。讀。其。論。著。想。其。興。懷。晝。夜。味。之。河。漢。無。極。也。弟。病。廢。已。久。僅。以。去。夏。稍。蘇。得。一。晤。對。過。此。遂。頽。唐。不。能。出。戶。想。念。吾。莆。後。來。諸。彥。龍。驥。騫。騰。非。復。老。馬。所。望。亦。樂。一。見。之。開。其。胸。眸。也。天。末。間。關。遣。使。經。年。每。發。一。緘。頭。鬢。盡。白。天。上。蒼。茫。不。分。遠。近。但。言。萬。里。三。月。可。渡。猶。云。牛。女。共。在。東。河。也。去。臘。出。行。至。江。東。登。高。送。遠。偶。爾。失。足。投。空。直。下。幸。藉。台。庇。頂。踵。俱。全。而。神。理。摧。積。

不可復藥。至元正杉樵猶未去手。私念天意。未嘗投艱。而孟門太行。無地不有。世以斂屣相捐。周亦以敝屣自命。傀儡落線。事事笑人。想唯尊兄知己。發其悲痛耳。天下顛隲甚多。匹夫納溝無盡。周於其中。猶之塵黍。何足動達者言念乎。語云。鬼神有不護之身。君相有不造之命。僅以右手力疾。草疏乞休。年翁幸爲當道慫恿。知九折之肱。決難叱馭。已溺之灰。不復思然也。秦蜀楚豫。於人身有何干涉。非棄置所當言。亦非所當問。悠悠鬱鬱。俱託彼蒼耳。穀日道周頓首。

答趙景之

嚮在靖海寺。承賢郎過顧。七尺玉立。望而知其千里也。是年芳蘅盡在桂林。數問賢郎及陳明卿子。無有晤者。今又病絕。尺一往來。雖臥子諸兄。亦寥寥曠疎。林下老生。得與狐兔共尋丘隴。自謂過矣。新詩淵暢。教誨殊深。亦作八詩。錄諸扇中。骨節音響。皆無一似。正可發一粲也。兵荒無措處。遂借一封。附虎尉者去。生平經硜。四壁自逸。值大事輒縮手。不知當日田子春。太史子義。何以召衆卻敵。呼答如響。正無奈何。以匡坐彈琴消之。凡古今卻掃彈琴者。盡無聊賴。非別有神智也。一笑。謝謝。化州公文章政事。驚人如

許。并與賢郎致聲。謝謝無盡。

九十八

獄中答盧雲際

辭。墓。遂。出。門。不。及。再。奉。慈。誨。想。念。長。者。循。萬。石。之。架。蹈。彥。方。之。躅。以。師。世。淑。人。羽。儀。鄉。里。待。時。而。動。此。樂。何。極。古。人。云。干。將。莫。邪。必。有。一。缺。蘇。門。柳。下。到。處。傲。人。此。刻。鵠。畫。虎。伏。波。所。遺。誠。於。子。姓。也。舍。生。取。義。既。無。益。于。君。虧。體。辱。親。徒。有。乖。吾。素。耳。雖。云。由。命。亦。學。問。生。疎。之。效。也。今。兩。月。以。來。尚。輾。轉。牀。簟。未。能。坐。立。視。陰。顧。影。日。晷。無。多。不。知。何。時。能。反。空。山。以。畢。學。易。之。願。北。風。時。作。中。夜。泣。然。感。念。贈。贖。宏。仁。非。誼。所。安。已。屢。敕。家。人。隨。分。拜。璧。而。親。朋。未。晤。拮。据。爲。煩。猶。享。白。魚。以。醇。醪。無。濟。於。解。網。矣。魏。倩。老。何。元。兄。想。已。出。山。諸。親。串。悉。惟。致。謝。十。月。九。日。道。周。頓。首。

與張紹和紹和即前之汰沃也

兩。載。未。能。造。候。貧。賤。困。人。一。至。於。此。筆。人。持。先。生。書。還。不。見。遇。又。失。報。問。道。周。自。分。棄。置。唯。汰。沃。能。容。之。亦。惟。敢。以。此。容。於。汰。沃。耳。徂。冬。涉。春。家。遂。不。能。具。石。稻。婦。當。無。禪。母。當。無。裳。登。到。虛。無。與。天。作。岸。如。何。如。何。少。宰。之。喪。不。遂。奔。赴。要。以。磨。鏡。非。宜。一。縑。難。得。

兩足十寸。僅能街頭日走二三十里。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桃花初脫。谿下無人。何處井。上有一李半李。可開枯咽。除糟李外。又成鵝鳩。欲託銜其甘根。恆恐蹙然獨步而反也。天地信太濶。不審幾時行到芝山雲社。臨風貢懶。曷悉相思。正月十八日道周頓首。

### 與張紹和

汰沃先生抵家既逾月。周末候興居。疎癩之病。唯先生諒之也。長日落落。如棄世人。未知世間更有何書可讀。晉兄著作近幾多。乃使弟不得領其毛羽。遲候入漳。先拜仰弓次脩元方之敬也。薄儀少助劑劑。奈何磨之寒冷。良用自慙。乃令人不敢與千秋之事。見三月之外。原封宛然。便不敢再塵笥篋。慈谿君並致意。

### 與張紹和

紹和先生。聞有杵臼之慟。自夏五而今。途近百日。道周乃以伏兔窮猿。自懷傷涕。不得一望總帷。灑此滿注。如何如何。紹和亦於世間取何等寶。而爲造物之所靳吝。冷月淒風。不過欲聞幾痛句耳。知先生不傷。留許多年厚奉伯母。安仁。閒居之賦。當不減於射雉也。他人值此。要亦常情。僕嘗臥齋頭近千日。盤盂半可勒銘。而鬪脫自遠。誠慚於衷。

自盛伏渡海中。感暑病風。奄攝數十日。初秋來浦。又病肺。言不可出。欲作悲秋嘹唳之音。誠非所長。故寧爲空胸自鬱。未解今先生之何如。巨源識度。早勝阮稽。但不知窺牖無人而後。能遂忘情否耳。僕寡特餘生。與六親澹泛。自顧一身。飄泊塵海。獨居廬舍。無似人聲。動二三月。如先生商音淒絃。猶似爲有曲折。如僕者。喞於廣野。豈有人聽之者乎。仰視雲樹。消其寒風。伏惟舒豁。

與張紹和天啓中奉母歸家時作

紹和先生。手翰到。甚悵恨。作此草草。不及問青谿之業。致令猿鶴愁怨。更何顏面談人間事乎。周自去秋便杜門。唯春前一出。荷天地隆恩。以通籍未久。脫於繪繳。此時史令方嚴。而周冒昧獨請。遂還山阿。爲人臣子。得此生成。真不知骨血之爲吾有矣。仁丈飄然。決幾獨早。覺林宗子龍。猶有徘徊顧瞻之意。此番出處。當以足下屐齒。印鎖一世無疑。南大中丞晤之三山。兩日之力。僅一拜轅門而去。承惠■至極。注存之感。又以此得紹和動定。萬里冷塵。唯此半响。稍親溫火。過此復爲飄葉矣。館席雖啓。甚爲時輕。有意思人。切不欲就。想弓甫知所自擇。闔門晤文起。文起亦多致意仁丈。他貴人不易得晤。

晤亦不易啓齒。落落石玉。周與翁文素所相向也。今人極難別識。乃不如別識古人之樂。周仲先如何品題。當今周在吾家文強而下。兄在申郭之間。如此吾知免矣。晉郎吾之肝膽。何日復入懷中。卒卒未申一候。臨楮七魂俱往。不悉媿負謝謝。薄儀致上。引意。

### 與張紹和

秋來稍近煙墨。每一搦管。唯聞猿嘯。取凱甫行狀讀之。增其酸楚耳。臨於悲風。擬作小傳。於此取之。今爲集引表碣。遂涉莽別道一意。不足以寫凱甫。要令凱甫爲風。吹其棘心也。秋後當強步一訊天柱之巔。念凱甫南巖時。雨落花飛。猶在昨日。不得不歎。銷聲料人。情意所屬。定非悠悠者知。不識山阮復當何如。自凱甫沒。後來彥淵嶽。不得不歸謝瑟甫。未知瑟甫可復往來乎。

### 與張紹和

何光祿疏已下。乃未悉君意嚮。得戴觀察書。亦云紹和仰視白日非遠。奈何附入雲中。僕意亦爾爾。今想當置之也。林宗伯晤中亦躊躇。未可定。欲俟君意詳議之。大約草廬白沙不可偶。紹和未應輕就人車。命姜神超鹿鹿猶自可。紹和似當曠然。僕入世來久。

益俗爲文法所繫。想念碧梧青霜之下。如三珠樹不可復憇。

與張汰沃

汰沃先生。時在南巖。簞屨往還。無舟車之苦。出從三洞。入擁百城。安石常云。如此去夷。齊何遠。信然耳。都門物候。百倍異時。樊籠之鳥。又無水餌。四顧毛羽。何以能全。據關內日益固。雖窳卻可導。而批擣無人。偷隙視陰。不濡不熱。自唐宋以來。泄沓之態。未有甚於今日者。一番人馬百種。元黃昔人。借催官之符。今日資翻案之手。黼座既心薄外。廷臣又不圖心競。意氣既頹。精神日靡。而天子猶徒以文法督責之。病鶴休糧。求其飛舞。豈可得乎。小小兵譟。輒戮撫臣。不切工程。動夷長者。自今年亦無復喜事之人。驕兵終無可制之法。目下事尙可爲。而措置迂疎。瞻言千里。大臂之指。責甚提刀一法之繩。資其汲井。良亦難矣。夏至雖熱。非所憚。大兵雖集。未滿四五萬。尙憤憤未有進取之策。養之異時。又成烏有。不知冬下四體更如何耳。登樓去梯。爲策已遲。辭墓依廬。悔之何及。唯寶重萬福。朱節菴恐已出。不及寄意。三華同此。並荷千日。朔後道周頓首。

### 與張汰沃

元正滯海外。遙候興居。想都清豫萬福。弟遂患病痿。右股作痛。不便行立。左臂亦闕麻如刺。所少未聾盲耳。信比如何。倩翁前寄來。今又十日許。臨德動靜。寧可問否。畚鍤又復來。未能開筆。晤時。謝倩翁更遲報命也。廿六日道周頓。

### 寄家按去輔乃韓城薛國觀

初入都時。值去輔正逐。人心翕然。以爲天意已迴。而武陵屢爲言者所侵。主上自護其局。八月初四日。正當發刑部。而先一日葉廷秀疏救請釋放。及會議。主上遂赫然。後先予杖。比來杖至六十者多斃。此番三人。皆藉廟社之靈。得以不死。今解石老葉潤老皆能稍行立。吾雖在牀褥。而元氣已復。看九月終可襪履自在也。此事聖賢所不經。然亦不墜聖賢之路。一時辛楚。久覺泰然也。嚴旨雖云依律。而主上近有悔心。吾今穆然應之。畔羨路絕。不知何者爲法律。何者爲囹圄。早晚覓數部書。再完前事。今猶之墓下窮經耳。墓前東後座拜亭。令整齊作一橫牆。遮拜亭前。開門於夾屋中間。北出諸舊門路。及西邊牆基。皆整齊平之。無害也。家人還住山中灑掃。看兒子讀書。勿以吾爲憂也。

答葉文忠公

葉相國向高也時公有母喪憂其柴毀有書來弔作此爲謝

二月望後。人還致慈誨。跪陳賜奠。慟絕牀前。某以艸莽。過承厚恩。母子間關。披睹日月。生遂首丘之歡。歿邀北牖之問。誠不自圖膺此齒遇。某自早歲。絕意寰中。屢泛烟波。尋死物表。直以老母糠覈難終。捉鼻就人。償此夙責。於今已矣。含暝之後。敕斷水漿。冀得悠然。楮捲泉下。七日不死。迺復幸存。今遂經年。瓜李復及。緇思往時。板輿都下。望老師之歸塵。哀黃鳥之莫載。入門對泣。伏枕褰衣。豈意歸來。子舍未期。成此窮鼠。傷哉命也。如死可贖人。某必以半百之生。代吾母大耋之命。如死可再死。吾母亦必以某代死之命。贖諸賢者已死之生。今乃令諸應生者皆死。應死者猶生。是某所七日而後以泣代漿者耳。去冬師母歸塋。某出哭已久。而栢下風寒。無有動理。嘗望北斗。禮此函丈。近唯海氛。日波月漲。四壁之軀。涸鮒相求。鐺底不存。頰飯莫續。中夜出墓。噉然大號。誠不如早歲豁然辭親離家。孤泛烟水時之近於道也。釋子千如將過支提。附致謝謝。並候與居萬福。外繫晶章四事。哀其貧薄。道阻不躬。

答鄭元岳崇禎時作

拜書知吾師已至留都。爲朝野私慶。天子聖明。以根本爲憂。禹績自在豐芻。何必宅揆乎。周比苦未得歸。誠不忍張目見諸邪僻。與日月爭道。天子明明以虞廷自將。諸臣明明以斯高報上。憶在烹朝。權璫操柄。尙容七十餘疏。麗廷孚號。今乃以應詔求言之令。爲監謗誅誅之律。每念指摘浙事。顛倒縱橫。何異指鹿爲馬。時乎標逆案。以譴逆案。搆科場以證科場。如此心蹟。嬰兒所知。而常癡詫以爲三昧。在先朝中不知何者。爲比七君子讀書致身帷幄。無攻擊搆鬪之難。無騎虎難下之勢。而一旦決裂。遂至於此。鄒智羅倫往蹟難追。三百年讀書種子。於是幾絕矣。浙場論題只剖義利。宗依堯舜。引伸二程之論耳。遂以爲怪僻。不知天下明達者。安所得不仁不義之言而稱之。如此舉止。是有宋諸奸所未敢遽下而今皆明目張膽行之。良可痛心。周早歲學道。廿七始就青衿。於萬物無所憎惡。然既委質事主。不得談方外糠粃之論。今天子庶人。一切以仁義堯舜爲邪說。則人心敗壞。何所底止。去歲南中台省摘一學憲。此中無識。遂指以爲浙閩線索。叢毒百方。周艸野出山。誠不知人情傾險。一至於此。今惟有一去無所復關人事。但念聖天子英明沈毅。爲此輩所誤。使熙豐之事復見。今日早時。輕詆子瞻。晦翁爲露。

圭角。今殊悔其痛哭。淡於賈生耳。秋中想可得歸。天子旣釋雲間。則來茲冀無他禍。猶恐諸無所釋憾者。以周爲狼毒之木耳。周病去不復挂口。老師千惟珍重。涵宥不悉。

答錢機山相公

機山錢鴻訓也此宏光初作

自垂翼于飛。而後天地日就崩頽。凌遲十年。遂無岸谷。雖云時會使然而好。回崇獎黎老。播棄彼人爲之貽我君父。何可誣也。南遷之倡方新。當璧之檄四播。法旗不舉。義鼓寂然。鄭如水。湛定之量。短於用師。路皓月。拓落之姿。猶堪鞭策而相顧。栖遲謂江左之夷。吾辭中原之管。葛乎人心方寤。逢日則新。從來昧氣與新君更始。元良朝夕。正位留京。則禮樂典章。宜出先生之手。人心所係。旗旆以興。側耳聽之。更脩孟卓之盟。扼越石之。駕湖流。東上。劉賊必西奔。然後北扼清河。西扼湖口。暫紓秦晉。徐收湖湘。進不失桓。劉退不失葛。蔣拔刀斫案。出輦畫圖。在於今日矣。誠使宗祏可鞏。必無五王之慮。若令哲人接履。猶有昏虎之嫌。草野啼噓。聞見不逮。河山脩阻。投袂莫從。望風慨然。嘖其泣矣。某不勝臨楮悲痛之至。

答陳明卿

明卿年翁。三載契濶。而三接教音。幽人天末。了不能酬。明卿呼吸上通。聲名下遍。猶念南方菰蘆之下。有黃生者。北海之思。孝章扶風之稱。謝亦以潤其齒牙。非爲資其羽翮也。天子聖明。休風日扇。圖治有漸。爲政在人。伐木之聽。和平。小明之與。正直。每告同志。兩言而已。前徐霞客來。持素練。不之敢領。瞻望神骨。知爲異人。夜闌秉燭。談鍾山探藥之幽。聽雁湖縣緮之險。如逢明卿啜茶天台。勒銘雁宕。恍惚魂交。識於寤夢也。廿年以來。僅成一書。聊資瓠覆外。唯加餐萬福。有教不盡。長至後道周頓首。

與張湛虛崇禎時作

湛虛年丈。龍鴻。囊天。不忘。魚鳥。溫涼。變序。尙憶。綈袍。去歲。秦劇。之惠。於今。三年。使我。悅艸。之情。重依。覆被。灰溺。餘氣。忽焉。生烟。溝壑。斷姿。居然。賁績。誰實。爲之。莫測。化柄。之心。何以。報者。猶有。同澤。之意。弟自。起草。以來。藝松。永矢。嘗稱。逸少。之器。十倍。淵源。舜卿。之才。萬分。德遠。將由。深淺。異量。故舒。卷殊。方非。謂宅。平之。勝於。居險。也。邇聞。警迫。我京。陵。自省。餘生。誼難。偃蹇。遂以。蛙蝦。之氣。謀及。鳶旌。馳驅。之懷。通於。罔極。輪蹄。一動。不可。復迴。顧念。小山。啜其。泣矣。杜翁。云。在山。泉水。清。清則。可鑒。眉髮。出山。泉水。濁。濁則。不見。

面目。比來四旬。始走三千餘里。自顧面目。不可復認。寧當從年翁辨其纓足乎。雖退。鷲伏。滋雄。烟火。初灰。燕雀。復集。堂中。湯藥。非棄。婦之所宜。親。厨下。燻。焚。又非。遠客之所。及。搏。行。行。不。已。意。欲。何。爲。年翁。想。爲。宣。其。驛。霧。也。嚮。在。粉。楡。適。聞。司。馬。前。命。天。下。方。注。其。雲。霓。今。日。需。才。倘。有。建。牙。來。章。寧。可。較。其。邊。腹。乎。人。心。易。散。才。且。難。求。格。心。之。業。既。落。空。談。鞏。後。之。圖。尙。資。廣。德。屈。指。宇。內。心。膽。識。量。推。我。年。翁。智。深。勇。沈。有。力。有。德。過。都。歷。塊。似。此。無。多。年。翁。蚤。晚。趣。裝。弟。當。從。之。爲。着。鞭。矣。堯。舜。之。朝。叢。求。元。凱。一。木。大。厦。四。顧。誰。鄰。正。恐。萬。里。投。身。爲。穿。突。之。羽。也。歲。序。又。更。時。數。堪。虞。伏。惟。年。翁。爲。聖。主。蒼。生。千。福。珍。重。

與魏中嚴入都途中作

前出山時。姻翁有勸弟運行之色。真遠慮也。弟以風濤無復寧理。安枕頽流。終覺未安。艸艸動足。遂兼壯罔之忌。正不如吾姻翁識力福力。坐鎮一世耳。過鎮江東路。似差可行。然士紳共趨。亦甚凋弊。利國驛而上。亦復如此。云至北直。則中貴怒馬日百輩。鞭撻所施。不避寧越。悠悠世界。雕琢盡矣。從江心望睢陽上下。塵莽蕭然。終日不見一騎。

便似絕域。如此半年。則南北形斷。加以光固之間。土寇見告。壽穎之際。勢無安臘。瞻鳥  
跂鹿。我勞如何。已一月不見報。楊文弱儻奪情。天下豈有人理。劉念臺極得出處之正。  
林紫濤脩邊疏尙未覆。亦未審情形如何。弟歲暮恐未得面恩。決意得請。不知何以報  
我親翁者。徐孺之告林宗。每懷勞念。

與魏中嚴此天啟中丁母憂時作

夏中得姻祖太夫人訃。榮哀之懷。忠孝之義。在罔極中。同此疚心。而補衮言旋。屬續視  
履。非至性通冥。有難得之君親者矣。天祐格人。誠孚粉社。瞻懷蒿蔚。何能不悲。每念先  
慈茹荼擁絮。垂八十年。不知鐘鼎的爲何物。九原相遇。雪涕如何。弟守廬不終。聞鷄破  
戒。移勒之痛。甚於絕裾。入夏以來。追惟往躐。誠欲碎踵灸踝。以答徂盟。而身旣投籠。烹  
割隨土。髮膚身體。無一爲親。乃知閔。騫在汝。之義。深於神禹也。中原塗炭。旣八九年。哲  
匠括囊。又非朝夕。匡扶勝具。唯有親臺。而又遭回泮渙。如此左史。所譏。蓑宏。徐孺之戒。  
林宗。準其遺言。不爲過矣。上以誠求。下以貌應。巖廊邊圉。一大戲場。至於聖主之所注  
存。則孟浪愈甚。師錫鉅典。遂成呼盧。不知蒼生更何所繫。屬含淚向別人。正不如墓上。

自家發涕耳。孫上苑。沒羽於漢陰。薛韓城。收功於副墨。放狙方去。蠲集又來。加以羲馭。遶城軍容。南討祁父。藉此以奉爪牙。司馬因之而生羽翼。雖陳張斃於桁楊。而烏巴留其梁笏。終風又曠。曷日霽。清弟以狂瞽疾呼。屢濱不測。恃有天子慈明。寬其項領。王餘半體之魚。枯楊復生之穉。戀戀感恩。亦已未矣。江淮稍靖。決計賦歸。晴乾淋頭。度之已審。想汰沃諸兄亦度其底此也。擬作王母誄。以荒拙不復能莊。輒爲四詩。以當一慟。并附絮矣。先於束芻。唯親翁諒其疎率也。小疏草附。請正不悉。

## 與朱節菴天啓時作

節菴親家萬福。屢蒙大教。開發慰藉。常有夜雨連牀之意。弟之疎鄙。兄所習知。然自經。不解好醜。四十嬰孩。嬉笑膝下。不知世間纓組的是何物。而鄉里貴人。強以是踢蹴。四月入京者。造諸不根。使人聞之。憤悶欲絕。此輩人只欲自作官耳。何苦必以弟爲薦席乃爾。今春母子。日夕依依。想望家信不至。而此輩突造飛語。迫弟爲不得不歸之勢。嗚呼此人。豈得爲仁者乎。弟視一官。輕於蟬翼。但以老母遠來。未能脫釋都門。勉強栖遲。視月如歲。又生平讀書。稍近寧澹。豈爲腐鼠弄其齒牙。而此輩識癡。終有芥蒂。弟亦

當遠領空闊。避其繒繳。但四顧親友。無一心期。仰視明月。下而顧影。真不禁其蕭騷耳。生平身名。母子區區。遠託聖賢。近託足下。何由促膝。吐此言懷。六月二日道周頓首。

與朱節菴同上

節菴姻翁。道遠音稀。殊勞懷想也。別後甚欲歸。棲遲於此。遂復孟浪。從人作兒童之事。今已如此。悔不可言。想兄丈徐觀一二年。然後搏飛利見。免此目前危疑之苦。爲樂無方。嚮出場時。人人欲歸。既場後平復。相安無事。燕雀之識。大率如此。今漕河已涸。流賊日多。涓涓不塞。勢已襄陵。當道諸賢。總無有商量。此事者。不狂不狷。世上定無佳人。兩日以來。物情大變。白馬之禍。恐復生於今日。邊鎮大臣。不吐不下。中關執命。勢不能及。糧絕於河。籠匱於廩。思東門之外。青果乾蝦。真如麟鳳之脯矣。止爲一日浪浪。從人取此二年日月。煩悶耳。

答何元子元子名楷閩人公同鄉著易訂話

別後奉手教。得領易旨。自非先生。誰復憫其顛頓。曲示繡引者。生素疎迂。晚益忽忽。不能多著往詠。推探奧義。二十年來。仰鑽義文。一無所得。每誦程河南傳序。輒自興慨。恐

終窒於辭理也。微言久絕。天命先生。總其條貫。使羣儒裘帶。有所領袖。從來作者。得其冠冕。昔鄧汝極作訓。自命爲翼。迫於尼尊。今先生作翼。命又爲詒。遠實逾於當陽矣。中間采妙言斷辭。要非王鄭之所希及。至若溲渤附於山火。隻言片羽。韻頡殊前。都自惡其白頭。實無關於至理也。周自焚硯以來。日就頑鈍。又見書極少。心眼不開。少年常恨性靈不慧。老來又苦學問無多。不知捨此兩者。更何處得到頭。田地如要實落。工夫從兩漢上。泝杏壇。猶齊魯之於燕市。比於驚城。較近萬里矣。每想先生坐開寶藏。間出半珠。遇其得意。眞使紫陽諸公。向門乞火。如周者。又何處獲其七箸乎。遼環前實。浪譚當塗。所謂虛誕詠業。又滋罪案。知已所當瘞藏。先生念其藍縷。并覆露漿。已爲厚幸。奈何脩裸人之文繡。颺渾沌以蛾眉乎。吾鄉銅海。困於紅夷。上下喁喁。仰彼鴉音。狐兔餘生。見人草伏。時有知舊蕙書。一切以筆冢謝之。獨於先生。瞭然絕塵。誦其書而輟嚶鳴。疑自以爲不敢也。草草布復。并無敢候達者。想自以情法之表。廣錫善類也。

與何元子

蓋出都往戍時所作也

藉庇姻翁。得開一面。猶以禦魅。周此餘年。誦候人之詩。歌擊鼓之章。未免慙其維昧。歎

此南行也。票意在嶺西。而典午竟置之西陽。勾漏奇緣。湘沅足樂。從此便道似可省家。而東風泝流。西上武昌。不以爲遠。一以畏此簡書。一以消此睥睨。白首長征。知骨肉之所興念也。去秋聖主傳問念臺之清。壯其之博。以此開示綸扉。無有應者。閱數日銓部乃以銓貳副念臺。元正上傳。予師以爲可用。亦無應者。宜興乃尋以復官得請。日月自是光華。煙雲饒有籠絡。某幸邀解網。而雷靈餘音。號號愁人去之。經春猶有厲色。不知此流復當何極也。日者寬大漸開。言路稍振。起廢之旨。再申清獄之音。復見海內喁喁頌功。陽羨實自聖主。本懷非盡補煉之力也。武陵去西陽不三百里。周挺身其間。能無器之梅州之懼。陽羨雅意。勸某徐行。然臣子蹈赴。無所復避。庖厨懸命。何獨五溪有此毒霧乎。天下推轂東翁。亦爲丹霞壯采。漏瀼之餘。更爲得一吐氣。天誅武陵。帝殛韓城。吾輩蕭然。俛仰無負。富有日新。豈必繫於鼎足乎。已南行亟當趨候杖履。而啟處未遑。情爲誼奪。想親翁諒之早也。三月朔後一日揚州解纜。弟道周頓首。

答夏彝仲

崇禎十七年作

彝仲別後杳然。亦以主恩未報。空山難臥。而奇窮創出。無一日得離牀蓐。而顛墜傾覆。

隨之。去臘試步江東。失足懸崖。輾轉三十仞。遠邇觀者。咸云齏粉。適借兄庇。正墜石灰窠中。頂踵粗存。而百節俱痛。從此不樂問人間之事矣。生平擇地。急病讓夷。而太行孟門。隨地湧出。去秋逃聽。不知長安動靜。亦復云何。僕生平無競。而吠聲未絕。就陰滅影。古人所師。安能從軟香塵中。辯溲渤之氣乎。知險知阻。不出易簡之中。多懼多凶。亦在譽功之內。唯有遜世聖人。便宜太過。今日使人悟嘉肥之晚也。前疏奉旨後。宜再請。以道途遼闊。敵鄉土寇縱橫。不能應時而發。恐當道以爲偃蹇。今既手足拘攣。動止不便。安能以三折之臂。謬附良醫乎。長安聲息。固非野史所敢問。亦有老人所不可不知者。瑗公幸稍示之。外附孝經大傳。洪範明義二部。不盡言懷。正月穀日道周頓首。

答陳相公

甲申正月在墓下乞休時作相公陳濱也

去歲八月得拜閣下書。欣感不可言。又得召對恭紀。所推許誘掖。非所敢望。起枯迴生。遠邇同歎。以昭聖德。傳之無窮。非爲道周七尺斷溝朽株而已。漳南天末。魚雁不通。自去歲秋前隔於關。秋後撓於寇警。道周居空山。與狐兔同穴。雖奉溫綸。近一歲皆不可聞知。每遣一使。動須經年。發一空函。頭鬚爲白。去秋後又聞禁嚴拜疏。迴迴而反。今

遂三年矣。獻臘祖道出江東。偶臨層崖。持杯失足。顛墜二十餘仞之下。遠近聚觀。以爲必無生理。藉閣下之靈。神力所護。正當石灰中。不成齏粉。而左腕左足。百節酸痛。以杉櫛夾之。逾月尙未能痊。生命奇窮。幸脫鼎鑊之下。又羅溝壑之中。皆千死而一生。人理所不經涉。諺云。鬼神不護。違時之身。君相難造。窮人之命。豈其然乎。匹夫納溝。阿衡所歎。以不肖顛頓。如此。宜亦有道仁人之所垂憫也。方今豺狼載道。豫楚秦蜀。全藉鞏持。至於敝鄉。浸成焦爛。歲月而後。恐與江漢同波。道周但仰抱松楸。俯共餘黎。號呼穹蒼。稽首出血於斗極之下而已。區區隻身。無須他物。但乞餘生。得守丘墓。而體受全歸。未投魑魅之域。皆相君之賜也。萬里聞禁。偉抵空函。統惟覆蓋。不悉瞻依。道周頓首。

答陳太史 崇禎十六年作

分榻以來。遂五載。此目在沙塵中。無一日明淨。終風之詩。誦之澹然。墓下未嘗見報。時從諸生知其影響。徒使頭髮朝夕自白耳。兩歲前。兄有書勸其栖遲。不圖巨鱗困於香餌。鴻寶雲儀。又逢輕繳。魑魅喜人過。亦遂至此。古人所以抱膝而歎也。有鄒趙而開。楊左之禍。有文何而開。陳鄭之毀。安知賢者固不利人國乎。每讀子瞻寄錢道人詩。爲之。

中夜起而頓足。卽不能負劍開槩。以滌豫荆。使吾黨發其醴顏。亦奈何。手扶鼎耳。坐觀鸞孔。雜於鵙臚乎。嘉善想亦歸。天下蒼生。竟當活於誰手。明明天子。不信詩書之效。此數十年來。講筵諸臣。不得不任其過。次乃邊圉諸臣耳。一病當身。百藥坐盡。溲渤登筵。則參苓灰死矣。兄此時視僕。猶有起色者乎。墓下蒸濕。腰膝大痛。每值風雨。輒酸楚不勝。自去歲承命半載矣。作一草。請告未能。悠悠此情。非傲非惰。誰復知之者。五月十日燈下道周復。

## 答賴太史

崇禎十七年作

宇兄蹈古之懷。與匡時相資。使聖明鑒其真醇。友朋諒其惻素。信獲之道。可謂兼之。每念曩時。唯有興歎。吾道屯亨。雖係之天。亦由乎人。居平疎略。簡核不細。涉學淺陋。其用睹矣。僕旣扃戶以俟。追討會不移時。世事如是。溝壑殘年。誠不惜死。所惜者與三季諸賢。同歸覆轍耳。雨雪雖消。淖泥猶故。塵纒四海。無日清除。兄方射隼高墉。如使天欲治平。王明并受。則岡鳴梧音。在兄赤鳥之下矣。蔣八翁一再貽書。皆不敢答。自安腐朽。不問星辰。凡諸邸報。海內動靜。一切付之飄風落葉耳。小詩附去。足抒微思。洪範緇衣坊。

記三書。請正。謝謝無量。二月七日道周頓首。

答朱王孫 崇禎十六年作

老公祖植根天潢。洄酌行潦。施其珠玉。挹此葑菲。信草野之耿光。亦人倫之勝事也。承示寶乘。甚謝。凡貞白著操。當身皆不自知。而旁觀者爲之贊揚。稱道猶頌。桂蠹於蓼蟲之前。諛松筠於泉石之下。無所動其感愴。發其言笑也。聞盱漢山川之奇。萃於國會。是以人文聿興。貞良夙出。江南名山。足跡欲滿。恨未嘗探金精之隱棲。訪麻姑之逸蹠耳。僕去楚歸。遭疾虐。右足偏痿。又住墓下卑濕。自五月以來。遂不能踰戶。唯右手尙動。勉供酬應。過此亦恐不能如前。近又惡聞人聲。已四五十日。徹夜不寐。以此盡屏思慮。轉面暗壁。教至不敢不答。力疾鳴謝。不悉所懷。

答陳御史同上

匡扶之業。須藉偉人。鐘鼎之勳。全資名世。當此海內焦乾。衡嵩板蕩。顧諸書生。袖手無一籌。一畫。能紓明主之憂。釋蒼生之負者。乃知士市魚鹽之爲絕德也。先生應時而起。上眷獨深。攬轡攀帷。澄清萬里。其於撥亂支傾。憂盛明危之畧。嘗之熟矣。僕溝中之瘠。

泥蛆餘生。俯仰上下。流覽古今。未有迂枯顛頓。不自隕絕。尙苟且蒙面。有如僕今日者。幸得藉桑梓餘陰。偷賢宰執之庇。俾保首領。終老牖下。已爲過矣。豈敢復盼澠池之收。起病。賴以辱。殿。乘乎。去冬兩疏。雖奉溫綸。而天末雁稀。邸報不至。傳者紛紛。夏秋之間。猶云迷誤致駁。爲談者之所鄙笑。至八月家僮始歸。乃覩顛末。九月欲脩小疏。堅乞休致。而家貧僕劣。遍求急足。無肯應者。欲託當道代題。而枯腐餘年。往來絕寡。又云從無此例。亦已矣。折臂。螻。何干。轍。迹。乾。頓。蛙。蝮。無意。鼓。吹。朝。家。即。不。以。廉。恥。待。人。臣。子。亦。當。以。廉。恥。自。厲。先。生。方。秉。貞。論。正。色。朝。端。當。博。求。練。達。之。才。以。削。平。寇。攘。匡。我。王。國。如。周。者。裘。葛。寒。暑。之。不。能。謀。安。能。投。袂。應。節。徵。聲。而。赴。會。乎。聖。大。子。仁。覆。遐。陬。羣。公。恩。及。輿。類。得。以。狐。兔。餘。息。歸。首。丘。隴。拜。賜。多。矣。里。門。嘯。聚。日。以。益。繁。墓。下。廬。居。豺。虎。所。嗥。每。望。松。楸。徒。有。悲。涕。此。時。猶。談。出。山。眞。情。理。所。不。至。倫。類。所。未。許。也。欲。草。小。疏。附。上。復。以。迂。疎。自。輟。知。託。華。廈。者。不。變。色。於。茗。風。也。長。至。後。一。日。道。周。頓。首。

## 杖後與甘御史

負慝山居。謝絕人事。誠處有不測之威。被於草莽。而風霆陡發。掩耳莫及。親翁驅車俯

嘻。而某以擔簦就道。西度漳關矣。夏中三輔迸去。時兆欲清。而長壽發機。界予於毒。明廷召對。詹翰四十餘人。無發聲者。覆盆之寃。遂不可解。今雖韓城禍敗。勢共推頹。而朝事日殊。要非盛時之所宜有也。楚寇爛於秦蜀。獻賊已入漢中。又出破成都。聖主赫然。爲誅熊督。違邵撫。終未有益於殿最者。大。厦。將。傾。束。蒿。作。棟。微。親。翁。誰。爲。支。其。隆。棟。乎。某病七十日。瘡面稍平。猶未能行立。欲俟百日。自發一疏。而談者謂某罪狀盡在御前。不須白白。四顧親朋。寥落晨星。無相及者。要當寂然聽之。元穆耳。嘉惠悉當奉璧。頃當再報不盡。

答吳源長少參

崇禎十六年作

天下之可恥者。一無功而享大奉。不救而視傾危。此兩者。時論不過寤夢。亦不過易之所謂吝也。可歎者。二機失而不可收。時過而不可謀。此兩者。進退無地。嗟悼莫及。易之所謂悔也。悔吝當中人鬼共咎。雖有高官大爵。猶黏蚌殼於巖石之上。積厚薪於曲突之間。豈足爲君子所過問。有道所侈談乎。祖臺下車而逢寇攘。黎獻洵洵。指顧之間。穢渠執醜。原隰旣平。泉流旣清。乃絕口讓功。退居樹後。而手執魁柄者。低昂其間。奪我慈。

父。置。於。遐。方。亦。衾。影。所。不。吝。四。顧。而。無。悔。也。今。苞。擊。未。消。將。復。尋。其。斧。斨。加。以。殄。滅。亦。非。有。道。所。樂。談。君。子。所。再。問。也。祖。臺。家。有。竹。林。巾。車。孤。舟。出。門。臨。江。無。所。不。樂。卽。不。然。一。度。嶺。觀。西。學。之。奇。峰。然。後。夸。猶。以。望。旂。常。於。吾。黨。所。瞻。依。先。人。所。期。可。亦。未。甚。遠。也。僕。病。人。也。自。五。月。以。來。足。不。出。戶。限。日。食。三。錢。梔。子。豈。可。通。書。到。長。安。而。井。研。書。未。復。欲。再。乞。休。致。免。諸。是。非。承。來。教。云。云。則。亦。如。楓。落。梧。飄。無。言。自。化。耳。讀。書。五。十。年。樹。劍。山。刀。無。所。不。歷。安。能。復。商。默。語。之。事。見。石。獅。眼。而。移。家。者。後。也。南。中。諸。友。如。葉。瞻。山。詹。月。如。去。歲。流。殍。藉。其。支。持。今。年。鄉。關。并。資。扞。擷。如。此。事。業。賢。於。宰。輔。遠。矣。張。司。馬。澹。虛。當。急。難。時。周。卹。家。人。踰。於。骨。肉。晤。時。幸。寄。謝。謝。各。附。兩。扇。頭。去。蕭。條。四。壁。無。物。可。將。想。諸。老。亦。能。諒。之。也。石。城。諸。兄。無。由。汎。寄。不。任。思。存。十。月。十。一。日。道。周。頓。首。

與吳少參 吳名嘉禎爲興泉道先生門人

承慈誨及示邸報。知垂念深至。及憫世之深。周今已矣。雖康途砥平。無復策蹇之處。幸爲狐兔。歸命丘隴。他又何知焉。中和建極。此義雖迂。實亦棄之不得。四方艱難。人才垂盡。何者可紓。當守之憤。詩云。謀臧不從。不臧復用。天下遂乏臧謀者乎。巴縣恐是首揆。

接引。欲肩樞輔之任。世道傾危。虜功難奏。綿竹之業。禪於蜀南。債轅折軸。乃有鞏其後者。如今日卽不巴縣。安可下手也。山陰以闕迂見放。猶臣子所安。古云。無不是底父母。天下毒痛如此。豈賢人完穉之日也。生逢不辰。當此際矣。往歲出山。濡滯清源。與曾一雲揚扞於上。蔣若椰闡述於下。倏忽八載。唯有感歎。今四海蝸蟻。非芻蕘禮樂之秋也。前表草率急就。殊不可觀。若再書便當改作。泉中多佳書。尙遲日脩飾以進。謝謝不勝。上巳日適周頓首。

與張湛虛中丞

崇禎十六年作

壬午二月。別兄於雙荷庵。爾時篋魂未與。顧影驚弦。遠望長途。慨其歎矣。十月九江始聞環命。栖遲江渚。侵臘抵家。入門拭淚。乃知兄垂念之殷。所以周生備死。雖割宅分哺。不以爲過。長安諸老。每談兄至性。發於匪夷。揮涕感哀。無言不疾。以蠖螟微生。菌枯共盡。而使長者發其精誠。賢人生其悲宅。卽起骨還肉。不爲遠矣。海表孤生。四顧無徒。知己一人。自以爲足。比雖屢荷趨命。而折摺之軀。形神不屬。淒風苦雨。酸楚莫勝。橫草枕戈之意。入老已衰。補過蓋愆之情。捫心俱絕。譬之豚魚。脫庖墜波。又焉能念主人之夕。

殮。上客之朝饌乎。今日度非中立起於淮。蔡希文出於延安。朝搆獻頭。暮誅闖首。必無以上慰主心。少平神憤。吾儕草野量腹度形。一石一松。受恩已極。開濟之業。匪我仁兄。又誰望乎。區區之情。聊寄小詩。空函附致。曷悉勞馳。十月十一日道周頓首。

答蕭中丞 崇禎十五年作

老祖臺垂念深至。自往歲間關而後。覆被彌宏。情誼加篤。馮鄴兄幹旋於中。老祖臺扶植於外。是以獲起白骨。再飭毛羽。轉溝壑之餘生。從狐兔於丘首也。今春得荷解澤。即已謝人事。不睹邸報。不接書問。不近縉紳。誓與魚蝦鹿豕爲伍。知老祖臺於符檄交馳時。亦想松濤雲樹。鶯簧蛩吹之爲樂也。勳名自天。鐘鼎由命。周已矣。萬死一生。脫於時賢之手。中夜拊心。尤悔叢集。爲遠媿古人。上慙明主耳。泰運未回。尙勤宵旰。寇將合。輦轂寒心。所謂騏驥服之解蹠。秦越望而卻步者。閩南疥癬。無當痛痒。而當事引爲瑕疵。過矣。周以黔婁之骨。附林類之皮。苟免朝夕。爲願已奢。墓前數瓦。爲風雷所碎。今藉若柳。諸老當務親賢。方將寤夢以求管蕭。入山而蒐頗牧。寧當溷舉親朋。相爲唇舌於老祖臺之前乎。閏月十九日。倪鴻兄聞已提旅入援。吾鄉與嶺表遂絕。無衣之篇。此非

葦野之所敢問。然使元黃見血。魚鳥安棲。亦漱流枕石者。所望而顛倒也。閩海宴清。天鑿自朗。蛙蟲小鬧。何礙風雲。謹致加餐。謝謝無量。臘月道周頓首。

與沈令 沈亦先生門人

湖上山中。雖不及晤。然知是兄相念之至。歸詢家中。乃知辛巳承遠惠。不以生死攜志。比從漳平父母處。拜兄書。知日將莅三山。以是兄澹寧攻苦如此。尙以禮樂丹黃。藻飾斷溝。不已過乎。中原淪喪。玉石共焚。兄乃得保球琳。徐收桑榆之照。非天祐尙賢。神司報善不至此。僕病創已極。又在幕下水濕。下體酸痛。倚筇不能出戶。緬思曩日與二三兄弟。探陰壑。陟危巒。下呼隱豹。上捫飛鳥。今遂拳然伏枕。成隔世之事矣。敝里南靖詔安。皆早晚望得好人。布其愷澤。雖盜賊漸繁。而耘鋤可及。能得廉平如兄者。洵酌所由歌也。頃當晤沈公祖。必有一當。以報蒼生。亦吾徒之福也。謹附謝謝。三月二日道周頓首。

答張恭錫 張名晉徵亦先生門人此崇禎十六年作

垂翼食報。胎之上著。收於吉人。總非言語所罄。要知敬緝使神聽分其和平耳。去歲入

西陵時。承諸兄所顧念。匪朝伊夕。亦難消受。僕以疏率之身。享此綢繆。常恐譽過咎生。元澹之中。錄其疵累也。世道悲皇。人才枯竭。之禍。一遂至此。今當四海。憔悴之時。得一身榮。暢動作。如願。則不謂身與世繫。道與命關者矣。江嶺上下。風鶴不搖。衣冠翹翔。無異曩日。而僕既折其體膚。備諸荼苦。如此乖違。又不在山川之限。今雖倚筇能起。眠食如故。而血氣既衰。神明棄舍。得荷主恩。守此廬次。使松鹿不犯。烏兔相依。自爲過矣。寧復俯道與達人往來。而進有乞音。退生驕色哉。天下相知實少。沒在地下。猶得與奚向動問。豹婿周旋。眞無意人世之事也。便當更悉。以俟來鴻。謝謝。五月望日。道周頓首。

## 與沈令同上

父母制令者也。子弟奉令者也。如田賦之法。不失古意。欲行則行之。誰敢桡鑿齟齬者。紛紛所云。深用戒心。然丘隴在此。無所避之。溝壑餘年。誠恐不得堅臥爲執事憂。如得松楸無恙。枕漱不驚。寧非厚福。僕區區守墓。於世上事不得仰攀。唯見從來兵革倥傯。時。士民紳弁多有詬諱。亦時勢使然。物情難怪。閭巷間有不相諒者。亦當以強忍持之。

卽云僕不養兵。不與人勦。議事無損也。邇臺精心密運。造福無窮。寬綽調度。與諸老商度。應變多方。如僕酸腐。但藉覆幬。不至輾轉足矣。地方多故。不一晤鄉里先生。而數以空函煩執事。亦理路未妥。幸謝諸鄉里先生。云眞病眞暗聾者。勿與人事也。

答張御史

張名若仲字次稱與兄若化若禔皆先生門人此崇禎十六年作

往在都下。未有以報也。抵家不數月。寵問隆施。又儼然臨之。自非骨肉。誰復不我遐棄者。除前始至墓下。入春遂患痺。兩足垂擗。動借藤笻之力。秋來作劇。困於牀箠者幾閱月。至今蛩然。啟免之期。恐遂近矣。仁兄聲實並茂。綢繆陰雨之先。使河朔無事。太行晏清。西顧之所乃瞻也。流寇聲息。比復何如。居圍驛騷。吾徒不得不任其責。僕幸得脫然保有松石。一切動靜。膠目塞耳。惟冀仁兄毅然紆宵衣暮袴之願耳。使行草草。四壁無可致意者。唯小詩四章。侑以七箸。仰祝加餐。努力千福。七月廿日道周頓首。

與張御史

崇禎十六年作洪思曰將出京師時

春間備領盛雅。時以纂述經書。未遑報章。至今耿耿。兄才具足了百人。不肖藉兄簞其鬚眉耳。古之有道者。不樂以一節自見。雖忠孝亦不樂居其名。不願有其事。今乃不幸。

破綻於此。程伯淳生平不喜孟子。蓋虞干莫之多缺折也。其實行廢均之有命。僕再出山。再遭顛頓。豈有急爲此。然於此。改歛一分。便覺道力衰薄。無當於用。宛鳩小明兩義互發耳。兄湛觀遐矚。尙不以爲礙也。澤蒲相去幾何。是皆聖賢之都。天下要會。前日僕欲至秦蜀。取道五臺。瞰二室。一躋華首。望終南太白而還。今又碌碌與匡廬從事。遂使半百之年。不知古長安是何方。可歎也。潘蒲州縝密和粹。與商關河之業。自是蒼生有幸。是僕所藉榮施也。幸爲謝之。南北遼遠。鱗羽間稀。所相望者。唯爲朝廷努力。子惠窮民。權貴之間。唯以至誠格之。豚魚有孚。何況吾羣。僕已草草束裝就道。空函致上。不悉願言。

答鄭牧仲崇禎時作

牧仲先生。頃得兄及叔祁兄書。使人慙愧。欲拔白髮。以追青雲之末。所稱未墜在茲之業。要亦二三兄弟有志之所共獎。非周朽腐所敢與聞矣。周少無牧仲叔祁之才。又無牧仲叔祁之志。垂老等於牆面。令生早數十年。與諸兄切磋。攝召今古。集於斗極。深藏遠待。其所成就。必有可觀。而今已矣。卽不幸早晚卒業風露。何敢長揖以見游夏。且無

論姬孔之前矣。王文中造就未宏。遭時衰亂。然猶奔走上下。受書於李育。問詩於夏璜。考易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而周欲以區區。單門獨戶。坐臻富美。不待高賢窺其內淺也。孔門諸子。各有所長。因循增積。終於高大。而周以穉穉實倉。瓦礫補嶽。源瀾既雜。蛆蚓同游。令先數十年。與諸兄鞞翔。開其眼翼。差免諸累耳。漢宋之儒。途徑稍分。不離博約。二路。博不墜於詞章。約不入於老釋。雖使董劉俱躋明堂。朱陸同登道岸。未爲過也。凡人。生病。痛。皆不在博約分途。儒墨互分。只是割不得利祿二字。割得利祿。卽與姬孔周旋。雖不同堂。依然隔壁耳。洞璣是僕十年前之業。切不須觀。浦中諸兄。近日料理孝經洪範。差可寓目。來書所云春秋訂說。必有深義。跂予見之。數年前亦作此說。比於坊記表記中略詳其目。臘月亦可登木。大抵此道。皆不宜刊布。刊布近名。講論近質。但近名之災。及於梨棗。近質之災。及於體膚。要使眼見牆壁。有無限文字。亦不妨與後世質。其短長耳。謝兄近想佳。別後有林衡兄敦實劉當。文藻斐然。未見知於當世。兄幸獎勵之。莆卽多賢。留此躍其隱光。王長公承惠書見候。未能謝之。又病久不能擅序。干祈謝悉。

答曾叔祁

百二十八

叔祁先生。惠來書。惶悚不堪。時寒風也。披誦之餘。幾至汗出。周實衰頓。顛墜已深。秉燭無及。思與一世英賢。仰鑽斯文。是以一再出山。蹙躓道路。泳之涸之。未見其人。幸有一二俊傑。燥濕相就。亦不過擿藻揚芬。以爲文章廉隅。如此而已。誠使天下俊傑。皆近文章。砥礪廉隅。入闇不疑。蹈險無悔。亦於周孔意思。領略三分。而內錮於習染。外撼於禍患。求其博約終始。弗畔未之有也。周之少也。溺於騷雅。比其稍長。濫於老釋。旣四十餘。乃知文藻之墜華。與二氏之落籙。一意反於六經。然而老矣。又性蕩佚易簡。不能爲鎮坐靜觀。含礫張鐵之事。是以輿奮無功。疑信各半。先生起於名家。年未三十。已登富有之堂。探精微之室。俯視周輩。窮極乃反。猶義馭之於雞栖也。來書所云。漢諸君子。殺馬樵蘇以求聞獲。蓋其時經書未出。師述寡鮮。今世典籍。盡在坊間。祕書枯於冊府。人自得師。家爲明述。有執經而逢孫或之畦。買廬以依張饒之室。亦人指爲黨阿衆。誅其狂惑矣。先乘深愧不能闡揚。望長脩。早紹前業。要之出處各有時候。非如道力可一往奏功也。敝帚安可再享。豈得當寒表其絺衿乎。幸收藏之。間有未錄者。從諸友乞得本。

附政小詩。附卷頭去。竭日呻吟。不離螻蛄。亦騷雅之殘波。鉛華之苑積也。百維謝謝。不聲所懷。

### 與王伯雲

前後所得伯雲詩。幾二十章。球琳火齊。滿於屋壁。寶盈鬼概。宜其窮也。病廢既不能作詩。又睹青緇而捐兔冊。笙簧之下。無所容其蛙鼓。以犬馬殘年。博副憲公佳詠。及此十章。幾直一死。所不敢屬和者。非直塵見。亦揆才度質。安於固陋。想高曠之所涵覆也。謝二月十日道周頓首。

### 與張公亮

以僕意爲公亮主人。無如陳雪灘者。雪灘一榻蕭然。但以吾黨集聚筆硯。無恙便爲佳。况禱止平。雖輕薄。然不從苟文。若陳長文。游亦未爲過傲也。

### 答陳臥子崇禎十六年作

遠使垂念。萬里外未忘一日。自惟疎陋。荒遜之餘。伏枕偷生。兄方匡襄居園。拯蒼生於塗炭。懋明主於宵衣。與二三君子。渙羣戒萃。克詰無違。僕亦視中原底清。以收泉石之

福。安敢以鱗羽長途。仰累足下哉。前得吳生書。知足下相念深至。比接沈寧陵教。所仰藉宏庇者。真若孩提之於襁褓。想足下攬轡澄清之風。與隨車滂沱之澤。足相映也。文卷清新。讀之喜愧交并。僕病體已廢。兩膝將頽。藉筇而起。遠視匡雲。邈若天上。自念首丘。不違先隴。得以遺骸。近託松楸。已爲過矣。兄清真卓朗。和而有節。廉而不凋。朝家倚賴。斯道所爲鎮奠。僕旣猥落。餘波溷人。及門諸生。出處可見。兄善自寶重。勿以賤鄙爲念。努力報主。加餐千萬。賜米委不敢拜。而道遠阻脩。使人劬勞。四壁之間。無可爲答。謹空函致謝。不悉。旁皇。夏五道周頓首。

答陳臥子同上

四月拜上已書。草草未有以報也。此間天末。眞成醯雞。近旨如何。亦無由見之。但聞兩都告急。江右調危。近云■已出口。果否。倪鴻寶馮鄴仙諸老又如何。會稽歸而蜀川出。此世道當然。何足爲怪。賢哲完身。勞人馳騫。天實雙成。不爲錯也。僕比益病劣。左臂偏枯。右脇驟痛。黃鸝飛鳴。眞無復江湖之夢。望世稍清平。得收擊壤之樂耳。沈天目極明爽。留意斯道。時相聞。幸寄空函。書抵千金。不爲誕也。易象正完。幸一冊來。四月望日道。

周謝。

獄中答張翊之

翊之。天心。遂不可問。正當。睨雪。瀟流。之期。又有。風靈。霹歷。之異。雖茶。毒發。於司馬。亦銷。鑠積。於多時。矣。陋巷。獨樂。顏子。所私。市上。稚春。申公。未免。常恐。賢者。聞之。懈心。志士。因。而輟。業也。六十日。外瘡。漸就。平。輾轉。牀簟。未能。起立。醫者。云。湏。百日。聊俟。之耳。犴門。之。內。不勝。深山。箕文。之所。留心。正可。卒業。而神。爽久。衰。蔓草。繫念。每聞。北風。亦擁。衾以。悲。吟。擲筆。而長。歎也。前刻。儒行。繒衣。深費。精物。今又。不知。洪範。月令。所在。四小。序草。草者。幸。覓存。之。以俟。來日。成仁。未殺。身。著書。未絕。筆。雖。改鳳。獵麟。未。改其。樂也。聞。鄉里。捐助。者。多。已。敕。家人。一一。清理。分。還。之。

答陳獻可

獻可先生。僕談此道三十年。今日乃聞獻可之言也。湛心研慮。冀一日升周孔之堂。灑掃就事。爲周孔廝養耳。而獻可過相推信。亦若謂當世無知僕如獻可者。是僕之所循省。浩歎也。人讀書不能明悉。不能與庸下之士共爲聽論。乃使賢者一視而怪。再視而

棄。終身崖然。掩面不視。此何所當於居業立誠。莫猶有得者乎。獻可獨由精入變。不厭煩曠。以泝易簡。知此道之自然。著察所難免。尙欲十年卒業於此。雖康成季通之用心。豈復過此哉。如獻可所云。讀之而不能致功名。降聲譽。美田宅。裕允昆。而猶且讀之者。此真迂愚。吾輩所當共戒也。僕爲此書尙十五卷。談治亂之候。帝王之紀。依本圖象。然論之招尤。正不如學庸語孟。可以釋於元薰。借於大道也。吾道所賴。託於精心。心地。一蠱百節。俱落。世謂覃精。其蔽近愚。仁而好學。何愚之有。縱令昏。齊劣於射。御。但使來世不絕微言。朝聞夕死。吾猶甘之矣。四顧廓然。本寧已作。穉孝云亡。天下悠悠。尊公自爲魯殿。繹其緒論。鼓吹風雅。不足爲多。獻可繼之。慨然拔身。依於聖地。仰觀俯察。流覽八荒。似謂子雲平子。不足兄事。而獨留意儉忽之言。自非孤身有翼。誰復扶其筓。開以日月者乎。象林及洞璣式象。繆儗鄉光。約其曠源。猶存火影。在僕書中。愈分剩義。在獻可集上。自足孤行。皇極圖韻。包括宏微。自祝鈴所未窺。沙隨所輟記。僕自早歲。亦嘗討論。然在聲塵之間。亦與博依俱謝矣。堯夫拈韻。極爲整齊。夾漈審聲。徒來世。詬苟可答。於神明。併可遺其胼。蟹也。來教云。欲以今冬了授時秣。此道極是中要。近人欲舍授時。

遠依冲之分。秒愈濶。施用實難。僕所積分。在前書中。僅表其一。尙五六卷。在軒箕圖中。大約易象一十八變。推五百一十四年。分毫杪忽。交會食差。擎如晴日矣。既了授時。再洞前書。推算六十年中。交會食差。亦可不謬。但以周孔爲師。交象爲準。諸紛紛者。如聚僮。僕料理米鹽。善成而收之。綱領不在也。古今讀書。如劉子駿。僧一行。都有意思。但不能精微。堯夫初未嘗作歷。元晦云。堯夫作萬分歷。行之苦難。此殊疎忽。無有也。舉業得喪。別自由天。孟夫子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僕自十九歲。結束山裝。初無當歲之慮。碌碌知命。出處之數。併不繫心。駢枝諸作。亦在夙年。終蒙世詆。比盡脫落。文章性命。浩然冰釋。所不自了。祇謂發憤仰思。忘憂忘老。決不敢坦然安奉佛老之道耳。吾徒心性端倪。克治淨時。與釋老不別。所大差殊。祇有此事。範圍曲成。不厭不倦。死而後已。知獻可。眞成厲精上達。亦意天下舍獻可。無可與語。及此者。前書尋律中。尙爲刻者。誤移一宮。又暑分實測未定。故不復寄。此道得其大原。了無艱澁。悟積非積。知變爲常。一歸於天。吾與獻可勉之。更冀有得。別證所聞。道周臘月頓首。

答洪尊光 崇禎九年作

黃石齋書牘

尊光兄。遠別了無可致意。唯念間關爲僕作苦。嚶鳴之誼。深於丘隅矣。小草不可爲。一木未能支。回顧當時。千九百悔。南安翁蘇雲卿果是畸人。讀書千卷。不如翫易二爻。是之謂也。兩得書殊增契濶。此間矮屋。如駕漏舟。棲遲半載。欲歸不得。擬上三四疏。又以道命自裁。袋口而止。吾黨讀書。覲希孔蘧。便使朝廷不得其用。鄒志完陳瑩中。眞成日月也。早中偶爲兩尙書請命。僅得一司寇。此自天子殊恩。過此便有馮婦之嘲。然自忍耐不得。冀秋間得歸。杖履相從。聽新詩及諸親朋晤話。何所不樂。安能以身日嘗鼎鑊耶。場前絕無彼信。迫於衆議。屈曲充數。如祭芻狗。行躒之矣。端午前後。病極困。劉完公欲行。留多日不可得。以此不及致諸兄書。病前分扇六把附去。病中腕痛。不盡云云。

與洪尊光編問業修業

崇禎六年作

獻歲拜手教。今兩月矣。未獲報章。唐伯玉行。又未過從。遂暌言候。此時日事春鉅。料理墓下。筆硯之務。幾成河漢。去歲修業。皆未能點定。又坐風雨中。抱膝仰屋。藉尊光略爲點定。便經平子矣。如周此月。決未清緒。諸生來訂花朝之會。甚切。尊光幸爲諸兄道悉鄙懷。謝謝。前戴眉仲所錄出問業一卷。已忘之矣。尊光暇日。可發古今疑義。或一二十

條。爲問業補作六卷。冀足之使得成片段耳。亦佳事也。

與洪尊光編修業問業 崇禎七年作

二月得徐晉斌唐伯玉書。始知尊光有棘人之痛。言念愴然。此段是讀書第一苦情。在罔極中撫膺共悼也。僕日負土。作不了事。前欲屬兄點定修業。今不敢相煩。犬抵亦不須更易耳。遲數日當秉燭了之。聞兄柴毀。幸善自寬。僕自喪二人後。未常以誕日近饑粥。今年勉而對客。亦自不得不爾。尊光其節哀。立身揚名。顯親則自有日。如尊光者。撰述卓然。已自不負宛鳩。僕何敢貢其原菽乎。小詩浪登絹素。并小紙焚之。知北橋先生。總帷之上。颯然神肯也。尊光苦凶。唯自寬。清明日道周頓首。

與洪尊光編修業問業 崇禎八年作

還山矣。爲親朋強至海下。今又欲至天寶卜兆。遂不能一一候諸同志。唯尊光道悉之也。榕壇姓氏未行。宜補云計問業三百六十五條。十二萬一千七百二十四字。日來紬繹。蔣若椰序。及拜高致。便當坐臥其下矣。步之殊不當下里。艸艸附上。用佐茶政耳。山居方費畚鍤。未遑趨謝。冀與四伯。道其謝意。前諸生索一汪父母序。僕至今茫然未有。

以應也。又方有畚鍤之務。幸假尊光餘力。使僕蒙虎之皮。良爲厚幸矣。修業序已寄張勗之處。統俟鑑別。

與洪尊光

方與諸兄鼓棹江東。尊光能往觀之乎。想爾楫遲於南浦也。道周頓首。

又

數日從軍旅中。來見新學。乃得開眸也。從二經精之聖人天道。堂室若構。十七元起辛未。是表正之本。兄遂坐而致之。昨表記未尙未說出。今坦然盡矣。日軌月軌。陽節陰節。俱從此出。世間祇有此真正學問。不然虛度一生也。其分秒便是損益進退。三限五際。三垣九野之所出入。登雲漢而望星辰。猶涉海之觀島嶼耳。道周頓首。

答洪尊光山居

知尊光山居甚善。春深得無蒸濕乎。拜新詩如領松風也。僕亦發籃輿來山阿。月上得元對耳。兄於此興復不淺。諸峰之頂。四眺極目。良散人懷。十七日道周謝。

又

以尊光遠器而當昌時。遽發其離騷乎。空山了無所覩。比來熟兄離騷。乃稍稍開眼。始知屈左徒之外。別有一段情深理至之言。宋西隣輩。祇可爲兄作奴也。僕樂棘之音。久已焚卻。日在墓下。一意灰槁。以蚯蚓爲師。每值秋風。空對長松。揮其酸涕耳。道周頓首。

又

見報病益甚。重飛大爲心痛。正賴二祖功德未艾耳。僕讀書五十年。飢寒不死。今多可十年。飽煖何用。鼓院紙錢。宋人所爲歎也。一官如落葉。今但以鷗鳥視之。來去不復。經懷。

又

接書殊爲懽然。賈公深有意於斯文。能相推轂。必使尊光出山。亦自盛事。不知此事竟可行不。此事始於宋家。亦行得去。然蹊徑多則。營求衆非所以爲治也。兄之委去。足見深退矣。賈公有晤。煩爲言謝不盡。

答紀石青

尸史焦書尙未及讀也。旅次忽忽。諺所謂走馬看寶山。了不知其巔背也。病餘已絕意。

人事。行李蕭然。惟數卷書。寄頓吳越者。今悉攜歸。爲終老枕藉之計。惟望達人早據禹鼎。以刊魑魅。使天下廓然。睹吾道之大。欣望不勝。

### 與紀石青

石青兄掉臂獨行千古。東魯西羌。無復匹者。寧復於筆墨尋緣乎。文章於人。如華著樹。煙霞著天。能於此處。不黏心眼。則幾於道矣。飛菟遊行。要週萬里。不逐日月。未有倦時。僕如石蟹臥蠶。已經罡風。無復動理。但且置此坐臥其下。需兄二三十年耳。以兄才識。自漢唐而下。皆非安頓地位。切勿露些子意思。明河在天。如絮如練。隨人比方。總不得畫樣也。

### 與紀石青

二書皆當服膺。每爲見者攫去。如火齊木難。自非剖腹。不易臧矣。江東四詩。通郡之所傳。誦山猶未肯林。念之愴然。常恐愁怨歸於猿鶴。今春王月。已齋疏乞休。從此可保。免於移文。又得台兄稍憩六月。得一言一韻。逾於百朋之錫。溝壑餘奉。未爲不奢也。神物久當自合。世論悠悠。安知其故。絲劍蕉梭。入指入腹。自非軀軀之所能。及小出遲回。決

不得形之恠慤也。欲爲兄序。躊躇未能。僅附一小詩去。迅筆起草。得於筮頭。極不能佳。多爲對榻明心之義。冀覽者不至河漢也。

### 與紀石青

石青兄。知兄初抵家。輒以周爲念。宇宙內人事。關情者自多。而興懷及於枯朽。爲人鬼之所共妒。似今有所不可也。墜崖後魂魄稍蘇。復歸浦。而籃輿寒風。殊覺不耐。聞兄書至。亟褰被讀之。至前後駢集五章。勝於七發。而左臂偏枯。百體未甚平復。雖欲勉力奉報。悉其悃欵。無由也。兄情至必諒我形神之表。

### 與唐伯玉

伯玉兄。握別江渚。感動都邑。使豺虎見而遜心。魚鳥因之變色。蓋自紫陽西山以來。無此踪跡。亦幸當盛時。不相鉤引耳。過此唯彭達生左右於前。涂德公周旋於後。江淮風氣。壯此兩君。維揚諸生。亦可數百。灑涕江水。自揣迂愚。繆干物網。不圖尙信於朋友。入都解檻。又日見時事乖虞。幾同龍比之夢。近聞天子諒其迂儒。朝廷哀其重創。而子春之足。亦已慚於有道矣。幸以著書未絕筆。留此餘年。儻西庫久羈。或可成典謨。政官禹

賁、呂彤坊記表記。與洪範、儒行、月令、緇衣爲十書。以俟來考耳。諸唯努力加餐相念。道周伏枕頓首。

答魏秉德

前得惠教於令兄裝中。欣慰殊常。僕當控櫪出山時。惟兄相念。薑桂之氣。於今盈把。天下雋識卓行之士。宜無踰兄者。仰湖高岑絕澗。鳥飛往還。晨夕念之。深以爲歎。方今世表。經緯可觀者。劉完公魏秉德兩人而已。令兄還。草草不託迴雁。惆悵如何。僕終年爲厠鬼所苦。在長安中。閉門深於幽谷。今復作小書生。再翻傳注。雖乘冬寫經。不以爲勞。年過五十。無一言可告天下。恐過此無所復進矣。焦桐數峰之間。何日再容清嘯。當作小舟。與兄共刺其下。但兄方持世爲中厨搏火。何能一日從我鷗羣乎。洪尊光才器識行。吾黨所稀。忽有汪父母書。從何予子王君衡處索之。不審何事。幸出謝父母也。惟武城能容滅明。亦惟滅明能容武城。吾輩讀書。世事日非。付之杜口。未爲損也。令兄幸爲慇懃其間。謝謝不悉。

荅姚有僕

拜書知兄將入都門。深慰於心。僕老憊已極。無復它慮。但願安臥林壑耳。自季夏以來。徹鄉盜賊蜂起。時時焚掠。去墓下不過一二里。雖知僕貧苦。不相過問。而逃難餘黎。時復寄栖。四壁螻蛄。相依爲命。家無擔石。措手無處。又不能僦居城市。遠離松楸。生值此時。雖以貧窶爲福。而赤手蕭然。不成一事。迺知茗華魚蟹。未爲勞瘁也。衰病之中。不堪此趣。使來值賊稍退。聊簡筆墨。中實怍怍。不能復問字內動靜矣。前鴻寶書附致。想於吾兄極爲注念。不煩丁寧。凡交情不能骨肉。但以骨肉處之。無不盡者。僕苦貧臨難始覺。雖鄉閭未能見諒。再不敢通都下一語。二鐫章寄上。鴻寶晤時。道衰憊逢亂後。無復入世之意耳。

### 答曹遠思

斷溝餘質。不圖復遇匠石。抵里以來。再承干旌。自擬薰覺。浹濯。以覲函丈。而請章未下。席藁在懸。狐兔之性。見人輒伏。誼不敢以黃冠皂衣。干冒黼黻。想祖臺諒之早也。還山備詢家中。知所受覆。被咸至。春風扇物。不屏枯條。朗月經天。遍臨寒壑。彼姝之詩。衛人所爲。發興也。比知畿南不靖。小疏想未得達。強勉櫛沐。以冀躋公。而祖臺方入三山。夜

瞻斗柄。北望缺然。以海內鉅碩。雅負經濟。爲吾道岱華。如祖臺者。所宜朝焉。候塵夕焉。擁篲而顧。牽於微文。嘖嘖。次且。豈所謂知雋傑而識時務者乎。荷罪如何。願言孔多。盛祝藉手。以致稱觥之祝。春禧介集。無任瞻依。臘月晦日。道周頓首。

答曹遠思

暑中瞻望。忽焉寒侵。再接惠音。粲於荷菊。言懷千里。愜於躋公。而蒲柳涉冬。支離日甚。祇望旌旆。不獲將迎。眷眷之情。復何已極。承示世務。久不聞知。大抵服藥。違和則暴。怒易生。更醫未效。則燥心愈長。誠得中原廓清。盜賊殄滅。雖麇颺喜起。與釣魚賞花。未爲絕望也。堯舜稱和人。孟子稱知務。知人知務。上下俱不著力。則治亂泰否。全仗彼蒼耳。盜賊興衰。亦有氣運。從未敢以此咎之茂宰。此物有種。已二十年。誰能且暮絕其根株。周亦狐兔餘年。四顧風濤。未全到岸。日夜訓討。臨谷履冰。賴當道諸知己。鑒其夙心耳。情怨理遣。輔嗣所珍。無辯不爭。仲淹自貴。又安能以大路與柴車競逐乎。嚮承賜江東講堂資。深非所宜。已約諸生還謝。恨在伏枕。未能造陳。要以此時。藏身藕孔。猶患不密。決不宜復與黃口。牽場共鬧也。平人不知如何。海外孤生。根基太薄。每念同氣。爲之浩

然。尋仲亦去就杳然。此時得還山。苔雲之下。爲樂方多。支天不祥。哲人所忌。況其下者乎。周病日委頓。非有假託。月前欲遣一僕乞休。而萬里朔風。意無動者。亦當僵臥聽其銷除耳。謝謝。十月十一日道周頓首。

答曹遠思

勤王與固圉同義。今日惟固圉爲難耳。夏秋之間。呼庚不至。伏莽將興。漳南閭巷。豈有寧宇。卽如提兵。亦無要著。欲進留都。則情勢見嫌。欲站京口。則聲實俱絀。當枕陲而措安步。藉勸進以蹈危。機亦君子之所詳審也。留都諸賢。相機不決。規模未有可觀。此時監國已四十餘日。未有專檄徵兵討賊。亦未有專檄收天下士民之心。而因循塗飾。若太平盛時。貪天偷陰。不知所極。猶幸祖臺不與之共事也。僕老矣。墜肉自噉。折臂自蘇。若決不能與劉隗刁協爭縱橫之路。昨日所云如前星入海。諸將克復。皆謾聞粗慰羣心。非其實也。譬食苦者聞酸。聊復解顏耳。

答李元仲

勞使遠來。媿無以答倦念也。前剡徒足以辱高賢。世無山公。卽啓事可廢也。此來草草。

豈有閉戶。顏回與禹。稷爭道之理。今聊吾賁耳。宅險運奇。不如居平。而無爲正爲無爲。不得投身險。運於尋常。茶飯無有分別。惟吾兄念之耳。隻手出門。空夸欲反。不宜令韻人譏其老。草也。楊遂蒼行邊。爲劉文毅所不禮。袁宏支周。爲女叔寬所譏。念此有如芒刺。目下遽欲乞歸。亦惟兄教之耳。八公早晚到此。是吾脫手之日也。八月二十七日道周頓首。

## 答孟長民

長民前書未及報謝。不圖宇宙板蕩至此。東南半壁。尙可支持。則福廣保障。均在尹鐸矣。使者深頌。以事。如所云催科。讞斷。得其要領。不煩而治。益此無倦。通於神明矣。此間去天亦且萬里。自五月十五日。鍾陵立國以來。亦且六十日。渙號未布。中外皇皇。不知中朝。諸公作何舉止。既不徵兵討賊。又無以大收臣民之心。或云行人未備。而綱領條貫。猶之潦草。視興元詔書。相去霄壤矣。漁陽諸帥。與鬪賊鬪。猶懷光之於朱泚。而淮陽諸帥。沿江要挾。幾如行瑜。茂貞之流。恐建武建炎事業。亦不易就也。世界行當底平。中朝無復用人之意。江南異論不得消融。進取規模。了無勝著。大家唱喁。看十日內不。

見。消。息。則。桃。蟲。拚。飛。不。復。可。支。唯。當。收。拾。殘。碁。與。斧。柯。共。爛。耳。使。來。安。海。必。有。所。聞。如。在。北。山。亦。與。天。南。同。聽。了。不。得。真。實。也。諸。唯。寶。重。下。車。輒。有。頒。賚。無。乃。不。節。聊。此。便。謝。不。悉。

### 答堵牧游

牧游先生相念敦至。憶在羈庫。兩拜橐籥。今一出此關。而宇宙崩頽。仰視北闕。嘅其歎矣。黍離下泉。綴於篇章。殊不忍讀。諸君子亦抱頭墮膝。甘心寇庭。禮樂名教。乖離至此。實誰爲之。見先生所撰蔡江門傳。差爲桑梓表其眉毛也。楚中死事者。想亦殊多。吾友蕭雲濤在鍾祥結纓。亦凜然可敬。唯敝鄉陳瓚在長沙不知下落耳。今方含垢之時。中朝有意。滯諸惶汗。不知茂宏所云網漏吞舟。竟屬何意也。此間去鍾陵不遠。而日邊音信。常踰月不通。百姓喁喁。若長夜之待旦。周又苦病。不能一問烏龍之津。四鎮兩江。風景何似。當與先生共勞寤夢也。蔣八公已入都。看其振頓。別有心手。否則使人捲卷於建炎之下矣。篤信好學。是吾輩本色。諸老量大。動云聖人纒時。不知趨時。後寒暑星霜。更是何物。悠悠宇宙。求一顧榮。賀循。未可得安問。江左夷吾乎。正賴太祖多靈。開贊諸

賢。宣其心力。使范宣沈麟士得保遺體。收淚松楸之陰。爲賜無極耳。武漢蘄黃。終須設兩節鉞。對江相望。以爲建康第一面障。過此乃談江皖。不知邇來措置復何如。晉吳有置。多在濡須。太元以下。多在江州。今日蘄黃爲復郢之要會。願先生悉計圖之也。四帥動靜近如何。中州長安。并無音耗。使人悶極。再覽子春下堂之篇。不覺頽然爲輟筆也。使行甚迅。草草附馳。謝謝。

## 答尹民興

見台教令人增新亭之淚。今海岳傾頽。持繡斧亦將何之。何休寧徐婺源各拔翅入關。不一得晤。亦成何業。汪我生賢者。乃心從之爲奔林之鹿。是不肖所爲浩歎也。今日事體。不用徽人。無以收拾舊物。用徽人。又無以別其隱。慝正須兄翁及徐何諸君爲之。章。闡。撫。循。暗中。著。眼。使。賢。者。得。其。用。奸。人。無。所。伏。而。逝。焉。去。我。何。處。得。有。樂。國。不。肖。之。用。不過如鷄鳴中夜。膠然令人曉了耳。至其起不起。非所敢知也。前疏亦備爲推轂。卽今日料理上江。舍先生何往者。蔣八老屢稱尹宣子好人。昨見令弟及趙生。亦肅然起敬。苦留之亦不得。天下事非不肖一家。而獨使蹇驢服此鹽車。薄暮疾驅。於何底舍。度其

心願。不過看一顛踣。供其撫掌耳。世上可笑甚多。何必老萊之屬。彭雪襟心膽高雋。幸爲致意。謝謝。

與柯司李

遠託字下。側聆惠風。每於洪尊光處。被服德雅也。尊光與僕二十年相從。談憤樂之業。一泉一石。徜徉共之。吾黨比之蔡西山。荆璞之光。終爲鎮寶。須當老公祖發其塵燄耳。然知遇亦有神明以尊光之學。行器識靜深如此。旣遭逢水鑑。猶未展其須眉。是古人之所愴然興歎耳。

與徐孝廉

九翁兄丈。駕至不能遠迎。趨候缺然。而問勞先及。慰藉深至。坐令寒氈暖於爐火。感愧如何。空谷泣巖。足音爲寶。乃復見諸綢繆。如攜百朋破雲而下。卽此情懷。便是吾徒所驚。弟辛酸已久。無一語足樂。當借兄胸次開之。含飴之賜。徑拜其三。分繞膝下。知台翁遠意溫存。謝謝。惟愧不悉。

答徐孝廉

早出至日晡始歸。見台兄手教。情溢於辭。又接鹽梅之貺。義重於物。長安三年。得睹家况。氣味肝腸。一時並注。自老母而下。皆受兄賜。再接再珍盒。愧不可勝。弟索米長安。尙酸楚如故。兄建鼓中原。便隆至如此。人廣狹不同。一至於此。雖制史公之力。亦自徐九老手段。非黃牛所能步趨也。餘俟春日。鳴謝。未悉。

## 勤王書

別後帥帥。不盡言懷。救寧桑梓。極爲要事。誠得井里無恙。父兄弟。稍得安枕。此其功不下於匡合也。但四鎮據有江表。三輔未盡帖席。史道鄰北伐。後勁無人。深爲桓沖根本之憂。曩時朝論。不喜勤王。今已翻然有手足頭目之慮。援兵亦許動正餉矣。陸按台前疏。以黃東崖及不肖輩有意勤王爲誦。今已旨下。著按臺自練三千。來駐江上。而浙中未靖。不便募兵。似以吾鄉義從調度爲妥。僕旣四壁無徒。又先已脂車。不能還顧。誰當慷慨爲賦無衣者。車田吳生賢士也。有田子春太史子義之風。諸兄能與共集一旅。應按臺之求乎。按臺本分有鹽課三萬兩。足支一半。餘者可動公餉。撫台今當共成其事。唯道路行帳行鍋節制之條。要與鄭家軍覓別。用餉不多而取效更捷。至江上時。奉

命進止。從中調度。必不至危疑也。諸兄幸詳審之。僕在建安。待此以爲餐寢耳。

### 京師與兄

三月初得兄翁書。如云朝廷不苦無好臣子。家中苦無賢父兄。是亦爲政。奚必拘拘於此哉。眞明通有道之言也。弟自二月十三日救鄭卒嶽。并爲文湛持姚孟良申雪以後。無日不思回家。但爲去冬纂述經書未就。不得不暫留於此道之興廢。命也。行之。汙潔人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謂之聖人。此亦可學而至耳。七八月看經書可就。今先纂洪範月令。儒行。緇衣。禹貢。周官六部。亦可二十卷。可二十餘萬字。非八九閏月。不能脫艸也。五月來有推枚卜之命。前年以上疏斥首輔。又言今春癸惑在心尾間。須防火災。宜慎火器。悉飭戎務。幾爲重處。今四月初五日。新火庫災。損房百餘間。燬命七八百。幾與前年王恭廠相似。不幸言之而中。然此小事。何足復談。今似不得不推。十三日會單推舉。但未知上意如何耳。此看吾道蒼生。非獨學問山川而已。家中極宜恬澹。最不可投門契。此吾憂也。唯兄翁能禁之。

### 京師與兄

黃石齋書牘

獻歲聞四姪舉男。歡喜欲舞。京師蕭然。無可爲贈者。具一杯。想已到。今再寄佛郎銀鐲二條。雖微足玩也。大兄今年七十。又舉孫。是家門吉慶。祖宗福力。留在當身。唯當敬靜保養。以受期頤之賜。周至京一載。歲暮始得轉官。是閣臣迫於公論。不得不推。亦聖主千秋特達。不爲諸謗所動。如諸當道。直以周及鄭。卒嶽爲朋黨。其所下石者。亦無不至耳。世間樂事。唯有看子孫讀書。栽花種竹。耳。天下自是天下。蒼生自是蒼生。而必以天下蒼生。易兄弟子孫之樂。眞爲不知類者矣。銅山諸親友。皆無可致意者。歲月易邁。親知難逢。媿吾淡薄。長懷此心。可相諒也。

## 京師與兄

臘月廿一日。子時漏三鼓。弟婦免身得雄。起視牛魁初上。東方柳宿正中。爨竟火燃燭。而啼聲已墮。亦一快事也。吾家六世。始得一官。吾行年四十七。始舉男子。所取於造物者甚儉。造物所報我亦自不薄。今惟大家勉善受福而已。士君子生世。須有自立。每對人言事。君易報親。甚難事君者。一致身便了。報親者。一致身便不了耳。前諸賢疏薦者固多。諸羣小就就者亦不少。纔有咎譽。便有不虞求全者。皆是眼前風旛。於吾身上無

一毫干涉。惟種松理竹。哺兒弄孫。此是乾坤極大事業也。明春正月後。便可發舟。大約夏中抵家。不悉。

又

周不肖。負祖宗父母之恩。去歲過北司。毒楚百般。幸得不死。今歲六月。西部擬戍。上猶未允。自古文臣遭此者。唯某爲最甚。自百餘年來。僅見。聖上每以此事問諸大臣。無一人啓口者。而江南輦金之說。甚爲羣小所持。今稍稍解散。猶未知聖意何似。九月初。舊輔周賀再入閣。上亦問之。未肯別白。真某不肖。不足以信於公論耳。亦大家不肯擔事。聽浮雲自息。白日自開也。武陵已敗。韓城已刑。諸羣小亦心孤。倘有人出一言。則天心自轉。而人皆以葉潤山涂德公爲鑒。又九月中。內傳問劉念臺及顏壯。其一清一博。可用。外廷推劉爲少宰。承推上一宿。卽下。則天心可知矣。儻幸不死。還山守墓。脩未盡之業。以骸骨還父母。以爵祿還朝廷。以事業還天下。以公論還萬世。是周之本懷也。

又

部審尙未上疏。而劉司寇又以它事請告。又孰閣數時。儻疏上不駁。則結局甚易。如一

駁再疏。則更遲數月。但以出獄爲幸。不問其它也。吾意亦欲上一小疏。引罪請命。但須部疏先上。乃敢請耳。中元山中。誰復灑掃。大爺想在銅山。斃子亦不能至浦。念之心切。前兩番寄吳生書。想已到。其理還諸鄉親助贈之數。當一一清楚。雖時培所贈。亦還之也。古人不以生死易也。吾豈以患難改素。白諸牢碌。皆由人謂江南有斂金相資。以致虛名而買賣禍。吾早已慮之矣。覺慶讀四書。溫詩書兩經。再讀禮記諸大篇。及易。皆畧爲解說。看日記故事。及小學。勿令輟功也。

## 京師與兄

五月二十日。仗祖宗父母之庇。得完手足膚體。復自北司送還刑部。六月初一日。刑部司官。難於審擬。又上法司會審之疏。初四日奉旨。該部卽遵審擬。不必又行推諉。則小懸矣。蓋以此事原非重大。以前日涂德公疏救之後。去一大司寇。廷杖一司官。諸司縮手。不敢問耳。此事出於薛國觀爲嗣昌脩隙。及國觀敗而下手愈毒。范伏粹護之。至今春大赦。而伏粹不以此案上聞。爲通國所嗤。五月初伏粹趣朝。見爲厲鬼所懾。而嗣昌亦已死。故伏粹罷去。國觀逮至。凡再上疏。皆以門戶相批。惓惓不忘。雖不就繫。亦失負。

嶮之勢矣。當嗣昌死時。聞上亦有意擬罪。而省臺攻者日至。上遂激怒。欲加贈卹。與諸臣相反。諸臣惴惴。無復敢談及我者。在北寺五月餘。拷打訊問四五次。備極慘毒。然於吾德業上無所虧損。漢宋來僅見一人。又以司招著許臣虎扳扯六七人。使黃陳文董皆繫刑部。而楊機部劉魚公猶未見回話。此事情不甚重大。亦北司亂扯。欲以講學了此案耳。今四人在刑部者。日有怨言。不得已遜謝之耳。魚公蚤晚回話可上。想家人惶懼。可慰安之也。陳慧生先後屢有異同。當道覺之。以此未還職。遂起盧雲際。此爲鄉里小人所誤耳。吾又以北司扯諸人蒙訴。深所痛心。然諸人今亦見諒也。蚤晚當審。大司寇劉司官張。皆未有擔當。亦不知天意回轉如何。言路諸臣。又執不與嗣昌贈卹。某亦未得解脫。言之惟有浩歎。世事如此。得一殘喘還骸丘墓。雖荷戈執爨。亦不爲苦。是天下之恥。非一身之辱也。德公體比益健。成一奇男子。但愁苦家人耳。慧生無端被扯。當遜謝避之。覺震子讀四書。禮記須溫習。雖未動筆。且須講貫也。大爺在北山。縣縣爲念。諸不悉談。

### 獄中與兄

黃石齋書牘

墓前知大爺時。時省視。諸牆屋無恙。聞銅山塔亦折。殊爲縣心。大抵墳墓前物。皆不可輕動。自浦中毀。拆來許多。心痛不可言。然是墓前廬舍。終有傾壞破碎時候。拆之無悔也。塔可不必耳。然太迫去之亦佳。不足爲惜。諸子弟想皆讀書。四方盜起。寇并急。京師米貴。今又運糧不通。雖發倉能濟幾何。來者皆未能遣歸。亦未有定。可復兄命也。生平孝弟功疎。受此奇禍。勸諸兒祇讀孝經。不必更作舉業也。老大不必出門。只過墓灑掃。待周明年自歸來耳。他可不問也。

## 與兄

吾過刑部來。都平安。賀對揚諸老。再入中書。當調停。不至如前人之狼狽也。陳贊皇之徒。極力下石。吾旣不死。仰戴天恩。過此亦無憂慮。唯世道摧頽。大厦將傾。是爲慮耳。自楊薛亂政來。天下破壞百餘州縣。陵夷三藩。而當事猶不悔悟。是可歎也。吾一身與蒼生分痛。當事雖不諒。天地鬼神。自當諒之。唯以孝弟未能。反躬多媿耳。運糧不通。而信甚急。唯有江南吾鄉安穩。不知何日得歸。今疏尙未再上。看九月末十月初如何。雖未了澈。然可無恙。以七尺還父母。是吾願耳。不必挂心。百事含忍。都可付之無言。看祖

宗父母福力也。

與內

吾瘡百十日尙未愈。二十一日子淵到。知家中平安。兒子俱入漳。方先生宣官全年束脩。不可少也。刻成儒行一本。作故事。命兩兒讀之。其已讀詩書及四書。都逐日溫習。講說大意。讀書不作官。作名賢。可傳。可法。足矣。子淵來時。乃未知吾痛楚。諸輔已去。搆毒日深。近薛輔回奏。又扯我爲門戶。疏雖未下。大意謂我已處出於聖裁。而錢牧齋吳昌時疑其挑激。遂傾陷之。此事都在吾就逮之前。想上不疑。然諸奸之搆謀可知。今已七八日。疏不發票。而其辨贓疏已有違意。羣奸再敗。則其謀自絀。吾堅忍以待之耳。歲前不上疏。看明春如何。涂德公懇懇上疏救我。通政不敢奏。亦是異韻也。諸時到浦中墓下看願爲禱。廿四日。

與內

前六月十六日書。想已到家。刑部再審。尙未過堂。大率保全性命。不求其他。今赦令已不行。軍徒皆許納贖。然吾讀書清素。亦無千金納贖之理。雲日蔽虧。乍開乍合。但委心

聽之耳。薛國觀蔡奕深在此日日邏遯。想聖心難遽開悟。遲速還期。皆未可定也。覺麤子皆與讀易經大文。并四書詩書溫之。或禮記中數大篇。涂德公想少不得一遺。講學爲朋黨禍不甚大。諸奸情狀。上亦頗知。但以吾強項。吾相摧折耳。世事難爲。還家教子。亦可報國。唯念二人丘隴。日夕夢想。皆用煩心。薄田入少。山中人稍稍施惠。或大爺不在山。當令人看之。草木抔土。不可輕動也。

## 與內

九月三日。石齋寄家中。知吾案尙未結。諸子皆無恙。天心轉圜。亦未可知。諸奸亦悉已伏法。前四月武陵自斃。八月五日。韓城賜死。錦州又破陷。聖意似已悟諸奸搆黨禍國之深。但無一人敢爲我暴白者。近來旨意稍寬。而部讞已重。尙在推駁。不知見睨雪消。更在何日也。刑部堂司。俱怕大司馬與費縣作合。初擬便以煙瘴上。意甚不好。今猶以永戍相持。吾爲國家。受此困苦。雖毀傷膚體。猶是顯親揚名上事。未至辱先也。督二兒讀五經。令背誦上口。粗明講說。未可動筆也。吾事久自然得寬。不須煩心。前丁寧家中不可遣一人寄一禮來。又不可聽一人浮言。今祇爲外邊瑣碎。使我受苦。舊日助禮。悉

還人明白可也。趙司李遣戍鎮海。附寄家書。亦略送柴米也。諸唯歲時至墓前灑掃。勿致疏廢。一二石稻。亦可分給親鄰。勿吝也。

與內

前自五月末過西部。疏上尙未允。今又兩月矣。新輔周賀至。不知如何。大要不至如費縣。并研之甚也。事屬天心。外人所不得知。亦聽之命也。前輩更此患者甚多。薛文清劉華容諸賢皆受之。家中不必以此挂懷。吾在此中。稍理舊業。完易象正一部。并書孝經百部。以度日子。看天意如何耳。覺子覺子幸讀書。今年能讀禮記諸大篇。并溫習詩經。粗曉大意便好也。吾九歲十歲已作文章。但未成耳。覺子稍遲爲之。須多讀書。識道理。久之。下筆自然成文矣。韓文公諸篇。明白易曉者。亦令先生選教之。覺子通能動筆也。吾在此自是千秋事業。親戚不必慮。人患不實。落忠孝。不患禍害迫身也。大爺常在北山看廬舍爲幸。看今歲冬至前得放歸。便是大家萬福。

杖後示兒

覺子知。汝今年已十歲。有知識讀古人書。當曉其道理。如人之邪正。事之可否。皆須問

先生略識大意。至於事親當孝。事君當忠。事長當順。處友當信。接人待物。當誠敬有禮。此不待問而知也。饜子饜子尙少。當步步友愛教之。先生必尊敬事之。不可一毫疏慢。言動起居。皆須以禮。不可一刻造次。聞小兒輩談俚語鄙事。則正色待之。見尊長則肅然起立。遇官人下顧。著青袍面之。皆須一跪。時時念汝父艱危受苦也。北山灑掃以時節。往見大伯。必呈所讀經書。不可一毫超越。馭家僮僕子。不可出聲罵詈。伊亦人子。欲有體面。其理一也。吾身已聽之君。不必煩苦。汝唯讀書。以聖賢爲師。吾願足矣。明春看吾得歸。汝不可失業也。饜子知。

京師與女

小姐知。爾不幸又喪吾節翁矣。門戶清冷。支持爲難。祇看伯勤讀書耳。伯勤弟妹。須留心省視。祖母及母姑在堂。宜十分和順。不可有一毫言色崖異。吾不孝。未能十分和順。然特處父母平常也。爾所處不同。宜十分和順。朝夕看起居及餐寢。服事伯勤及祖母母姑。致其婉嫻。勿使吾煩念也。

京師與壻

荼毒若此又何言。二月間與尊公促膝。不三兩日。見其色枯神脫。甚不樂。臨時不及阻其應試。使其奔命筆硯間。眞吾及緣翁之過也。三世清脩。四十年苦節。頓爾蹉跎。爲良朋所歎。奈何。僕聞之痛楚欲絕。如僕者眞媿負尊公耳。令弟未昏。薄田未足以祭。以此念吾甥也。小詩八章。以當引淚。

京師與婿

爾在苦塊中。當復繼業。三世清緒。在爾身中。鄭重如何。日來南至者稀。竟不知親靈何日抵舍。每望萬里。淚與風俱。朋友悠悠。永歎之懷。不過如此而已。自道生喪。情致已薄。不圖板蕩。及我節庵。百贖之願。誰則無之。落落如余。覺世道艱危。生存無益耳。

京師與婿

見吾甥書。知親靈已至。留滯道隅。棲遲江口。念之酸鼻。以節庵如此行誼。作如此進退。悠悠彼蒼。幾不可問。宏大擔子。並與苴杖託之吾甥。過此以往。當復如何努力。人生不得遠事二親。讀書無益。但至此愈覺圖報深創耳。司空清德。前効未收。孝廉實脩。中道又廢。今日切勿問人。吾生平祇是吃苦。再不問人。十七年詞林。寥落如此。惟朱節菴作

得頭對。今已矣。唯看吾甥耳。長安交游盡絕。諸生亦不復往來。而矻矻者日夕投戈。幸賴主上聖明。屢開其網。獻歲七請未得歸。今當再過夏。知吾甥家事重大。但當以省小了之。吾疎失不能盡情也。

## 京師答堦

見來書使人辛苦。所痛者節菴一生盛德。掩於風塵之下。未有以示來茲耳。吾癩散如司空公。一誌亦廿載不成。歲月易銷。情誼不過。行當了之矣。人情固險。有道者持之。以安其次。莫如忍若與人往復。是與流俗同道也。吾行業無似。每覽孟氏存心之篇。常爲興歎。汝讀書自當有進於此者。天下何處無三十金。肥人自肥。瘠人自瘠。而不然捐與之矣。吾極貧。然每思雋不疑。劉寬。沈麟士之行。皆吾師也。認屨非小。認牛非大。不爲微行。亦可學也。六七年前。吾見汝作書。亦有氣質。今遭荼苦。愈增其愴。學問故無窮。不可令兒曹帶外家氣習耳。貧是吾儒本色。受侮亦是吾儒本分。生長高門者。自未見慣耳。吾與節菴。即無親亦是老友。見汝高才讀書。兒女成行。勉事祖母。何常不樂。吾爲嵬強。困頓一生。永以爲戒。世間侮人者甚多。正須以德度化之也。

### 京師與姪

汝輩讀書不見長進。皆由志願不大。自游夏高堂。生董仲舒。作如許文章。或親見聖人。或聞之於弟子。發心直上。便千古相等。吾起於海濱。無尊長提誨。親朋切磋。然見人一篇好文章。未嘗不思見其人。以是稍稍有所得。雖不敢與諸賢並驅。然於孔顏路上。湛心拔理。較諸賢覺自不同。亦是諸賢之力也。汝輩。祇汎汎章句。如何得有出脫之日。聖人每說。日新不是。湛心拔理。何由得見日新之妙。爾輩祇是日舊耳。今年所得。明年舍之。今日所得。明日舍之。如破艸鞋。走上十里。徒墜谿谷耳。當看得賢者心上。不著一理。不著一法。祇是志高學茂。古人如極粗人。卻言言合道。今人雖極通顯。卻有手口韃鞢。如無路來者。所由立志不高。取學不茂也。吾今年得陳臥子四五君。都奇可。爾輩自看精神。與諸賢何若。如吾者。祇是不若他耳。今爾輩學之兩年。如復不能。則又手拈足。屏口看鼻。學老木頭去。才成得朴僕。不自墜壞也。

### 京師與姪

子靜。汝讀書幸自愛。少年努力。爲聖賢。彙得中人。如在中人。下手到底。下流也。汝精神

溫秀。又有峰巒。可時看關。濂洛諸理學家言。自有入手。乃漸看漢唐以下。如張良、汲黯、董仲舒、劉向、第五倫、黃憲、管寧、諸葛亮、陶潛、王通、馬周、韓愈、李泌、元德秀、韓琦、范仲淹、李沆、司馬光、李綱、文天祥。此數人者。寫其全傳。出入袖中。久之自然成人。如汎汎度日。常有醉飽之心。此朽木糞土。終不可道矣。世人讀書。能作文章。祇是無本領。雖作文章好。亦無用處。汝文章猶未平達。而多有枝葉。須明明白白。不悖聖賢。乃可言文章。吾今歲決歸。歸時看汝袖中可有何書。可曾寫不寫。曾讀不讀。雖不觀文章可知矣。作子弟茂才。須十分謙謹。石慶所謂馬無五尾。終當譴死也。窮秀才自家擔荷。汝一主一僕。量爲過矣。卽多一僕。吾亦不怪。奈何以此開衆人之口乎。

## 京師與姪

父兄。不可常恃。鄉國。不可常保。人當自求之身。汝豈不知作官是禍難根本。凡人讀書。不過爲君父耳。

## 赴逮與兄

余廬居墓下。瞻望先隴。十有五年矣。一土一石。一艸一木。皆手自營植。依依廬次。如在

膝下。中間離墓次而冒京塵者。十有五載中。僅四年餘耳。憶自少貧苦。居無環堵之安。食無甘旨之奉。嚴父見背於盛年。慈母未豐於祿養。啜菽飲水。涕泗滂瀾。自以硜硜之守。澹泊寧靜。與物無爭。自圖書數卷而外。有粟數石。松竹數株。爲先人體魄之所安棲。穉子嬉游之所日涉。陶然自適。不知其他。每歲時粗具杯棬。未及俎豆。在銅山祠堂。則吾兄克備誠敬。吾終缺然。未有牲醴之奉。榮錫之施。是吾所報本錫類。不若吾兄之戀戀子舍。如在一日也。然吾立朝。值艱難之會。未有報稱。不忍緘默。以負明時。又自母歿而後。以身許君。既受殊恩。勢不容默。前後三十疏。原本仁義。冀欲匡時。不負蒼生。而多言數窮。遂招物忌。計吾生年以來。未有一言一事。內不可告於妻子。外不可告於朋友。幽不可告於鬼神。明不可告於黎獻者。但兒曹尙幼。未能讀吾書。知吾志誼所在耳。吾行後。歲時省掃先塋。一二書籍。以時晒貯。個人舊有九十石。新有三四十石。餽粥之餘。可分數石。以周諸親之貧者。倘蒙明主再赦生還。則但與兒曹誦詩讀書。切勿輕談仕進之務也。五月十二日。不孝罪人道周書。

### 京師與族姪

黃石齋書牘

每想白兒筆下清快。機穎欲來。吾家中千里。終當託之。幸善視勿虛歲月也。吾浪浪從人。自是本意。決一救饑。無能大奮。以爲宗榮。百事繁費。得無爲累乎。天下多艱。仕途良苦。百姓凋瘵。離心易生。吾爲一虛名。遠離膝下。託身漏舟之中。非計也。凡宗族一切安靜。與七世惜福維持之也。

## 杖後詔獄

樂正子春下堂傷足。二月而有憂色。沈麟士剗簾傷手。涕泣三日不輟。或問其故。皆曰。膚體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自然耳。今吾雙親已葬。三兒幸自歧巖。雖委心闕下。誼不敢辭。然於小宛之詩。負媿多矣。崇信奸回。賊虐諫輔。朝廷幸不至此。而慎言慎行。寡尤寡悔。吾猶未之能也。天心乍開而復閉。羣小之譭局愈堅。相傳主上欲大推頓我。以紆召對之憤。此若盡然。亦螻蟻之逢天。亶怒耳。魯國男子。古今不絕。幸有葉廷秀粗成鬚眉。今吾血肉漸收。兩脚能動。日嚼白粥數碗。大抵徐俟論定。必無虛空造律之理。遲速聽之也。家人來此。只可單身。子姪輩未諳練。不可遣來。俾吾煩悶也。險灘峻嶺。已過之後。亦是平常。但願我家宗族。多行善以敬天怒。承天休。百年之身。尙未艾也。

與外氏

京師甚倉皇可念。今已行。直欲飛度朝夕入都。而驛次蕭條。低回丘墓。惟有傷懷耳。途中幸以平安爲福。仰藉尊庇。庶可無恙也。有司極不可與相知。家中子弟亦禁不與有司往來。輶晦是長者之風。干謁非吾輩之事。此行看岳翁宏庇。辛未夏間。便攜家南旋。每憶空山封土未固。隴首松竹未生。夢魂食咽。爲之惓然也。

與外氏

二月六日奉旨處分。九日出都門。從此灑然無所繫累。有子可報二人。去官可報君上。昔人云。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誦之欣然也。舟行水淺。七十日才至淮安。值甓子出痘。極煩心。今幸愈矣。想當住少時。才可買舟下浙江也。暑中欲在南京過夏。取次下鎮江。常杭之間。尙須夷猶數日。到處訪諸山川。爲兒曹開眼。或中秋前後。可至空山也。甓子生七十日。見書便有喜色。亦是異事。但恐後來拋官上疏耳。五舅得雄未。此事重於作官。要與作官同是一命。不可強致也。四月二十八日。舟次白門。道周頓首。

與親串

黃石齋書牋

近雖偷陰。而謨畫不定。援兵小至。遵永東西。指臂俱斷。羣臣苟且。容頭過身。甚可歎息。吾以出山大義。不敢反顧。今坐漏舟。爲之不可。言之無益。煤高米貴。更不須言。平生落。竟與衆人同道。躊躇顧盼。還山誓墓。悔之晚矣。每念古人。朱晦菴。陳同甫之間。不覺興歎。今日唯當精研古今興亡盛衰變故之運。持以寧澹。發以真誠。雖無旂常。自當日月。近來閉戶。補未完書。如火燄中誦經。當啼足笑。間有豪心。輒復自止。唯云大業易斷。至道難聞而已。病人耐夏。病國耐冬。過此歲終。別圖下手。夢寐飲咽。唯挂空山。信求志之樂真。達道之累大也。子弟幸勉旃。聖賢自期。切莫與世俗共處。五月京師寄。

## 與倪鴻寶論書法

書字。自以道媚爲宗。加之渾深。不墜。佻靡。便足上流矣。衛夫人稱右軍書。亦云洞精。筆勢道媚。逼人而已。虞褚而下。逞奇露艷。筆意偏往。屢見蹊逕。顏柳繼之。援戈舞錐。千筆一意。自此以還。遂復頗撇。略不堪觀。才姿不逮。乃詆前人。以爲軟美。可嘆也。宋時不尙右軍。今人大輕松雪。俱爲淫遁。未得言詮。

太極殿成。謝公意欲得子敬書之。舉仲將事告子敬云。自仲將懸橈之後。勅斷兒曹。不

復作書。自此楷法絕少。欲此動子敬也。子敬直云。仲將亦是魏朝大臣。乃爲此事。足占魏德不長。謝公遂止。乃命張翼爲之。翼書八分。絕佳。見晉人帖中。有翼數行。乃似章草。亦鍾索之亞也。

陳雪灘之爲松雪。倪鴻寶之爲子瞻。不獨規模應則。其神理亦且超前矣。董先輩法力包舉。臨模之制。極於前賢。率其姿力。亦時難佳。邢子愿米仲詔。各有其能。大要貞元而後。永徽而前。求其米筆。亦不復可得矣。此俱鄙事。留之浼人。終冀吾曹勿著此手。

簡寄大滌與羲兆木上

庚辰秋間。知兄賃舟將渡江。久之不肖積戾。貽憂親友。闕慎功疎。自取罪咎。亦足爲吾黨鑒戒也。生平孤立。垂老無朋。惟二三兄弟間。關言念。無時或閒。今或藉天好生。逍遙林壑。迸絕書史。漸造敦默。以開濟宏。願讓二三兄弟爲宇宙幹。此頹波。使後世談者。謂不肖在武林。尙有丘明伯玉之契。以載華振海。傳之無窮。實厚幸也。文章雖小技。然既藉此津梁。不容不肆其力。百分中間。有一分退避不得。惟吾兄與諸兄丈。奮圖之也。木落風寒。容與桐江。又四五日。逋客累人。難超然於猿鶴也。知兄省家情迫。而十餘年

同游。有一日誼不能捨。常誦佳韻。以示來人耳。講論世所畏聞。堂構規模。切不可令人側目。留此一段。證對前賢。非爲世途宣其壇表也。臨安諸詩少。此番出處。未成章句。過建溪來作環音。并同患三十六首。可與義兆兄商之。如義兆已行。可補入前草。度無缺陷。前草多草率誤字。幸改定之。涉世甚難。應酬不易。反躬以來。常如集木。請命未下。夢想爲勞。義命之外。不知其它。

鹿鹿數往還。無益人事。而徒爲諸兄煩苦。真慙愧也。此番筮命。得藉相慰。亦自佳。譬如遠行客叩門過。相知不似剝啄者耳。象正似可起手。此道不須借語於人。切不必請序請跋。惟相契兄弟於卷終送難。道亦不惡。然正不須多也。詩草率有未安者。不妨改正。見諸長者。有爲講堂捐助者。甚可已。此竇開恐來旁議。吾輩圭竇自映。枯瑩可掃。何必合侯鑄以爲明光乎。有一函寄陳臥子者。內左滄嶼誌銘一道。倪鴻寶序數行。至卽達之。無它也。

朋友繾綣。聚首之情。至彌月經旬。可以已矣。曩日留連江潭。慰藉至今。愴然目下。儼裝趨命。似不容更爲裴徊。當以初八九抵都。且宜日夕涉江。以待風信。台兄與水上權卽

分手。明歲花朝而後。冀藉台福。乞假還山。夕陽逕外。梅嶼湖邊。瞻眺非遠。比日煩費。非言所盡。粗告別意。不悉區區。

與倪三蘭年兄

兄歸而遂萊舞之樂。使猿猿淵鳥。共愜和薰。少需清風。以濟元化。自吾兄弟。咸嘉賴之。但使。明主不聞讜論。國澤滯於枯池。推轂覆車。徒聞將伯。亦逸人之所懷。晉遜士之所遐歎也。鴻寶來。晤聚四五日。剝石摻梅。窮極湖西。蓋自王謝以來之所未見。想伯兄於剝上得之不淺也。鴻寶歸。悉至情。謝謝。

病久乍作。乍止。幾爲怔忡。其遺忘前後。有甚於怔忡者。欲於此決歸。又爲筆楮沾滯。抽身不得。鬱鬱不可忍。前面楊伯祥。知有便鴻。未敢遽附。寶兄書。年兄見顧。不及擁篲。遂惘然如坐甕中。台翰至。又不及復答。凡負兩大罪。微年翁誰諒弟之顛癩者。丙夜焚膏。欲了司經一案。遂拔足南馳。今倏忽過正月。未能拱手。令寶兄在此。當助弟頓足也。劉丈朝夕歸。弟不能一拜。真是怔忡所奪。前後遺言年兄。凡積五六箋。俟意思稍開。卽濡髮就之。弟行徑如村翁負官炭。日夕燒柴。手面薰黑。不能復與餅師唱歌耳。惟年兄致

書爲寶。兄千萬珍重。中厨火起。無人搏滅。終須君家兄弟。某以尊鱸熟後。再登秦望之山。謝劉先生。晤執未遲。臨風懷想。

黃石齋書牘終

定價大洋四角

82

448039

547